

叢山飛俠傳



康德五年七月八日印刷

康德五年七月三十日發行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每册定價四角

著作人 三井彌作

奉天大北門裡門牌五十一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印刷人 白玉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發行處 洪順德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叢山飛俠傳

〔卷七〕

第一回 紫郢化長虹帥道人隕身白眉針 晶球凝幻影怪叫化獸魔青螺除

山叢

剛要往前探頭，忽從洞內飛起兩三道藍晶品的飛絲，那長人又怪嘯了一聲，化成一溜綠火疾如電閃般，避到旁邊，從身上取出一樣東西，才一出手，便發出五顏六色的火花，飛上去將那幾道藍絲圍住，等到火花被長人收回，藍絲已失了踪跡，西方野佛看得仔細，那藍絲出來得比箭還疾，長人驟不及防，臉上好似着了一下，藍絲破去後，那長人又暴跳了一陣，飛起空中，四外尋找踪跡，不一會，跳到這面坡來，田鼻一路聞嗅，一路找尋，西方野佛，才看出這人是一隻眼，身軀長得甚長，長臉上瘦骨高突，形如古體，白灰灰的通沒絲毫血色，左臂業已斷去，衣衫祇有一隻袖子，露出半截又細又長，又瘦的手臂，手上拿着一把三尖兩刃小刀，一面小旗，渾身上下，似有烟霧籠罩，口中不住的喃喃念咒，不時用刀往四旁亂刺，山石樹木，著上便是一溜紅火，西方野佛，抱着綠袍老祖，見來人漸走漸近，看敵人行動，估量已知到綠袍老祖用的是隱身之法，心中一驚，略一轉動，覺着臂上奇痛澈骨，原來綠袍老祖烏爪般的手，將他捏了一下，強忍痛楚，再看綠袍老祖臉上，仍若無事一般，同時又看敵人，業已走到身旁，手上的刀，正要往自己頭上刺到，忽聽山峯上面，起了一種怪聲，那長人聽得，張開大口，把牙之一挫，覺着滿臉怒容，猛一回頭，駕起烟霧，往山峯便縱，身子還未落在峯上，忽從洞內，飛起一團綠影，破空而去，那長人大叫一聲，隨後便追，眼看長人，追着那團綠影，飛向東南方雲天之中，轉眼不見，猛聽綠袍老祖，喊到一聲快走，身子已被一團綠光圍繞，直往紅鬼谷飛去，約有個把時辰到了喜馬拉雅紅山鬼谷外落下，綠袍老祖道，前面不遠，便是紅鬼谷，適才若非我見機，先下了埋伏和替身

【 17 】

，那孽障嗅覺最靈，差點沒被他看破，他雖未死，已被我用綠血針，刺瞎一目，總算先出一口惡氣了，我們先歇一會，等我吃頓點心，再走進去，省得見面不好意思，我已好幾個月沒吃東西了，西方野佛，久聞他愛吃人的心血，知道他才脫羅網，故態復萌，心想紅鬼谷有千百雪山圍繞，亘古人踪罕到，來此的人，俱都與毒龍尊者，有點淵源，不是等閒之輩，到要看他，如何下手，和故意解勸道，我師兄那裡有的是牛羊酒食，我們既去投他，還是不要造次的好，綠袍老祖冷笑道，我豈不知這裡來往的人，大半是他的門人朋友，二則我這幾月沒動葷，要開一開齋，一則也是特意讓他知道知道，打此經過的，要是孤身，我還不下手呢，他若知趣的，得信出來，請我接進去好好替我設法便能，不然我率性大嚼一頓，再回山鍊寶報仇，誰還怕他不成，西方野佛見他如此狂法，便問道，道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適才辛辰子來時，你我俱在暗處，正好趁他不防，下手將他除去，為何反用替身，將他引走，難道像他這樣忘恩叛教之徒，還要姑息麼，綠袍老祖道，你那知我教下法力利害，他一落地，見寶旛法術，被人破去，先算我已逃走，偏我行法時忽忘了一些，一個不緊密，被他聞見我遺留的氣味，尋踪而去，他也知我雖刺半截身子，並不是好惹的，他已用法術，護着身體，他拿的那一把天魔血刀，乃是紅髮老祖鎮山之寶，好不利害，不知怎的，會被他得到手中，此時我要報仇，除非與他同歸於盡，未免不值，再者我還想回山，煉了法寶，將他擒到後，細細磨折個幾十年，才將他身體靈魂，化成灰烟，現在將他弄死，也太便宜他了，因見他越走越近身前，這才暗誦魔咒，將洞中昔日準備萬一之用的替身催動，將他引走，他已差不多，盡得我的真傳，祇功行還差了一點，那替身不多時，便會被他追上發覺，他必以為我逃回山去，我門下弟眼還多，各人都煉有利害法寶，他決不敢輕去涉險，等我尋到有根基道行軀殼，復了原身，便不怕他了，二人正說之間，忽見東北方一朵紅雲，如飛而至，眨眨

眼入谷內去了，綠袍老祖道毒龍尊者，真是地理鬼，竟將我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東方魔鬼祖師，五鬼天王請來，若能得他幫忙，不難尋李靜虛賊道報仇了，言還未了又聽一陣破空聲音雲中飛來兩道黃光到了谷口落下，西方野佛，還未看清來人面目，忽聽綠袍老祖一聲怪笑，一陣陰風起處，綠烟黑霧中，現出一隻丈許方圓的大手，直往來人身後抓去，剛聽一聲慘叫，忽見適才那朵紅雲，較前還疾，從谷內又飛了出來，厲聲說道，手下留人，尙和陽來了，說罷，紅雲落地，現出個十一二齡的童子，一張紅臉，圓如滿月，濃眉立目，大鼻闊口，穿着一件紅短衫，赤着一雙紅脚，頸上掛着兩串紙錢，同一串古髀骨念珠，一手執着一面金鐘，一手執着一個五老鎚，鎚頭是五個古髀攢在一起做成，連鎚柄約有四尺，滿身俱是紅雲烟霧圍繞，西方野佛，認出來人是五鬼天王尙和陽，知道他的利害，連忙起身爲禮，尙和陽才同綠袍老祖照面，便厲聲說道，你這老不死的殘廢，那裡不好尋人享用，却跑在朋友門口作怪，傷的又是我們的後輩，我要來遲一步口後見了鳩盤婆，怎好意思，快些隨我到裡面去，不少你的吃喝，還要在此作怪，莫怨我手下無情了，綠袍老祖，哈哈笑道，好一個不識羞的小紅賊，我尋你多年，打聽不出你的下落，以爲你已被優曇者乞婆害了，不想你還在人世，我那裡是有心在此吃人，祇爲谷內毒龍，存心賺我，差點在慈雲寺吃李靜虛賊道，傷了性命，他既知我上半截身軀飛去，就應尋找我的下落，用他煉就的接骨丹，與我尋一替身，使我仍還本來，才是對朋友的道理，因他置之不理，害我祇剩半截身軀，還受了惡徒辛辰子許多活罪，今日特意來尋他算賬，打算先在他家門口，掃掃他的臉皮，就便吃一頓點心，既遇見你，總算幸會，活該我口中之食，命不該絕，我就隨你進去，看他對我怎生發付，你這樣氣勢汹汹的，不過是欺我成了殘廢，誰道怕你不成，先前黃光中現出的人，原是倆個女子，一個已後綠袍老祖大手抓倒，未及張口去咳，被尙和陽奪了去，他二人是女魔鳩盤婆的

門下弟子，金妹銀妹因接了毒龍尊者請柬，鳩盤婆長於先天神數，最能前知，算出各異派俱不是峨眉對手，不久正教昌明，自己雖也是劫數中人，總想設法避免，不願前來染這一水，又不便得罪朋友，派金妹銀妹二人，到來應駕，相機行事，不想剛到谷口，銀妹險些做了綠袍老祖口食，他二人俱都認得五鬼天王尙和陽，是師父好友，有他在便不妨事，連金妹也走了過來，等尙和陽和綠袍老祖，談完了話，先向尙和陽道，謝了救命之恩，然後說道家師父接了毒龍尊者請柬，有事在身，特命弟子等，先來聽命，不想金妹，以為到了紅鬼谷口，在毒龍尊者仙府左近，還愁有人欺負不成，自不小心，險些送了這條小命，可見我師徒，道行淺薄，不堪任使，再留此地，早晚也是丟人現眼，好在毒龍尊者，此次約請的能人甚多，用弟子等不着，再者弟子也無顏進去，求師伯轉致毒龍尊者，叱名代弟子師徒告罪，弟子等回山，如不洗却今朝恥辱，不便前去拜見，恕弟子等放肆，不進去了，綠袍老祖，聽他二人言語尖峭，心中大怒，不問青紅皂白，又將元神化成大手抓去，金妹銀妹，早已防備，不覺才疏神，未容他抓到，搶着把話說完，雙雙將腳一頓，一道黃烟滿處，踪跡不見，尙和陽哈哈大笑，果然強弱手下無弱兵，綠袍早晚留神鳩盤婆尋你算帳吧，綠袍老祖二次未將人抓着，枉自樹了一箇冤敵，又聽尙和如此說法，心中好生忿怒，祇因尙有求入之處，不得不強忍心頭，勉強說道，我縱橫二三百年，從不怕與那作對，鳩盤婆老乞婆恨我又待如何，尙和陽也不去理他，他和西方野佛，早年原也交好，見他也斷了一隻臂膀，扶着綠袍老祖半截身軀，神態十分狼狽，便問他因何致此，西方野佛把自己的遭難大概說了一遍，祇不說出事因靈魂珠而提，尙和陽聞聽大怒道，這些乳毛未乾無知的小輩，竟敢如此猖狂，早晚叫他們知我的厲害，便約二人進去，西方野佛又問毒龍尊者，此次約請的都是什麼能人，尙和陽道，我自從開元寺和曇老尼，白各逸老鬼夫妻，鬥法敗了之後，知道現下普天之下，能敵

我的人甚多，如極樂童子李靜虛，優曇老尼，和峨嵋一黨的三仙二老，俱是我的對頭，決意撒子門人妻子，獨個兒跑到阿爾卑斯高峰絕頂上，煉了一柄魔火金幢白鎖心骨鎚，我那魔火，與你煉的不同，無論仙凡，被火罩住，至多七天七夜，化成飛灰，世上祇有雪魂珠，能破我的魔火，但是那顆珠子，藏在千百雪山中間的盤古冰層之下，須要有通天澈地的本領，先尋着真實所在住上幾年，每日用真火煖化玄冰，最後測準地方，由千百尋丈冰層中，穿通地竅，用三味真火，護着全身，冒險下去，須要與那藏珠的所在，添粒不差，才能到手，我缺少兩樣法寶，准備煉成後，定將此珠得到，以除隱患，各派現在都忙於煉劍寶，准備三次峨嵋鬥劍，知道此珠來歷的人極少，我也是前日才聽一個朋友說起此珠利害，能破我的魔火，出山以後，正後命我大徒弟胡文玉，且內移居在那裡看守，以防破人知道得去，後接到毒龍尊者，請柬，他因鑒於上次成都鬥法，人多並不頂用，所以這次並未約請多人，除我外，祇約了萬妙仙姑，和鳩盤婆，如果這次到青螺山去的，是些無名小輩。我們還無須出頭不過因聽傳說，峨嵋聖教也要前來，不得不作一准備罷了，言還未了，忽然一道黃烟，在地下冒起，柄散處，現出一個番僧打扮的人說道，佳客到此，為何還不請進荒谷叙談，却來此閑話，難道怪我王人，不早出迎麼，來人身材高大聲如洪鐘，正是西藏派長教，毒龍尊者，綠袍老祖，一見是他，不由心頭火起，罵一聲你這孽龍害得我好苦，伸開大手，便更抓去，尙和陽見二人見面，便要衝突，忙伸左手，舉起白骨鎚，迎風一幌，發出一團愁煙慘霧，鬼聲啾啾，一齊變活，各伸大口，霧山滿咀白牙，往外直噴黑烟，攔住綠袍老祖罵道，你這綠賊，生來就是這小氣，不問親疏黑白，一味賣弄你那點玄虛，既知峨嵋利害，當初就不該去，去吃了虧，不怪自己本領不濟，却來怪人，虧你不差，還好意思，有我和尙陽在此，連西方道友也算上，從今日起，你我四人，應應聯成一氣，互相幫忙，誓同生死，圖報昔日之仇。免

得人墮勢孤，受人欺侮，你二人的傷處，自有我和毒龍道友，覓有根基的替身，用法力與你們接骨還原，再若不信我言，和適才對待鳩盤門下，那種任性妄爲，休怨我尚和陽，不講情面了，綠袍老祖聞言雖然不快，一則尚和陽，同毒龍尊者若交提，比自己深厚，兩人均非易與，適才原是想起前怨，先與毒龍尊者，來一個下馬威，並非誠心拚命，二則尚和陽，雖然出言專橫，自己正

有利用他之處，他所說之言，也未嘗不合自己心意，樂得借此收場，便對尚和陽答道紅賊你到說得對，會做人情，我並非自己吃了仇人的虧，埋怨朋友，他不該事緣和我元神遁走，不聞不問，累我日受惡徒寒風烈火毒針之苦，既是你二人，都肯幫我接骨還原，祇要他今日認得出理來，我便饒他，毒龍尊者見綠袍老祖發怒動手，自己一來用人之際，又是地主，祇一味避讓，並未還手，一聞此言，哈哈笑道，道友你太錯怪我了，去年慈雲寺，不瞞你說，我實是因爲法寶尚未練成，敵優曇老尼不過，才請道友相助小徒，事先也曾明言敵人實情，萬沒料到，素來不管開導的，李靜虛賊道，會同道友爲難，漫說我聞得道友，原神通走，決不會置之不理，就是小徒俞德，他第也曾在事後，往道友失手的地方，仔細尋找，因爲上半截法身，找尋不見，戴家場敗後，回來稟報，我爲此事恨敵人如同切骨，忙命門下，採藥煉丹，還託人去陷空老祖那裡，求來年續斷，准備你一定再來尋我，好與你還續原身，誰知等了多日，不見你來，又派人到處打聽下落，還是我集門下一個新收門徒，名喚汪銅的，新近從峨嵋派口中，得知你被一個斷臂的搶去，我知你徒辛辰子，從前因犯過錯，曾着你啣吃了，一條臂膀，後來你看出他對你忠勤勤苦，將你本領道法，傾囊相授，成了你們下第一個利害人物，你既不來，想是被他救回山去，已想法將身體還原，我再命門人，到寶山探望，見着你們下兩代弟子，三十五人，祇不見你和辛辰子，我們人說了來意，他們異口同聲說，不但你未回山，辛辰子雖然常去，並未提及你還在人世，他們早疑辛辰子作怪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7】

，聞得此言越法要向他追問根由，我得了此信，才知事有變故，說不定辛辰子，欺你重寶盡失奈何他不得想起昔日咬臂之仇，又看中你那粒元神煉成的珠子，也說不定，正準備過了端陽親自去尋辛辰子追問，不想你今日到此怎麼就埋怨我忘情寡意呢，綠袍老祖要答言西方野佛已上前先與毒龍尊者見禮轉對綠袍老祖道先勸我聽道友說，便知事有差池，我師兄決不如此薄情如今真情已明，皆是道友惡徒辛辰子之罪，我們可以無須再為鬧難，且等過了端陽，將諸事辦完以後上天入地，尋找那厮，明正其罪便了，道友血食已憤，既然數月未知肉味，不如我們同進谷去，先由師兄請道友，飽餐一頓，再作長談吧，尙和陽也催着有話到裡面去再說，毒龍尊者，爲表示歉意，親身抱了綠袍老祖，在前引路，毒龍尊者，移居虹鬼谷不久，西方野佛，尙是初來，進谷一看，谷內山石地土，一片通紅，入內二十餘里，忽見前面黃霧紅塵中，隱隱現出一座洞府，洞門前立着四個身材高大的持戈魔王，見四人走近，一齊俯伏爲禮，耳聽一陣金鐘響處，洞內走出一排十二個妙齡赤身魔女，各持舞羽法器俯伏迎了出來，那洞原是晶玉結成，又加毒龍尊者，用法術極力經營點綴，到該金路花纓，珠光寶氣，襯着四外晶瑩洞壁，宛然身入琉璃世界，心中暗暗慚愧，自己與毒龍尊者，同師學道，祇爲一時負氣，一意孤行，別了多年，再行相見，不想毒龍尊者半途又得了天魔真傳，道力精進，居然作了西藏魔教之祖，自己反成落了一個殘廢，向他乞憐，這般享受，生平從未遭遇過幾天，反不如當初與他合同組教，何致今日，正在慚悔，心中難受，綠袍老祖，見着左右侍立的這些妖童魔女早不禁晒開血盤大嘴饞涎欲滴，毒龍尊者知他毛病，忙吩咐左右，急速安排酒果生畜，一面着人出去，覓取生人，來與他享用，侍立的人，領命去後，不多一會擺好酒宴，抬上活暴暴幾隻活牛羊來毒龍尊者，將手一指，那些牛羊便四足站在地下，釘住似的，不能轉動，在座諸人，宗派稍有不同，奉的都是魔教。血食慣了的，由毒龍尊者，

邀請入席座定後，綠袍老祖，更不客氣，兩眼覷准了一隻肥大的西藏牛，身子倚在錦墩上面，把一隻烏爪般的大手，伸出去有兩丈多遠，直向牛腹抓去，將心肝五臟取出，回手送至嘴邊，張開血盆大口，一陣嚼嚼，嚥了下去。隨侍的人，連忙用玉盤，在牛腹下面，接了滿滿一盤牛血，捧上爲他飲用，似這樣一連氣，吃了兩隻肥牛，一隻黃羊的心臟，才在錦墩上，昏昏睡去，毒龍尊者，尙和陽，西方野佛三人，早有侍者，依照向例，就在鮮活牛羊的脊背上將皮劃開，往兩面一踩，露出紅肉，再用刀在生身上去割，片下來放在玉盤中，又將牛羊的血，兌了酒獻上，可憐那些牲畜，臨死還要遭這種凌遲碎割，一刀一刀的，受零罪，又受了魔法禁制，口張不閉，脚也飛一絲不能轉動，祇有任人細細宰割，疼得怒目視着上面，兩眼紅得快要發火一般，這些魔教妖孽，連同隨侍的們人，個個俱是殘忍性成，見那些牛羊拚命神氣，一些也不動惻隱，西方野佛，更呵呵大笑道，異日擒到我們的對頭，須要教他們死時，也和這些牛羊一樣，才能消除我們胸中一口惡氣呢，又對毒龍尊者說起在鬼風谷遇見那幾個不知來歷的少年男女，同自己失寶受傷之第事，毒龍尊者聞言怒道，照你說來，定是俞德在成都所遇峨眉門下新收的一些小狗男女了，西方野佛道，我看那幾人，未必都是峨眉門下，我初遇見的兩個年青賤婢，騎着一隻大鵬，內中一個年紀才十三四歲的，佩着一柄寶劍，一發出手，便似長虹般一道紫光，我那轉輪盃，也不知收過多少能人的飛劍法寶，竟被他那道劍光，穿破了去，後來我用魔火，將這兩人圍住時，那道紫光，竟在魔火陣中亂閃，竟傷他不得，救去這兩個小賤婢的女子，更尋利害，竟能飛進魔火陣中，將人救出，也不知他用什麼法寶，封鎖去路，若非我見機，捨却一條手臂逃走，差點被他擒住，那隻扁毛畜生，也是非同小可，要本領稍差的人決難制伏，收爲坐騎，峨眉派幾個有本領的人，大半我都知道，並不覺怎麼出奇，豈有他們新收的門人，會有這大本領之理，毒龍尊者道，你

【 9 】 集 七 第 傳 俠 飛 山 叢

那裡知道，近年來各派都想著光大門戶，廣收門徒，以峨眉派物色去的人爲最多，據俞德說，峨眉門下，很有幾個青出於藍的少年男女門人，連曉月禪師，陰陽叟二人，那樣高深道法，竟都奈何他們不得，可想而知，祇沒有聽見說起過騎鵬的女子，不是峨眉門下，也定是他們請來破青螺的餘黨，我看這回，我們想暫時先不露面還未必能行呢，尙和陽道，若論各派中能用飛禽做騎的，以先還有幾個，自從寶相夫人，在東海兵解後，他騎的那隻獨角神鷲，祇近年在小崑崙有人見過一次，便不聽有人說起，白眉和尙塵下兩隻神鷲，五十年前，白眉和尙帶着兩鷲，去朝峨眉，參拜寶光，入山後便連那一隻神鷲，俱都不知去向，後來有不少能人，想去見他，把峨眉前後山，找了個遍，也不能得他踪跡，都猜他參拜寶光，遇見佛緣，飛升極樂，以後也不見有人提起，除這個極利害的大鳥外，現時祇剩下峨眉派崑崙仙李元化，有一隻仙鶴，和極樂童子李靜虛，新近收服了一隻金翅大鵬外，餘下雖也有幾個騎飛禽的，不是仗用法術駕馭，便長騎了好玩，不足爲奇白眉和尙的鵬，原是一黑一白，先前在谷外，我一聽你說那鵬的形狀，便疑是那隻黑的，正赶上忙於大家相見，未及細問，現在再聽你說第二回，越覺是那隻黑鵬無疑，這兩隻鵬，跟隨白眉和尙三百多年，再加上原有的千年道行，業已精通佛法，深參造化，雖暫時還未脫胎換骨，已是兩翼風雲，頃刻千里，稍差一點的法寶法術，休想動他身上半根毛羽，白的比黑的還要來得利害，如果峨眉派要將白眉和尙請來，這次勝負，且難說呢，正說之間，一道光華，如神龍天矯從洞外飛入，毒龍尊者，連忙起身道，俞德回來說，仙姑早就動身，如何今日才到，言還未了，來人已現出身來答道，我走在路上，想起一樁小事，便請令徒先回，二次動身。在路上遇見以前崑崙派女劍仙陰素棠，爭鬥了一場，到成了好相識，我知他自脫離了崑崙派，不甚得意，想用言語試探，約他與我們連合一處，便隨他回山住了些日，所以來遲了一步，尙和陽與西方野佛，見

來人正是萬妙仙姑許飛娘，互相見完了禮，綠袍老祖喝醉了牛羊血，見醒過來，萬妙仙姑不料到他雖然刺了半截身子還沒有死，知他性情乖戾，連忙恭敬爲禮，忽大家正落坐談話，俞德從外面進來，朝在座諸人，拜見之後，說道，弟子奉命到青海紫達木河畔，請來師文恭師叔，他說有許多不便，不願來見師父，祇允到青螺暫住，候至端陽，幫完了忙，就回青海去，再三囑咐，不許

【10】

驚動師父，弟子恐得罪了他，所以未來覆命，前夜師師叔到後，先將青螺，用法術封鎖，祇留下正面谷口誘敵，準備來人易入難出，今日午中，弟子隨師師叔出去，到雪山頂上遊玩，偶聽弟子說，日前聽青螺八位師弟說起，小長白小玄冰谷內潛修的女殃神鄧八姑，將靈魂珠得去，西方師飛叔，曾去索取，一去不歸等語，師師叔聞言，便叫弟子，領去與那鄧八姑，見了一面，剛剛走離小長白山不遠，便遇見一隻火眼金睛的大黑鷲背上，騎着兩個少年女子，由鬼風谷那邊高峯上，傳走了下來，並不飛，祇是騎着行走，後面還有一個女子步行隨送，弟子認得那賤婢，正是在成都遇見過的周輕雲，正對師師叔，說那賤婢的來歷，鷲背上女子，早跳了下來，手揚處便有一道數十丈長的紫光發出，周輕雲這賤婢，同了還有一個女子，也各將劍光飛出，師師叔認得那道光來歷，連說不好，忙用遁法，先縱道遠處去，因爲救護弟子，慢了一些，頭髮都被削去一大半，師師叔大怒，與那三個賤婢，動起手來，後來正用黑煞落魄砂，將這三個賤婢纂住，忽然空中集飛下幾個少年狗男女，有兩個女子不認得，餘下幾個，是成都遇見過的齊靈雲姐弟，和餐霞老尼門下，在成都用一面鏡子，破去龍飛九子母陰魂劍的女神童朱文，這還不稀奇，最奇的是竟有許劍姑門下的苦孩兒司徒平，也在內，和他們一黨，才一見面，法寶飛劍，如同潮湧一般，紛紛祭起，師師叔稍不留神，吃後來的幾個狗男女，破了黑煞落魄砂，將先前兩個女子救去，還中了一火華，將鬚髮燒完，弟子知道利害，先行遁去，師師叔看出寡不敵衆，也想遁走，忽然空中呼呼

作響，一隻獨角彩羽，似鷹非鷹的怪鳥，連那一隻黑鵬，雙雙向師叔抓來，師叔上下四方，一齊受敵，難於應付，等到將身遁起時，兩條手臂，同時吃那兩個扁毛畜生抓着，師叔知道難以逃走，勉強自行將手解脫，容到弟子拚命回身，將師叔救逃回來時，師叔又中了敵人兩飛針，弟子也削去了兩個手指，如今師叔成了殘廢，氣忿欲死，特來請師父，同諸位師伯師叔前去，與他醫治報仇，這一番話說完，祇氣得在座諸人，個個咬牙切齒，尙和陽一聽靈魂珠，已落對頭之手，才想起西方野佛，適才對他不曾說起奪珠之事，是怕自己知道，也去奪取，差點誤了自己之事，暗罵你這不知進退的狗殘廢，不用我收拾你，叫你早晚嘗嘗緝賊的苦頭，心上正如此想，並未形於顏色，毒龍尊者便問萬妙仙姑，司徒平因何背叛，萬妙仙姑道，我適才有許多話，還沒有顧得向你提起，如今救人要緊，我帶有靈丹，如果斷手還在，便可接上，有什麼話，到青螺再談吧，一句話將毒龍尊者提起，聞在座諸人，可願一同前去，西方野佛一手正扶着綠袍老祖，自付能力，現時已不如衆人，本無主意，綠袍老祖，忽趁人不在意，暗中伸手，拉了他一把，隨即說道，我等當然都去，我仍請西方道友，携帶好了，說罷，又向萬妙仙姑道，久聞仙姑靈丹接骨，如天衣無痕，不知怎麼接法，可能見告歷，萬妙仙姑尙是頭一次，見綠袍老祖說話，如此謙恭不肯怠慢，連忙從身畔蘆葫內，取出八粒丹藥，分授與綠袍老祖西方野佛道，此丹內有陷空老祖所賜的千年續斷，外加一百零八味仙草靈藥，在丹爐內，用文武火，符咒祭煉，一十三年，接骨生肌，起死人而肉白骨，像二位道友，這樣高深楊根行，祇須尋着有根基的替身，比好身體殘廢的地方，鑿他切斷，放好丹藥，便能湊合一體，此丹與毒龍尊者所煉的接骨神丹，各有妙用，請二位帶在身旁，遇見良機便能使法體復舊如初了，二人聞言大喜，連忙稱謝不迭，尙和陽在旁，早冷眼看出綠袍老祖存心不善，因師文恭，素來看自己不起，這此竟爲毒龍尊者，請得自己有

不肯到紅鬼谷相見，越加忿恨，把不得他再遇惡人，快自己心意，也就不去管他，毒龍尊者因與師文恭交情甚深，一聽他爲自己約請，受了重傷，痛恨交集，很不得急速趕往青螺醫救，忙催衆人起身道，許仙姑靈藥，勝我所煉十倍，師弟與綠袍道友，得了此丹，便不愁不還本來，此番同去，若是捉住幾個峨嵋小輩，既可報仇雪恨，還可使二位法體如初，豈非兩全其美，事不宜遲，我們走吧，當下俞德早已先行，毒龍尊者陪了尙和陽，綠袍老祖，西方野佛，萬妙仙姑，一齊起身出洞，尙和陽道，待我投諸位同行吧，脚一頓颺，一朵紅雲，將四人擁起空中，一頓飯時候，

到了青螺魔宮，迎接進去，到了裡面，見着獨角靈官樂二官，同一些魔教中知名之士，因爲救人飛急，彼此匆匆見完了禮，回到後面丹房之中，見師文恭正躺在一座雲床之上，面如金紙，不省人事，斷手放在兩旁，兩隻手臂，業已齊腕斷去，尙和陽近前一看傷勢，驚異道，他所中的，乃是天狐寶相夫人的白眉針，他如超劫出世，受了東海三仙引誘，與我們爲難，到真是一個勁敵呢，此針不用五金之精，乃天狐自身長眉所煉，祇要射入人身，便順着血脈流行，直刺心竅而死，看師道友神氣，想必也知此針利害，特意用玄功，阻止血行，暫保目前性命，至多祇能延長兩整人活命了，毒龍尊者一聽，師文恭中的是天狐的白眉針，知道利害，忙問尙和陽，這兄既知此針來歷，如此利害，難道就不知解救之法麼，尙和陽道，此針深通靈性，慣射人身惡穴，當初我有一個同門師弟蔡德，曾遭此針之危，幸虧先師無行尊者，尙未圓寂，知道此針來歷，祇有北極寒光道人，用磁鐵煉成的那一塊吸星球，可將此針，仍從原受傷處吸出，一面命蔡德阻止週身血脈流行，用玄功動氣，將針抵住不動，親身去求寒光道人，借來吸星球，將針吸出還用丹藥調治年餘，才保全了性命，自從寒光道人在北極冰解，吸星球落在她一個未代弟子亦城子手裡，亦城子自師父冰解後，又歸到崑崙派門下，因爲犯了教規被同門公議，逐出門牆，祇有求得他來，才

能施治，但是赤城子這人，好多時不聽見有人說起，那裡去尋他的踪跡呢。毒龍尊者聞言，越加着急道，照道友說來，師道友簡直是無救的了，衆人便問何故，毒龍尊者道，兩月前我師弟史南溪到此曾說他和蓋山烈火祖師，俱與赤城子有仇，這次路過蒼山狹路相逢，赤城子被他二人將飛劍破去，斷了一臂膀，還中了史南溪的追魂五毒砂，後來被他借遁光逃走，聽說他與陰素棠二人，俱移居在巫山玉版峽，分前後洞居住，立志要報斷臂之仇，烈火祖師還可推說不是一家，史南溪明明是拜師弟，誰人不知，他豈肯仇怨恩報的道理，言還未了，萬妙仙姑接口道，赤城子我雖不熟，陰素棠倒和我最爲莫逆，聞得他和赤城子，情如夫婦，莫如我不提這裡，作爲我自己託他代借吸星球，也許能以應允，雖然成否難定，且去試他一試，此去玉版峽當日可回，終勝於束手侍斃，諸位以爲如何，衆人肅議了一陣，除此更無良法，祇得請萬妙仙姑快去快回，萬妙仙姑走後，衆人聽說寶相夫人，也聚爲難，知道這假天狐非同小可，不但他修造數千年，煉成了無數奇珍異寶，最利害是他這次如果真能脫劫出來，便成了不壞之身，先立於不敗之地，雖不一定怕他，總覺又添了一個強敵，毒龍尊者猛想起後日才是端陽，何不用水晶照影之法，觀察觀察敵人的虛實一面吩咐俞德去準備，對衆人道，我想後日，便是會敵之期，峨眉派究竟有多少能人到來，還不知道，我意欲在外殿上，搭起神壇，用我煉就水晶球，行法觀察敵人虛實此法須請兩位道友護壇，意欲請樂尙兩位道友相助，不知意下如何，樂三官久聞魔教中水晶照影，能從一個晶球中將千萬里外的情狀，現將出來，雖然祇知經過，不知未來，如果觀察現時情形，恍如目親一般自然想開一開眼界，尙和陽本來恨極了帥文恭，巴不得身遭暴死，先以爲赤城子，和西廡派有仇，必不肯借寶取針，才在人前賣弄，說出此針來歷，不想萬妙仙姑，却與陰素棠是至好，赤城子，對陰素棠，言聽計從，萬一將吸星球借來豈不便宜了對頭，知道綠袍老祖，適才未安好心，

【13】

【14】當着衆人，必不能下手，一聽毒龍尊者，邀他出去護壇，正合心意，便答道，師道友還有二日活命，後日便是端陽，時機萬不可錯過，借道友法力，觀察敵人虛實，再妙不過，說時故意將綠袍老祖，使了個眼色，一會俞德進來，毒龍尊者，便命他在丹房中，陪伴綠袍老祖，與西方野佛，自己陪了尙樂二人，率領八魔，到前面行法去了，毒龍尊者，是一時大意，以爲綠袍老祖，行動

不便，不如任他和西方野佛，在丹房中靜養，不想日後，因此惹下殺身之禍，這且不提，衆人到殿前，法壇業已設好，當中供起一個大如麥斗的水晶球，毒龍尊者分配好了職司，命八魔按八卦方位站好，尙樂二人，上下分立，自己跪伏在地，口誦了半個多時辰魔咒，咬破中指含了一口法水，朝水晶球上噴去，立刻滿殿起了烟雲，通體透明的水晶球上面，白濛濛好似霧，一層白霧，毒龍尊者，同尙樂二人，各向預設的蒲團上，盤膝坐定，靜氣凝神，望着前面，一會工夫，烟雲消散，水晶球上面，先現出一坐山洞，洞中許飛娘居中坐定，旁邊立着一個妖媚女子，還有一個瞎了一隻眼的漢子，在那裡打一個綁吊在石梁上的少年，一會又將少年解綁，才一落地，那少年忽縱身上，取出一面小幡一幌，化了一幢彩雲，將少年擁去，不知去向，上似走馬燈一般，又換了一番景緻，又現出一片崖湖，湖上面有彩雲籠幕，從彩雲中，先飛起一個是鷹非鷹的大鳥，鳥背上坐定一雙青年男女，直往西方飛去，一會又飛上三個少年女子，也駕彩雲往西方飛去，似這樣一幕的一幕的，從紫玲等動身，在路上殺死妖道趕到小長白山，遇見西方野佛鬥法，與靈雲英

瓊等相遇，直到師文恭受傷回山都現了出來，毒龍尊者，本是西藏魔教開山叱利祖師的大弟子，叱利老祖圓寂火化時，把衣鉢傳了毒龍尊者又給他這一個水晶球，命毒龍尊者，以後如遇危難之時，祇須依法行使，設壇跪祝，叱利老祖便能運用真靈，從水晶球上面擇要將敵人當前實況出現，以便趨吉避兇，祇是這法最耗人精血輕易從不忘用，這次因見西方野佛，同師文恭，都是道術高強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魔教中知名之士，竟被幾個小孩子所傷，知道敵人不輕侮，又向尙和陽說，實相夫人，二次出世，尤爲驚心所以才用品球視影之法，觀察敵人動靜，及至見球上所現，峨眉派幾個有名能人，並未在內，好生奇怪，品球上面又起了一陣烟霧，這次却現出一坐雪山底下的一個巖凹凹中盤石上面，坐定一個形如枯骨道姑，旁邊石上，坐着適才與師文恭俞德對敵的那一般男女，好似在那裡商議什麼似的，正待往下看去球上景物未換，忽然現出一個穿得極其破爛的花子面帶譏笑之容，對面走來，越走人影越大，面目越真，尙和陽在旁，已看出來人是個熟臉，見他漸走漸近，好似要從品球中走了出來，先還以爲是行法中應有之境，雖然驚異，還未喊毒龍尊者留神，轉瞬之間，球上花子身軀，將全球遮蔽，猛聽毒龍尊者道，大家留神快拿好細，手揚處，隨手便有三枝飛叉，夾着一團烟火，往品球上花子飛去，尙和陽首先覺察不好，一面幌動魔火金幢，一面將白骨鎖心鏡祭起迎敵，就在這一霎眼的當兒，品球上面忽然一聲大爆炸過去，衆人耳旁，祇聽一陣哈哈大笑之聲，敵人未容法寶近身，早化成一道匹練般的金光，冲霄飛去，毒龍尊者，同尙樂二人，不暇再顧別的，連忙昇空追趕時，那道金光，祇在雲中一閃，便不見踪跡，知道追趕不上，祇得收了法寶回來，進殿一看，那個品球，業已震成了千百碎塊，飛散滿殿，八魔當中有那防備不及的破碎鏡打了個頭破血出，白白傷了一件寶貝，敵人虛實連一半也未看出，正在懊喪，回頭，俞德，立在身後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便問又有什麼事，這般神色恍惚，俞德答道，啓稟師傅，見西方師叔，與綠袍老祖走了，毒龍尊者道，綠袍道友，性情古怪，思是嫌我沒請他出來鎮壇，怠慢了他，祇是他二人尙未覓得替身，如何便走呢，俞德又說道師師叔也遭慘死了，毒龍尊者，聞言大驚，忙問何故，俞德戰兢兢的答道，弟子奉命在丹房陪伴，師父走不多時，綠袍老祖便厲聲令弟子出去，他有話對西方師叔講，弟子素知他性如烈火，不敢違抗，心中犯疑，原想偷偷觀

【15】

察他二人動靜，及自出了丹房，在外面往裡一看，師師叔忽然醒了轉來，剛從雲牀上坐起，想要下地，從綠袍老祖身旁飛起一團綠光，將師師叔慕住，師師叔好似知道不好，祇察了一聲毒龍誤我，成全了你這妖孽吧，說罷，仍又倒下綠袍老祖，便催西方師叔動手，西方師叔，還在遲疑不肯，綠袍老祖忽將大手伸出，不知怎的一來，西方師叔祇得拔出身上的戒刀，上前將師師叔腰斬斷，弟子這時才看出綠袍老祖，並非行動須人扶持，以先要人抱持，是裝假的，西方師叔斬下了師師叔半截身軀，綠袍老祖，便和一陣飛似的將身湊了上去，與師師叔下半截身軀，合為一體奪過西方師叔手中戒刀，將師師叔左右臂卸下，連那兩隻斷手將一隻遞與西方師叔，自己也取了一隻接好，喊一聲走，化成一團綠光，飛出屋中，冲霄而去，他一人動手時節，行動甚速，弟子知道不好，來請師父去救，不但來不及，而且法壇四外用法術封閉，也進不來，

第二回 斷臂續身元凶推巨壁 追雲馳電妙法散神砂

救時情急，便將弟子飛劍放出，雖知才近那道綠光，便即落地，眼看他二人，害了師師叔逃走，第一護不及，在外面待罪，等師父行法終了，再行領責，毒龍尊者聞言，祇氣得鬚眉戟立，暴跳如雷，當時便要前去追趕，與師父恭報仇，尚和陽早知有此一舉，便勸毒龍尊者道，我早疑綠賊元神既在，又能脫身出來，如何行動，還要令師弟抱持，萬不想會做下這種惡事，如今敵人未來，連遭失意之事，你身為此地教祖，強敵當前，無論如何，也須過了端陽，定了勝負，才能前去尋他，何必急在一時呢，毒龍尊者道，道友難道還不知師道友是藏靈子的徒弟，如不為他報仇，他知道此事，豈肯與我干休，且等許道友回來，從長計較，我寧可將多年功行，付於流水，也要與二賊拚個死活，如不殺他，誓不為人，尚和陽又把綠袍老祖，在谷外險些傷了鳩盤婆弟子之事，觀了一遍，毒龍尊者聞言，愈咬牙切齒忿恨，到了晚間，萬妙仙姑，面帶愁容回來，才知陰素棠

，一見便知來意，說交情仍在，祇不允借寶，自己不願對敵祇得回來，毒龍尊者把師文恭，已遭慘死，以及用水晶球，行法視影，在雲中見他打人之事，一一說出，萬妙仙姑一聽那巖湖景像好似就在黃山附近自己從卦像上看出那陰人也離五雲步不遠，司徒平定是那兩個女子，勾引了去，他便把司徒平，受責失蹤之事，也說出來，又想：這孽障背師叛教，罪不容誅，我正要去找尋他，他反同了敵人來到此地，此次我本想暗中相助，暫是不與峨眉破臉，既有孽徒在此，我便有所借口了，尤其是那兩個女子，不早除去，將是我隱患，祇可惜還不知他的名姓來歷，尙道友說，那白眉針，是天孤寶和夫人之物，難道內中就有一個，是天孤麼，尙和陽道，適才我也在法壇，別的我尙不大清楚，惟獨那片崖澗，明明像黃山紫玲谷寶相夫人修真的洞府，此谷絕少人知，知道的人也不能進去，我還是在八十多年以前，應了一位道友之約，助幫他與寶相夫人鬥法，兩下正在不可開交，恰遇陷空老祖，打那裡經過，給雙方解和，變仇爲友，寶相夫人，束約我們三人，到他谷內，閒坐款待，所以我還記得，適才水晶球中所現，從谷中出來的幾個女子，雖然有兩，與寶相夫人面貌相似，但是決非他本人可以斷言，不過那兩個女子，緣能用寶相夫人的白眉針傷人，不是他的門下，便是他的女兒，寶相夫人，未兵解以前，專一迷戀，根基有道行的少年，採補真陽，那幾個女子，當然也是一派而承傳了他的傳受和法寶，所以叛徒司徒平，有所恃而不恐了，萬妙仙姑道，我責罰那孽障時，曾從卦像上，看出他與兩個陰人勾結，是我異日隱患，先還以爲是他叛降了餐霞老尼，他受打不過，才假作招供，求我解綁，萬沒料到他會弄法從我手中逃走，我的飛劍，竟不追上，我又勸他離步不遠，說也慚愧，踏遍了黃山，竟未能找着，如今既知道來歷，此次若能將孽障和勾引他的兩個賊婢除去更妙，若僥倖了他們漏網，還得仰借諸位道友鼎力相助，到黃山紫玲谷，將這幾個狗男女處殺，以免將來爲害，諸位道友，以爲如何，毒龍尊者

道，這當然我等義不容辭，祇是師道友慘死，他師父藏靈子決不肯與我干休，諸位道友，有何高見，樂三官道，此事他怨道友，本來朋友有相助之義，他自己能力不濟，中了敵人眉針，我等又不是袖手旁觀，置之不問，雖然處於防範，破綠袍老祖將他害死，但是許仙姑，到了陰素棠那裡，並未將破針法言借來，足見命數有定，師道友應該遭劫，藏靈子豈能逞強昧理，與道友為難，待等此地事了，我們去尋綠袍老祖，與他報仇雪恨便了。毒龍尊者還未及答言，尙和陽道，轉瞬就是端陽，有幾位道友，到是適才震破品球的那個怪物化窮神凌潭，真是一個萬分可惡的仇敵，以前不知，這仇敵，老在他的手中，我久已想尋他報仇，地偏乖巧，多少年銷聲匿跡，不飛會出現，這仇敵，上門來找晦氣，起初不知他弄玄虛，錯以為是球中中現影，下手慢了一些，被他逃走，峨眉派若能將他網羅了來，定還能人甚多，你我諸位不妨，到是道友門下，到時真不傳可輕敵呢，毒龍尊者道，本來次發竭極了，祇為我新收八個門人，當中的邱令，在西川路上，與一個姓趙的交子，邱令中了他同黨的暗器，這才派人與那姓趙的定約，端陽在青螺相見，那姓趙的還不是峨眉門下，本領也不濟，僅他師父俠僧軼凡，與峨眉有點小淵源，原無須乎我等出面，先是俞德勝傳說，有不少峨眉派幫趙源回來拜出，還說他們堂教齊澈溟也來，他們恐怕抵敵不住，前來求我，以我和諸位聲望，與峨眉門下之輩，鬥法比劍，雖然必勝，也為天下同道恥笑，不過敵人方面，既那樣傳說，峨眉派又素來一味逞強，不顧信義，萬一說假成真，我們下諸弟子不枉遭他人毒手，還不暗中準備，約請幾位神通廣大的至友，以防萬一。那品球乃是先師遺傳的至寶，一輕行法請示，便將敵人最要緊的虛實，依次現出，雖然未現完全，便被奸細凌潭暗算，但是球中所現諸人，盡是些小狗男女，並無一個峨眉派真正能人在內，據我看定是峨眉派鬼計，主要的人，表示不屑親到，却命這些新進小狗男女，前來嘗試，以為我們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又怕我也和他們一般，不顧體面，出來相助，無法抵敵，才請出這不屬於他們一派的賊叫化，

來裝作打抱不平，按我之見，敵人未必有多少真正要人前來，我們不妨相機行事，非至萬不得已時，也不出動，那賊化，這是一隻勁敵又非常滑溜，從沒人聽見他失過事，輕易奈何他不得，就煩向道友監防着他，用自眉針傷他的眼睛，由許仙姑請慈治叛徒司平爲由，將他除去，我和樂道友，作爲後備，不過行，有賊的數人，暫不伸了，好在八個新收弟子，也請來了好幾位能手相助，到時仍按江湖上規矩行事。料他們反不上天去，諸君以爲如何。尚和陽影深恨凌渾，自己新練了兩件利害法寶，正當賣弄，萬妙仙姑除害心切，樂三官與毒龍尊者，本無深交，不過藉此糾纏，一到此處，便見連連逆心之事，已有些難而退，也不得留在後面，好見風使帆聞言俱都贊同，這時八魔中有被品球碎塊打傷的，都用法術丹藥治好，領了他們邀請來的一些妖僧妖道，上來參觀，毒龍尊者又吩咐了，一些應敵方略，才行進去，俞德己將師文恭殘骨收拾，用錦裹好，放在玉盤中，捧了上來，毒龍尊者，見師文恭祇剩上半截渾圓身體，連兩臂，也被人取去，又難受，又憂驚，再加師文恭面帶怒容，二目圓睜不閉，知他死得太屈，再三祝告說是青螺事完，定與他尋找這幾個仇人。萬剛凌遲，這才命俞德，取來玉匣，將殘骨裝殮，異日禽到仇人，再與藏靈子送去，這且不提，話說靈雲姊妹，朱文，周輕雲，與紫玲姊妹等，在鬼風谷上面，救出英瓊若蘭，大家合力，就走了妖僧，兩方野佛雅各達，還斷了他一條手臂，各人竊法寶飛，收起，同身頭看若蘭英瓊，俱都昏迷不醒，靈雲忙叫金蟬，去尋了一點山泉，取出妙一夫人賜的靈丹，與二人灌了下去，因鄧八姑備是新交，英瓊若蘭，中毒頗深，須避一避罡風。仗着人多勢衆，不怕妖僧港土重來，幸件大家攙了英瓊若蘭，同至谷底妖僧打坐之處歇息，等他二人緩緩醒過來，再一齊護送同走，衆人，到谷底，重又分別見禮，互致傾慕，各人談起前事，靈雲聽說女空空吳文琪也來，司徒平棄邪歸正，與紫玲姊妹，聯了姻眷，並奉玄真子，神尼優曇，餐霞大師，追

雲叟，諸位前輩之命，回歸峨眉門下，心中大喜，見英瓊若蘭，服藥之後，英瓊以前服過不少靈藥仙藥，資稟已異尋常，首先面皮轉了紅潤，不似適才面如金紙，若蘭面色，也逐漸還原，知道無碍，一會功夫，便會變轉，便請紫玲姊妹，先去女空空吳文琪，苦孩兒司徒平，連章氏弟子楊二道童接來，再同返玄冰谷，商議破青螺之策。紫玲姊妹走後，不多一會，英瓊若蘭，相繼醒轉，祇是精神困憊，週身仍是疼痛，見靈雲姊弟，與茶文在側，又羞又忿，靈雲安慰了二人幾句，便介紹輕雲，與二人相見，並說還有兩立新師本派的姊妹去接吳文琪與司徒平去了，英瓊若蘭，對於輕雲文琪，久已傾仰，一聽本派又新添了兩位有本領的師姊妹，才轉愧為喜，靈雲道都怪蟬弟，不肯明言二位決意隨後要來。我等在玄冰谷巖洞中談心，不曾留心到外面，靈頂上想有八姑的遮眼法術，所以神鵬在空中，找尋不見我等的踪跡，差點出了大錯，異日稟知母親，不得要責罰他呢，若蘭道，這事也休怪大師兄，皆是我等年幼無知，輕敵所致，妖僧的毒霧，好不利害，起初全仗瓊妹子紫郢劍護身，不時祇聞見一絲腥味，後來耳旁聽得有人說是奉了姊姊之命，下來救我二人，有紫郢劍光隔住，不得近身，瓊妹急如出險，收割快了一些，與紫玲姊姊的法寶，一收一放，未能恰到好處，才有此失，如今服了姊姊帶來的教祖靈丹，雖然還覺頭眩身疼，想必不久便可還原，紫玲仔細考查二人神態，知道尚不便御劍飛行，由此動身往玄冰谷，正好與紫玲等迎個對面，與輕雲計議了一會，決計暫時不令英瓊若蘭等，去受山上空的罡風，由二人騎着神鵬，低飛步行，大家在他二人頭上面飛行，一則保護二則好與紫玲等相過，免致錯過，神鵬佛奴，自從傷了妖僧，便飛在空中，不住迴旋下視，以備遇警回報，靈雲等把神鵬招了下來，李英瓊若蘭騎了上去，先緩飛上高崖，再命神鵬步行低飛，往峯下飛去，靈雲姊弟，與朱文輝雲四人，着二人在神鵬身後護送，餘下三人，將身起在天空飛行，觀察動靜英瓊若蘭，在鵬背上與輕雲一路說笑，剛剛走離鵬脚不遠，輕雲猛見對面走來一個身高八尺，臉露兇光，耳戴金環，紅衣頭陀，隨同着一個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白臉道士從峰下斜刺裡走過，定睛一看，那道人認請

那頭陀正是成都蒲網的瘟神廟方丈俞德，因為彼處所行，不是一條盜運，俞德先好似不曾留神到輕雲等三人，輕雲便對英瓊苦蘭說，對高來了兩個妖人，須臾留神，言還未了，俞德同那道人，忽然回頭，立定脚步，注視着輕雲等三人，好似在議論什麼，英瓊苦蘭，適才吃了妖僧的虧苦，本來又愧又氣，一聽輕雲說對面來了妖人，便也不顧身體疼痛，雙雙跳下鵬背，這時兩下相隔不過數十步遠近，英瓊首先看出敵人來意不善，先下手為強，手揚處，紫鄂劍化作一道數十丈長的紫色長虹，直朝俞德等飛去，那道人正騎青海紫蓮木河畔，靈靈的得意門徒師文恭，應了毒龍尊者的邀請，在路上聽俞德說，毒頭尊者請到南和陽，心中大是不快，又不便中止不來，到了青螺，不去和毒頭尊者見面，先佈置了一番，見快到端陽，數人還沒什麼動靜，無心中聽八魔說起鄧八始得了雪魂珠之事，雖然一看起了覬覦之念，祇不過他為人好強，不願去欺凌一個身已半死，不能舞動的女子，打算先到玄冰谷，去見鄧八姑，自己先用法術，將他半死之身，救還了原，然後和他強要那雪魂珠，送了俞德，原要駕遁光前去，師文恭因為左右無事，想看一看雪山風景，這才一同步行前往，剛剛走離小長白不遠，俞德恭恭敬敬，隨侍師文恭一路談說，輕雲等從峯上下來，並未覺察，原是師文恭，首先看見峯頭上半飛半走，下來一隻金眼大黑鵬，上面掩着兩個女子，心知不是常人，便喚俞德觀看，俞德偏身回頭一看，鵬後面還跟着一位女子護送，正是在成都遇見過幾次的周輕雲，知是這幾個女子，又是來尋青螺的海氣無疑，不由心中大怒，當下喚住師文恭勸道，這便是峨眉門下餘孽。師叔休要放他們逃走，師文恭雖是異派，頗講信義，以為既和人交訂下比試日期，何必怕他，這時，這幾個女子，還帶有多大本領，勝之不武，祇要對方不招惹，就不犯，為動手正和俞德一問一答之際，忽見鵬背上女子，雙雙跳了下來，脚才着地，最年輕的一個，手一揚，便有一道紫色長虹飛來，師文恭認得那道劍光來歷，大吃一驚，

知道來不及迎退，喊聲不好，將俞德一拉，同駕遁光，縱出去百十丈遠近，因救俞德，老些需舡，頭上被紫光掃着，戴的那一頂東髮金冠，連頭髮都被削下一片來，又驚又怒，那紫光更不饒人，又隨後飛來，師文恭知道利害，不敢怠慢，先從懷中取出三個鋼鋼，往紫光中打去，才一出手，便化成紅黃藍三團光華，與紫光鬥成一齊，同時輕雲若蘭的飛劍，也飛將起來助戰，若蘭更從百忙中，將十三粒雷火金丸，放出十三團紅火，如雷轟電掣般飛來，師俞二人，措手不及，早着了一下金丸，將鬚髮衣服燒燃。師文恭心中大怒，一面招訣避火，忙喊俞德後退，待我用法寶，取這三個賤婢的狗命，俞德見勢不佳，聞言收了飛劍，借遁光退逃出去，師文恭早從身上取出一個黃口袋，口中念念有詞，往外一抖，等他煉就的黑煞魂砂，放將出來，立刻陰雲四起，慘靜沉沉，飛劍墮芒，雷火無功，一團十餘畝方圓的黑氣，風馳雲湧般，朝若蘭等三人的當頭罩了，輕雲知道利害，忙收飛劍，喊二位留神妖法利害，說罷首先縱起空中，英瓊紫郢劍，雖不怕邪污，怎耐求勝心切，不及收劍，若蘭也寫了一些，剛要收劍飛起，猛覺眼前一黑，一陣暈眼花，立刻暈倒，不省人事，師文恭正要上前拿人，忽覺空中響聲嬌叱，兩條長虹一般，早飛下一道五彩金光，照在落魂砂上面，黑氣先散了一半，同時又飛下一幢五彩彩雲，飛入黑氣之中，電閃星馳般，滾來滾去，那兩尊，立刻陰雲四散，黑霧全消，把師文恭多少年辛苦煉就的至寶，掃了個乾淨，化成狼烟飛散，師文恭俞德，定睛往前面一看，空中飛下來幾個少年男女，一個手中拿着一面鏡子，鏡上面發出百十丈五色金光，一轉眼間，那幢彩雲，忽然不見，也現出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女，這幾個，才一落地，先是一個幼童，放出紅紫兩道劍光，跟着有一男四女，也將劍光飛起，內中一個女子，還放出一團紅光，同時朝師文恭俞德二人飛來，俞德認出來，有成都遇見的齊靈雲姊弟女神童朱文，還有萬妙仙姑門下的苦孩兒司徒平，不知怎的一會和敵人成了一黨，其餘一個女子不認得，師文恭見敵人，才一照面，便破了他的落魂砂，又忿恨，又痛惜，咬牙切齒，把心一橫，正要披頭散髮，運用地水火風，與來人拚命，誰知敵人多勢衆，竟來

容他有緩手功夫，法寶飛劍，如暴雨點般飛來，俞德嘗過利害，見勢不佳，二次借遁，避了開去，師文恭認得朱文所拿寶鏡，與寒孽所放出來那團紅光，俱非自己的法寶所能抵敵，在這間不容髮之際，行法已來不及，祇得一面將三粒飛丸放起，護着身體，往空遁走，準備先逃回去，等到端陽，再用九幽轉輪大藏法術，擒敵人報仇，身子飛起地面，紫玲見衆人法寶飛劍，紛紛飛出，早妨敵人抵敵不住，同便逃走。將身起在空中等候，果然敵人思逃，更不怠慢，取了兩根寶相夫人遺傳的白眉飛針，放將出去。這針乃寶相夫人白眉所練，共三千六百五十九針，非常靈應，專刺人的要穴，見血攻心，利害無比，不遇拚命仇敵，從不輕放，寶相夫人在日，一共才用了一次，紫玲因母親遺愛，平日遵照密傳咒，加緊祭煉，不消數年，已練得必應手，今日見師文恭頭上，隱隱冒着妖光，一身邪氣籠罩，知道此人妖術，決不止此，如被他逃走，必爲異日隱患，又見他遁光迅速，難於追赶，這才取了兩根白眉針打去，出手便是兩道極細紅絲，先焰閃閃，直往師文恭身上要穴飛去，師文恭知道不好，正要催遁光快逃時，偏偏那隻金眼黑鷄，先前見主人中了敵人落魂砂倒地，早想代主報仇，將身盤旋空中，遇機便行下擊，忽見敵人想逃，那裡容得，兩翼一束，飛星墜石般，追上前去，師文恭白眉針，還差避過，神鷄飛來防得了下頭，防不了上頭，一個驚慌失措，將身往下一沉，雖然躲過頭部，左臂已被神鷄鋼爪抓住，暗罵黑毛畜生，也來欺我，正待連右手，用獨掌湖山之法，回身將神鷄劈死，耳旁忽聽呼呼風響，右臂上一陣奇痛澈骨，回頭一看，不從何處又飛來一隻獨角神鷄，將右臂抓住就幸這轉瞬之間，被敵人白眉針，打了個正着，立刻覺着胸前一麻。耳旁又聽敵人那說。要擒活的，知道再不忍痛逃走，被這兩隻怪鳥擒去，身死還要受辱，當下奮起全身神力，咬緊牙根，運用真氣，將兩臂一抖，咯崩兩聲，兩手臂同時齊腕折斷師文恭原是裝作落地，再借土遁走，正赶上俞德伏在隱處，見師文恭情

【24】勢危急，自己又無法去救，正在着急忽見師文恭，從空落下，兩隻手臂已斷，恐嚇敵人之手，不敢怠慢，冒着萬險，借道光衝上前去，連腕隻斷手一抱，抱正着，駕起金光，斜刺裡飛逃回去，靈雲等早見俞德逃走，幸神智注師文恭一人，一見師文恭中了兩白眉針，又見神鵬神鷲，雙雙飛

來擒住，更以爲師文恭在逃，忽見師文恭，白斷兩手，身軀墮落下來，因兩下相隔甚遠，正待上前，將他擒住，却被俞德，從潛伏處，衝將上去，將師文恭抱住逃走，衆人還要分人跟踪追趕，紫玲道：妖人已中了我白眉飛針，兩手交廢，不消多時，那針便順穴道血流，直攻心房，雖然被同黨救走，也准死無疑，我看那妖道，滿身邪氣籠罩，本領定非尋常，適才如非我們人多勢衆，使他措手不及，勝負正難逆料，申李兩姊妹，中玲甚重，青螺虛實，尚未聽鄧八姑說完，竊寇勿用，由他去罷，靈雲本欲尋重，首先替師，問起吳文琪，知已由他護送于楊二道童，和章氏兄妹，到玄冰谷去了，一看紫玲若蘭，面容灰敗，渾身寒戰不止，由靈雲先給二人口中塞了兩粒丹藥，先保二人性命，到了玄冰谷再說。這時那神鵬和神鷲，一遞聲叫喚，飛將下來，靈雲早聽輕雲說起神鷲壓，這時一見，果然非常威武活靈，這次因申李二人連受重傷，不敢大意，由紫玲妹妹，護着若蘭，同騎神鷲，靈雲輕雲，護着英瓊，同騎神鵬，朱文持寶鏡在前，金蟬司徒平，二人斷後，緩緩低飛，同往玄冰谷而去，到了谷底，吳文琪也剛領了章氏兄妹，和于楊二道童，用紫玲的梯雲尺運到，大家捧杯，瓊若蘭，同進谷間，見了鄧八姑，略談前事，八姑聞言，又看了看紫玲若蘭的中毒狀態，大驚失色道：這申李道童中的乃是黑煞落魂砂，祇青海藏靈子，有此法寶，藏靈子雖邪教，爲人正直，決不與毒龍尊者一黨，放砂的人，乃是他徒弟，此人利害非常，昨晚我神遊青螺，見魔宮外面，有師文，設下的妖陣，虧是元神出遊，我又處處見機，沒有陷身陣內，不料他還練了這落魂砂，聽諸位道友，說他來路，分明又是來尋我的晦氣，若非諸位道友，無心中與他相遇，我還不知能否應付呢，他這黑煞落魂砂，與妖僧雅各達的

魔火，同是一般利害，若非李申兩位道友，根行深厚，遇一己不可救，何況其二，目前仗仙丹護體，不逾苟延性命，不致像別人，一經中上便即魂散魄消，幸遇施舍能了，大家聞言，非常着急，便問可有解救之方，鄧八姑道，他二位中毒之深，甚難解救，除非尋得三樣至寶靈藥，一是千年肉芝的生血，二是異類道友，用完煉就的金丹，三是驅仙潭的烏風草，先用金丹在週身貼體流轉，提清其毒，內服烏風草，祛除邪氣，再用芝仙生血，補益元神，尚須修養多日，才能復元，適才聽說二位中了魔火，仍能醒轉對敵，不過仙丹妙藥，腹中餘毒未淨，又中了這極利害的落魂砂，所以三者缺一不可，這三樣至寶靈藥，求一尚甚難，何況同時全都得到，那有如此湊巧的事，言談未了，金蟬跳起身來說道，你說的我們有了兩樣了，八姑聞言，驚喜問故，朱文便把申若蘭，是桂花山福仙潭，紅花姥姥的弟子，藏有一瓶烏風酒，比烏風草還要有力，金蟬在九華得了一個肉芝，比時因他數千年道行，不肯傷害，積來從九華，移植巔崖等語，說了一遍，八姑道，人間至寶，都歸峨眉，足見正教昌明，為期不遠，不過他二位已不能御劍飛行，尤其不能再受罡風，峨眉相隔數千里，還有異類元氣煉成的金丹，從無尋覓。再有二寶，也是狂然，寒萼聽到這裡，忍不住看了紫玲兩點，紫玲也不理他，逕向某人說道，愚姐妹來時，餐霞大師，曾傳諭命愚姐妹李申姐兩位眼前之厄，適才因聽三樣至寶，不能缺一，非愚姐妹能力所及，如今聽說仙草肉芝，俱在峨眉，足見李申兩位妹子，仙緣未絕。愚姐姐有一彌塵幡，能帶入頓刺飛行千里，翻身有彩雲籠罩，不畏罡風，金丹更是現成，事不宜遲，此刻動身，尚可起回同破青螺，不過聽說凝碧崖有仙符封鎖，極難下去，最好請一位同行才好，衆人聞言大喜，靈雲因金蟬與肉芝有恩，取血較易，便命金蟬隨行，八姑忽問紫玲道，適才聽說師文恭，中了道友的白眉針，如今又聽道友說，用彌塵幡送李申二位回轉峨眉這兩樣俱是當初寶相夫人的至寶，初見匆忙未及詳談

，不知道友與寶相夫人是何淵源，可能見告麼，紫玲躬身答道，寶相夫人，正是先母，紫玲年幼，對於先父母當時的交遊，所知無多，不知仙姑與先母，在何時釘交，請明示出來，免亂尊卑之序，八姑見紫玲姐妹果是寶相夫人之女，好生驚異，知道紫玲姐妹，定得了寶相的夫人的金丹，故此對救李申二人，取一手包攬，又見紫玲謙恭有福，益發高興，便答道，我與令堂僅祇見過幾次，未學後輩，並未齊我雁齒，當時承他不棄，多所獎掖指，導算起他我與道友仍是平輩道，休得太謙，此中經過，一言難盡，二位道友既是夫人愛女，以後借助甚多，現在李申二位，情勢危急，請三位道友護運先行，明日峨眉來，破了青螺，再行暢敘罷，紫玲聞言，口稱遵命，因司徒平道力較淺，背人囑咐了神鷲幾句，教他加意護持，然後與寒夢，分抱着英瓊若蘭，請金蟬站好，幌動彌塵旛，喊一聲起，立刻化成一幢五色彩雲，從谷底電閃星馳般升起，眨眨眼，飛入雲中不見，衆人大爲嘆服，輕雲文琪，又將紫玲姐妹，與司徒平這段姻緣經過，一一說知，鄧八姑道，寶相夫人得道三千年，神通廣大，變化無方，異類散仙中第一流人物，秦家姐妹，秉承家學，第又得許多法寶，現在歸入貴派，爲門下生色不少，李申二位道友，得寶相夫人，金丹解救，不消多日，便能待元了，靈雲又問八姑，昨晚探青螺結果，八姑道，昨晚我去青螺，見魔宮外面，陰雲密布，邪神四集，我從生門入內，因是元神，不易被人覺察，到了裡面，才知八魔還約了十幾集個妖僧妖道相助其中最利害的，便是那師文恭，我在暗中聽俞德與八魔談話，這次不但毒龍尊者，在暗中主持，還約請有西方五鬼天王尙和陽，萬妙仙姑許飛娘和赤身教主鳩盤婆三人俱都是管派中的有名人物，他們準備端陽日，將谷口魔陣放開一部，由死門領拜山赴會的人進去，敵人入谷以後，再將谷口封鎖，敵人便插翅難飛，他們原是誤疑貴派同寮的能人甚多，所以才如此大舉，先祇是八魔等八人，出面見事行事，如來人並無能手，毒龍尊者，連所請的人，並不出面。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他們將拜山的人，擒到以後，內中如無峨嵋門下，不過僅僅處死洩忿如有貴派的人在內，就取眨派中人的元陽陰魂，練一種魔幡，爲將來與貴派對敵張本，原本毒龍尊者請師文恭，也是備而不用，僅防萬一，不知怎的，師文恭會小題大做，擺下這利害魔陣，幸有天網恢恢，這厮着奏紫玲道友白眉針所傷，那針專刺要穴，順血攻心，必難倖免，他如死去，魔陣易人主持，就差多了，我探了一些實情，正要出來，迎頭遇見師文恭，這厮眼力好不利害，虧我見機，連忙飛身逃出，差一點便着他看破，適方才知己他得了藏靈子的黑煞落魄砂，元神比不得人身，要被他發覺洒上，更不似申李二位道友，能够施救，從此便將道行喪盡，墜入九幽，萬劫不復，現在想起來，還覺不寒而慄出了魔宮，便到附近山谷巖洞中，去尋那拜山的趙道友踪跡，到處尋找無着，後來經過一座孤峯，子午方位，正對青螺魔宮，峰頂被一片雲霧遮蓋，要是別人，便被瞞過，偏偏從先我見過這種紅教中天魔解體的利害法術要在平日，無論多大本領，也看不出來，偏偏昨晚是個七煞會臨之日，該那行法之人，親去鎮壓祭煉，須撤去子午正位的封鎖，我知此法，須害一個有根基道行之人的生命，因尋趙道友不見，恐他一人先到，獨自探山，中了敵人暗算，想飛到峯頂去，看個仔細，但是我又無此本領，祇得等那行法之人，祭煉完了出來，跟在他的身後到了那人所在，再探聽峰頂做人傀儡的是誰

第三回 入古刹五劍客巧結番僧 煮雪鷄乘仙娃同嘗異味

【27】我在峰旁，等得正有點不耐煩，忽見前向峰脚雪凹中，有幾絲青光閃動。這種用劍氣煉化成飛絲的人並不多，看那青光，來路很熟，我追過去一看，果然是熟人，還是我的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終南山喝泉崖白水真人劉泉，也不知他爲了何事，滿面怒容，指揮他的飛劍，上下左右，亂飛亂舞，口中千賊巧，萬賊巧的，罵個不住，我見他身旁並無別人，獨個兒自言自語，好生奇怪，我

【28】便現身出來，將他喚住，問他爲何這等模樣，他看出我的元神才收了劍光，氣忿忿的和我相見，他說他自那年受蛾媚毒教毒入點化後，一入屏絕世塵，隱居終南修道，多年沒有出山一步，兩月前因他們弟子韋街，到西廬探訪，路過青螺，遇見八魔中的忤人師邱令，憑空欺侮，奪了他已

到手的一枝成形靈芝，差點還將飛劍失去，逃回終南，求師父給他報仇，劉道友一聞此言，趕往青螺，來尋八魔算賬，到了打箭爐，落下身來，想尋兩個多年未見的好朋友作帮手，一個便是我，那一個是空了和尚，及至一去訪問，空了和尚，業已圓寂。我又不知去向。正要駕劍，獨飛青螺，忽然看見山脚下，有一顆垂死的老乞丐臥臥，劉道友動了惻隱之心，一多事給他吃了幾粒丹藥，吃下去，不但沒有病治好，反倒腿一伸死去，正覺有甚奇怪，從遠處跳來一個中年花叢子捧着一盞酒，同出膜袋，走到老丐跟前，見劉道友，將老丐丹藥治死，立刻抓住劉道友，不依不饒，說那老丐，是他的哥哥，適才尋犯了酒癮，並沒有病，劉道友不該用藥將他治死，非給他抵命不可，劉道友這多年潛修，已然變化了氣質，他並未看出那中年花子，是個成心戲弄他的異，覺那化子哭鬧可憐，反和他講情理，說自己的丹藥，能起死回生，老丐絕不能死，於是老丐中的酒毒太深，丹藥吃少了，所以暫時暈絕，祇須再給他吃幾粒丹藥，不但醒轉永遠去了酒毒，那花子裝作半信半疑的神氣，說他弟兄二人，本是青螺廟內住持，被八魔趕將出來，廟蓋了魔宮，在外流落多年，弟兄相依爲命，如果劉道友再給他弟兄長吃，能活轉更好，不能活，也不要抵命了，祇求設法，將他送回青螺故土，於願便足，劉道友受了他哄騙，又因青螺從未去過，難得他是土著，情形熟悉，正好和他打聽，本是同路，攜帶也非難事，便答應了他，誰知未後這兩粒丹藥，塞進老丐口中，不過頓飯時光，人不但沒活轉，反化成了一灘膿血，那花子益發大哭跳起來，劉道友無法，祇得准備將他帶了同行，他便問劉道友，如何帶法。劉道友說飛劍法術，二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者均可，他裝作不信劉道友又是騙他，想用障眼法兒脫身，免得給他哥哥抵命，直用話擠兌，直騙得劉道友起了重誓才能，劉道友還憐他寒苦，給了他幾兩銀子，命他去換了衣服同行，他說不要，怕劉道友借此逃跑，劉道友氣不過，命他站好，想要捉他那御劍飛行，誰知竟飛不起來，連自己的法術，也不靈了，劉道友一見不好，似這樣如何能到青螺，與人敵對，又想不出法術飛劍何以會不靈起來，當時又驚又急，本想轉回終南，再作計較，偏那花子不依，說劉道友答應了他無論如何，也得將他送回，劉道友不肯失信，又因自己起過重誓，並且法術已失，業如常人，萬一花子真個和他拚命，經官動府，出去豈非落個話柄，萬般無奈，祇得同他步行動身，偏那花子性情非常乖張，又好飲酒，一天竟走不上二百里地，不知洵了多少閒氣，才到了川邊，快離青螺不遠，劉道友忽然想起那花子，既說死的老丐是他親哥哥，爲何走時，眼見他哥哥尸首，化了一灘膿血，他祇一味歪纏，要自己帶他走，並不去掩埋，越想越覺不合情理，問他是何緣故，那花子才說出，那老丐不但不是他兄長，動根本並無其人，是他成心用障眼法兒，來訛劉道友，送他往青螺的，劉道友一聽此言，想起他一路上種種可惡，到了地頭，他還敢實話實說，並不隱瞞，七這種成心戲弄人，如何再能忍受，伸手便去抓他，那花子雖然長相不濟，身手却非常滑溜，劉道友一把未抓着他，反吃他連打帶跌，吃了不少虧苦，那花子一面動手，一面還說，不但老丐是假的，劉道友飛劍法術，也是被他障眼法障住，並未失去，可惜他那種法術，祇能用一次，過了四十九天再用，就不靈了，一句話把劉道友提醒，一面生着氣和他打，一面暗算日期，恰好從動身起算到本日，正是四十九天，也不管那花子所言真假，且將飛劍放開試試，結果劍光出手飛起那花子一見劉道友劍光，直埋怨他不該自己將真話說出，撥轉身影抱住頭，往前飛跑，劉道友那裡肯容，指揮劍光，緊緊追趕，那花子竟跑得又快，一幌眼後沒了影子，劉道友無法，正待停步

【29】

【30】那花子又鬼頭鬼腦，在前面出現，等劉道友，追過去，似這樣數次，直追到我二人相遇之處，劉道友恐他逃走，見他出現，裝作不知，暗誦真言，用法將花子現身的週圍封鎖，再用劍光，一步步走過去，剛剛行完了法，飛劍未放出，忽然臉上被丫打了一個大嘴巴，打得劉道人頭暈眼花，耳聽一個人在暗中說道，你快撤去法術，讓我出去罷，不然你在明處，我在暗處，我抽空便將你打死，劉道友聽出是那花子聲音，却不見人，越發氣惱，知道他被法術圍困，便將劍光

飛起，上下左右亂飛亂刺，他以為封鎖的地方不大，不難將花子刺死，刺了一陣，不見動靜，正疑又上那花子的當，被我元神上去止住，談起前事，我剛定那花子，定是位隱跡風塵的前輩異人，憑劉道友的飛劍法術，豈是破一個障眼法兒，便能勝住，失去效用的，不過此人與劉道友，素無仇恨何以要這般戲弄，此中必含有深意，再三勸劉道友，不可造次，劉道友也明自過來，想起來時，花子曾說憑劉道友的本領，僅够給他當了半徒弟還跟他討飯多年，才能出世現眼等語，

再仔細尋思他一路上，半瘋不瘋的言行舉動，也覺此人，有些來歷，稍平了一些怒氣，問我爲何叫作神，我將將同他分手這多年的情況，以及今晚探青螺，同那趙道友踪跡之事說起，他猛想起昨日同那花子走過昭遠寺門口，那花子說，有個姓趙的，住在這廟內，前面有人打聽他，你便對他說，莫要忘了，當時因爲那花子，說話顛顛倒倒，沒有在意，聽我一問，知道事出有因，便對我說了，

昭遠寺，離青螺祇有數十里，比我們這裡去，要進得多。我便邀劉道友，同去打聽，如果不是，再來跟蹤在前面峰頂煉妖法的人，也來得及，劉道友見我與他同仇敵氣，又聽說我們這邊有不少被峨眉門下高明之士，益發高興。我二人同赴到昭遠寺，暗中探看，寺中二方丈踏音沙布，更和幾位道友談笑，內中果然有趙道友還有我從先遇見過的長沙谷王府的鐵箠道人，知道他們都是到青螺赴會來的，祇不知諸位正教中道友，如何會與青螺下院替八魔做耳目的番

叢山飛俠傳

第七

集

【31】

僧相熟，恐怕其中另有別情，不敢造次便問劉道友，設法將諸位道友引出來，問個明白恰好引出來的，是鐵箴道人，到了無人之處，我現身出來，對他說了實情，問他同諸位道友，既與青螺爲敵，如何反與八魔耳目爲友。莫要中了別人隱中之計，鐵箴道友說，他和諸位道友八日前才從青螺山，往青螺山，路上被一位前輩道友，停住劍光，喚了下來，命他們先到昭遠寺落腳，自有妙用，還囑咐了一番話，諸位道友，自然遵命，一到昭遠寺，先和大方丈焚香加音二，二方丈略音沙布，動起手來，打至中途，兩個番僧，忽然請諸位道友停手，問起來意，二番僧說他們，雖做八魔耳目，並非得已，能二人已準備趁端請諸位道友，與八魔鬥法之便，練天魔解體大法，和八魔孤注一擲，決一死活存亡，以便奪回魔宮，祇要諸位道友不和他二人爲仇，端陽那天，他一人還能相助一臂之力，由此因打成了相識，諸位道友，雖然覺他二人之言，不甚可靠，未便示怯，變敵爲友。住了下來，連日並未見他們有什麼舉動，款待也極殷勤，祇大方丈焚香加音二，每隔三日，必出門一次，說是去練那天魔解體大法，鐵箴道，疑他二人有詐，曾跟他身後去看過一次，那番僧一到我去過的那個峯頭，便沒入雲霧之中，鐵箴道友，看出他果是言行相符，雖放一點心，到底還是時刻留神，觀察他們動靜，以備萬一，他說中途喚諸位道友，到昭遠寺落腳的前輩道友，正是數十年前，名震天下，論怪叫化窮神凌渾。再問形狀，竟和劉道友所遇花子，一般無二，一算時日，那日花子，正在一個小坡下睡覺，定是用神遊之法，分身前去，囑咐諸位道友，劉道友聞言，才明白凌真人是想渡他入門，被自己當面錯過，好不後悔，我二人別了鐵箴道友，復回原處，路上遇見一陣黃塵，知有紅教中番僧走過，趕到峯前一看，什麼跡像都沒有，峰頭霧沉沉的，知道行法之人已去，妖法封鎖利害，未便輕易涉險。劉道友因凌真人，既將他引到青螺，必有用意，與我訂了契約，准紫黑祭法真人音旨，報門人之仇，加入衆位同破青螺，此時却跪在

真人隱身之處苦求，想用至誠感動凌真人出現，別了劉道友回來，便發生李中兩位道友遭難之時，我見諸位道友，個個義賦非常之厚，深得峨眉真傳，又加上蔡家姊妹相助，蔡真真得凌真人幫助，破青螺，掃蕩羣魔，無疑的了，正說之間，吳文琪笑道，我自知本領不濟，始終守護着這幾個孩子，沒有跟隨諸位姊妹，前去涉險，適才蔡家姊妹走時，大家都忙着解救李中二位妹子，也忘了將這四個孩子帶去，終日便是端陽，豈不又是累贅。一句話把靈雲提醒，也愁章氏姊妹，和余楊二道童，無法安插，偏這四人都非常乖巧，自從與衆人見面，分別行了大禮之後，早侍立在旁，留神細聽，此時一談到他們，不約而同，四人分作兩雙，走上前來，朝衆人跪下叩頭不止，這時靈雲，才細看他們，見四人俱非常姿質，一個靈秀，頗爲心喜，祇是在座諸人，除鄧八姑自身歷劫未完，談不到收徒外，餘人俱是峨眉新進後輩，不奉師命，那敢收徒，想了一想，便問四人將作何打算，如是思家，須等破了青螺，才能分別送他們回去，先是余楊二道童，搶先說道，弟子等二人，一個是幼遭孤露，父母雙亡，一個是父母死後家道貧寒，被惡舅拐賣，與人爲奴，第受苦二年，又被妖道，拐上山去，俱是無家可歸，雖然年幼無知，自在妖道洞中，住了兩年，每日心驚胆戰，如坐針氈，幸遇諸位仙長搭救，情願等破了青螺之後，跟隨諸位仙長回山，作兩名道童，生生世世，不忘大恩，說罷，叩頭不止，余楊二人說完，章氏姊妹，也力說不願回家，情願出家，求諸位大仙，收歸門下，靈雲再三叫他們四人起來，用婉言勸告，說出家受苦，仍是等事完送他四人回去，有家的歸家，無家的由自己給他們想法，安置生理，各按本能，謀上進之路爲是，四人那裡肯聽，祇跪在地下哭求，頭都叩得皮破血流，雲朱文二人，首先看不下去，同勸靈雲道，大姊姊得掌教祖信任，於小寮門人中，總算序齒最尊得道最早，這四人資質不差，就使冒昧收下，不見就遭教祖責罰怪罪，何況祇帶回去等教祖或妙一夫人回山時，卽請安置，以定

去留，那時不允，仍可送他回去並不一定，就算自己不奉師父之命，隨便收徒，別人不敢擔承還可，你還有何顧慮，靈雲笑道，你二人說得好，本門自長眉真人開創，門下甚少敗類者，就爲收徒不濫之故，如今未奉師命，一旦收下四人，我等道行尚淺，那能觀測未來，豈可冒昧從事，雖說祇帶回峨眉安置，並不算收歸門下，你要知凝碧崖乃洞天福地，豈容凡夫俗子妄入，這時他四人，尙不肯回去，異日如何便肯，教祖雖是我生父，因我一向兢兢業業，未犯大過，才免重責，一旦要犯了教規，罰必更嚴，此事實在不教妄作主張，至少也須奉有一位前輩師叔伯之命才能帶他們同返峨眉，他們原是秦家姐妹所救，且候他二位回來，再想安置吧，輕雲道，秦家兩位姐妹，雖說道密高強，但是初入本門，還未見過師父，豈不凡事俱聽姐姐吩咐，姐姐不能作主，也是枉然，靈雲聞言，再回顧四個孩子，已哭得和淚人一般，鄧八姑幫着勸解。說這四個孩子，如此向道心誠，他如無緣，豈能遇見諸位，就使道友冒昧收下，到返峨眉，教祖與人爲善。見他們質地不差，絕無怪罪之理，靈雲看了八姑一眼，口中還是不允，這時章氏姐弟，與余楊二道童，已知靈雲是衆人中領袖，大家苦勸，都不生效，便絕了望，章南姑突然站起來，走向輕雲司徒平文琪三人面前，跪下哭道：「弟子姐弟二人，本虎口餘生，自拚必死，偏生遇見五位大仙，救了性命，兩位秦大仙，尙未回來，請三位大仙，代弟子等，轉謝救命之恩並求諸位大仙，把舍弟虎兒收下，作一名服侍道童，以免他回去，受庶母虐待，弟子感恩不盡，一路哭訴方完，」猛的站起身來，朝旁邊巖石上，一頭撞了去，虎兒本隨姐姐，哭了個頭眩聲嘶，一見姐姐要尋死，從地下抓起來，跌跌踉踉，哭着往前飛跑，想去援救，還未到南姑跟前，在地上滑跌了一交，跌出去有好幾尺遠近，臉鼻在地上擦了個皮破血流，再扒也扒不起來，一陣急痛攻心，暈死過去，有這許多有本領的人在座，那容章南姑尋死，他撞的地方，雖然朱文正近，一把早將他撈

住，南姑回身望見兄弟虎兒，這般景象，益發號毫大哭，朱文便拉着南姑的手，走過去時，虎兒也已被靈雲就近抱起，取出丹藥，與他敷治，急見八姑身一幌，飛下石台，回身一望，原來是于建楊成志二人，自絕望又見南姑死慘狀，勾動傷心，趁衆人忙亂之際，悄不聲站起身來，也想往山石上撞去，八姑坐在石台上面，早已看出，忙忙於救視章氏兄妹，沒有注意于楊二人，正想分神救，元神剛剛飛起，猛見從凹外，伸進一隻長臂，正好將于楊二人攔着，接着一個花子，對着于楊二人罵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要學道出家，那裡不可，單要學女孩兒尋死，靈雲追隨父母多年，見多識廣，一見這個花子，非常臉熱，曾在東海見過一次，略一存思，便想處他正怪叫化窮神凌渾，不覺大吃一驚，輕雲文琪，更是不久在戴家場見過，又聽玉清大師，說起他的來歷，三人不約而同，喊餘人上前跪見道，凌帥伯駕到，弟子齊靈雲，率衆參拜，凌渾見了這些小輩，到不似對敵人那般滑稽，一面喚衆人起來，對靈雲道，我適才知道幾個魔崽子，要用水晶球，觀察你們過去同現在的動靜，好用妖法中傷，恐你們不知，日後受了暗算，特意前來護持，見這四個孩子，向道心堅，你又執意不允，累他們尋死覓活，我在上面見了，於心不忍，我知你并非矯情，自有你的難處，好在毒龍初用品球照影，須先看以前動靜，暫時還不能到此，特意抽空下來，與他四人說情，省你爲難，他四人質地，儘可入門，祇楊成志，還有許多魔牽，好在既由我出頭，以後如有錯誤，我自會到時點化，你可聽我的話，代齊道友，暫爲收下，此地他四人住居不宜，少時由我代你託人，先送他們，回轉凝碧廬，你等事完回去，不久齊道友，同峨眉諸道友，聚集峨眉，如果齊道友，責你等擅專，你可全推在我的身上便了，靈雲聞言，忙即跪下領命，又命四人上前，跪謝凌真人接引之德，乘機請凌渾助破青螺，凌渾道我隱居廣西白象峯，已有數十年，不履塵世，前年極樂真人李靜虛，路過白象峯，和我談起如今各

派正在收徒却轉大開勸你與白矮子棄嫌修好，趁這時機出世，助峨眉昌明正教，就便收兩個資質好的門人，承繼我的衣鉢，想當初我同白矮子，發生嫌隙，我沒有不是之處，看在我死去妹子凌雪鴻分上，他又極力讓長。趕入不上一百步，經極樂真人出頭一說和，也就罷了，極樂真人，從我那裡走後，偏偏不知死的魔崽子大魔厲吼，對白象峰採藥，乘我夫妻不在洞中，將我洞中植的一叢仙草偷走，我回來查明此事，因為這種么魔小醜，不值我去尋他，打算收了徒弟，命徒弟去尋他算賬，後來一打聽，這些魔崽子，自他師父神手比邱魏楓娘死後，又拜在毒龍尊者門下，無惡不作，我在衡山發山，尋中了一個未來的徒弟，這人名叫俞允中，是我妻子崔五姑新收門人，凌零鳳的丈夫，他先是想投奔白矮子，白矮子看他中不中意，不但不收，反用法嚇他回去，害得他受盡千辛萬苦，投師未投成，從山上跌滾下來，差點送了小命，我將丹藥，與他服下，送到山上，想逼白矮子收他時，白矮子業已見機，先行走避，我氣忿不過，白矮子不收俞允中，無非嫌他資質不夠。我偏收他為徒，將畢生本領傳授，讓他作點驚人的事。與白矮子看看，我想試試此人心意胆智，留話給白矮子的大徒弟岳文，等俞允中醒來，對他說，他如能到青螺魔窟內，將八魔厲吼的首級盜來，我便可收他為徒，果然他向道真誠，聽岳文傳完我的話，一絲也未想到艱難危險，立刻由岳文將他送到川邊，他獨自一人，誤投昭遠寺，被兩個與青螺為仇的妖僧擒住，想利用他燒那天魔解體之法，與魔崽子為難，將他放在青螺對面，正子午位的高峰上面行法，他無力抵敵，又想借此得六魔百級，誤信妖僧之言，一人在峯頂上打經，日受寒風之苦，我先時還想去救他，後來一想，他雖不通道法，服妖僧的火力避殺丹，又傳了他打坐之法，不到端陽正午，不會喪命，那天魔解體之法，也頗利害，稍一鎮攝不住心神，便會走火入魔，正可藉此魔煉他，紫一點根基，我祇暗中護持，靜看妖僧和魔崽子窩裡反，到了端陽正午以前，再打主意，我連去

看他多少次，他定力很強，一到子午，眼前現出許多地獄刀山，聲色貨利的幻象，他一絲也不爲所動，可見我眼力不差，甚爲痛快，昨今明三晚，是妖僧行法最要緊關頭，幻境尤爲可怕，還有真的魔鬼，從中擾亂，我怕他禁受不起，不比往日，祇須分出元神，便可照護，比我正和一個

牛鼻子歪纏，見妖僧飛來，我便隨他飛上峰頂，等候妖僧走後，我對他說了幾句話，又到魔窟去看了一遍，正赶上俞德，去請幾個大魔崽子來，一師文恭報仇，毒龍孽障，正用晶球照影，觀察敵人動靜，這回他原請得有赤身教主鳩盤婆，偏偏派來的弟子，又被綠袍老妖得罪回去，將來峨眉鬥劍，鳩盤婆必不助他，齊道友可以省事不少，說道這裡，衆人忽覺眼前微微亮了一亮，凌渾道：大魔崽子，果然賣弄來了，你們祇管開談，等我上去，跟他開個玩笑，說罷，一幌身形，連章南姑姐弟，余楊二道童，俱都踪跡不見，鄧八姑適才元神飛下，見了凌渾，也隨衆參拜，未及上前，請求度危，凌渾業已飛走，好生嘆息。當下轉託衆人，代他向凌渾懇求一二靈雲道，這位師

伯，道法通玄，深參造化，祇是性情特別，不如與他有緣，不求自肯渡化，與他無緣，求他枉然，且等凌師伯少時如肯再降，或者青螺相遇時，必代道友跪求便了。八姑連忙稱謝，等了半天凌渾仍未返回，那獨角神鷲，和神鵬佛妖，章和好友重逢一般，形影不離，靈雲因雪山中無甚生物可食，問起司徒平，和獨角神鷲在紫玲谷內，也是血食，便喚二鳥下來，命他去自覓食物，神鷲祇

搖搖頭，司徒平知他是遵紫玲吩咐，不肯離開自己，正想向塞萼說話，神鵬忽然長鳴了兩聲，沖霄飛起，神鷲也跟着飛了上去，不多一會，神鷲仍就飛下，立在雪凹外面，一塊高的山石上面，往四外觀看，神鵬去了有半個時辰，飛將回來，兩爪上抓着不少東西，衆人進去一看，一隻爪上抓着兩隻黃羊，一隻爪上却抓了十幾隻額非爾士峰的名產雪鷄，在座諸人，雖然均能辟穀，並不忘熟葷腥，輕雲首先高興，取了四隻雪鷄，喊了司徒平與朱文，商量弄熟來吃，靈雲笑道，你

們總愛淘氣，這冰雪凹中，既無鍋釜之類的傢具，又沒有柴火，難道還生吃不成麼。大家一想不然，一手提着兩隻雪鷄，祇顧呆想出神，八姑說道，這雪鷄是雪山中最好吃的東西，極爲肥美，早先我也偶然歡喜弄來吃，這東西有好幾種吃法，諸位如果歡喜，共自有法，弄熟了他，冰雪中還埋藏着有數十年前的寒碧松羅酒，可以助助雅興，祇可惜我不便親自動手，就煩兩位道友，將巖上的冰雪，剷些來，將這雪鷄包上，放在離我身前三尺以內的石上，少時便是四隻上好熟鷄，與諸位下酒了，朱文聞言，首先飛身上崖，去取冰雪，靈雲見神鵬還未飛走，便命他將羊鷄取去受用，神鵬便朝上長鳴兩聲，神鷄飛下，二鳥各取了一隻黃羊，三隻雪鷄，飛到崖上吃去了，朱文輕雲各捧了一堆冰雪下來，見雪雞還剩下十隻，已被司徒平去了腸臟，都把他用敲碎的冰雪沙子包好，八姑口中念念有詞，先運過旁邊一塊半片大石，請朱文用劍在石面上，掘開一個深槽，將包好的雪鷄，放在槽面，又取了些冰雪，蓋在上面，用一塊大石壓上，準備停當，八姑又指給衆人地方，請去一位，將埋藏的酒，取了出來，然後說一聲獻醜，祇見一片綠森森的火光，從八姑口中，朝那塊石頭包去，不一會功夫，石縫中熱氣騰騰，直往上冒，水却一絲也不溢出，衆人俱聞見了鷄的香味，朱文輕雲二人，口中喊妙不絕，靈雲笑問朱文道，你們有多少天不吃葷了，却這般餞法，也不怕旁人見笑，朱文秀眉一聳，正要答言，吳文琪道，人家部道友，在這冰山雪窖中，參修多年，一塵不染，何等清靜，被我們一來，擾了傷够，還不算，率性不客氣，鬧得一片腥臭，也不想怎樣過意得去，我偏真可算是惡賓了，朱文道，你和大師姊，俱是一般的道學先生，酸氣沖天，像我們這種行動自然，毫不作假多好，你沒聽鄧道友說，他從先也喜歡弄來吃過，煮鷄法子，還是他出的呢，你這一說，連主人一番盛意，都埋沒了靈雲道，你們怎的又拉扯上我則甚，你看那旁，鷄熟了，請去吃喝罷，朱文輕雲聞言，走過去揭開蓋石一看，一股清

香，直透鼻端，石槽中冰雪，已化成一槽開水，十隻肥鷄，連毛臥在裡面，提起鷄的雙足一抖，雪白的毛羽，作一窩脫下，露出白嫩鮮肥的鷄肉，除八姑久絕烟火，靈雲也不願多吃外，算一算人數，恰好七人，各分一隻，留下三隻，與紫玲姊妹和金蟬，各人用堅冰，釀成了幾隻冰瓢，盛

着那涼心脾的美酒，就着雞，吃喝起來，朱文，文琪，輕雲，司徒平，各人吃了一隻，靈雲祇在輕雲手中，撕了一點嘗了嘗，便即放下，大家吃喝談笑，到了半夜，一幢彩雲，從空飛下，紫

玲姊妹，同金蟬，由峨眉飛回，到了凝碧崖，金蟬先去，取了烏風酒，與李申二人服了，又由寒山萼用寶相夫人的金丹，與李申二人，週身滾轉，提濟內毒，再由金蟬去求芝仙，討了生血，與二

飛人服下，不到一個時辰，雙雙醒轉，依了李申二人，還要隨紫玲姊妹飛回，同破青螺，紫玲

俠見二人形神疲頓，尚須靜養，再三苦勸，李申二人，雖不願意，一則紫玲不肯帶他回來，神鵬佛傳奴，又未遣回，即便隨後趕來，也趕不上，祇率罷休，請紫玲回到八姑那裡，即速命神鵬飛回，

又請靈雲等，破了青螺，千萬囑諸位師兄師姐回去，以免他二人懸念寂寞，金蟬又見着芷仙，他

第每日有星袁陪伴用功，無事時，隨意閒遊，過了二天，也就慣了，靈雲聞言便向紫玲姐妹稱謝，仍恐李申二人，於心不死，決定破了青螺，再命神鵬回去，又恐神鵬見主人不來，私自飛回，

七、便喚了下來，囑咐一番，誰知神鵬，一見主人不來，又傳話叫他回去，那肯聽靈雲吩咐，靈雲囑

咐剛完神鵬祇把頭連搖長鳴了一聲，冲霄飛起，那隻獨角神鷄，也飛起來，追隨而去，靈雲知道神鵬奉白眉和尚之命，長護英瓊，相依爲命，既不肯留，惟有聽之，也就不再攔阻，一會功夫，神鷄飛回，向着紫玲，不住長鳴，紫玲聽出他得鳴意，便對靈雲道，那隻神鵬，真是靈異，他對神鷄說，英瓊妹子，尚有炎厄未滿，他奉白眉和尚之命，一步也不能遠離，請姐姐不要怪他，適才我在峨眉，也見英瓊妹子，煞氣直透華蓋，恐怕就要應在目前呢，靈雲等聞言，俱都頗爲耽心

叢山飛俠傳

怎耐難於分顧，祇得等到破了青螺之後，回去再作計較，朱文已將石槽中留與三人的雪鷄，連那寒碧松蘿酒，取出來與三人食用，金蟬寒萼，有贊味美不置，大家又談了一陣破青螺之事，各人在石上用起功來，第二日中午，八姑的友人，白水真人劉泉走來，由八姑引見衆人，行見禮之後，八姑問起劉泉，知道那晚在林中跪求，到第二日，雖跪得神疲力乏因爲想用志誠，感動凌真人，一絲也不懈怠，反越加虔敬起來，直跪求到三更將盡，凌真人忽然帶了四個少年男女出現一見便答應收劉泉爲徒，由凌真人用縮地符，命劉泉將四個少年男女，送往峨眉凝翠崖內交與李申諸人，又命劉泉，將人送到後，回來往玄冰谷，對靈雲等說，明日便是端陽，魔宮內雖有番僧等，佈下魔陣，自有凌渾去對付他，無須多慮，一交寅末卯初，先是趙心源，按江湖上規矩命單人持帖拜山，命金蟬借用紫玲的彌塵旛，隨劉泉去見心源，裝作心源持帖的遺童，緊守心源，同幾個劍術稍差之人，隨身護持，遇見危難即速用旛遁去，其餘如鐵簑道人，黃玄極等，也都各有分派，使心源先行，隨後動身，交手時五鬼天王尙和陽，如果先敗，必乘衆人不備，步玄冰谷奪鄧八姑的雪魂珠，此珠關係邪正兩派盛衰興亡，除司徒平不能與萬妙仙姑許飛娘對面，必須在谷中暫避外，靈雲，朱文，輕雲，文琪，紫玲姊妹，六人中，至少留下一人，助鄧八姑，守護雪魂珠，不可遠離，餘人可在卯末辰初動身，往青螺助戰，那時魔陣，已被凌渾所破，毒龍尊者，與許飛娘，連同幾個利害番僧，同時出面。衆人不可輕敵，如見不能取勝，祇可用朱文的寶鏡連同各人用的法寶，護着身體，支持到了午正將近，但聽凌渾一聲吩咐，那時番僧梵拿加音二的天魔解體的大法，必然變成發動。地水火風，一湧齊來，衆人祇須見凌渾一次出現，即速由紫玲，取過金蟬用的彌塵旛，遁回玄冰谷，助八姑趕走尙和陽，毒螺後事，由凌渾，俞允中，劉泉，三人主持辦理，峨眉還有事發生，靈雲等事完之後，可帶了衆人，速返凝碧崖，便知分曉等語，靈雲聞言

，便命金蟬，向紫玲借了彌塵旛，傳了法，隨劉泉到昭遠寺，去見心源，遵凌渾之命行事不提，靈雲等劉泉命蟬二人走後，便請那位妹子，願伴八姑留守，衆人都願赴青螺。一決勝負，你看我，我看你，不發一言，紫玲見衆人不發祇得說自己願陪八姑留守，靈雲道：「若聽凌師伯吩咐，明日最後保護衆位大家出危，全仗姊姊的彌塵旛，如何不去，紫玲未及答言，吳文琪早忍不住笑道：「秦家兩姊妹，照凌師伯所說，是必須前去的，文妹須用寶鏡，和羣魔支持，司徒道友，根本不能前去，大師姊又是三揮統帥，就剩我和輕雲妹子，我又比輕雲妹子差得多，我一路來，俱是幹的輕鬆事兒，從未與敵人照面，索性我偷懶到底，將我留下看家吧。」

第四回 銀光照眼奇寶騰輝 黑霧遮天妖僧授首

俠 靈雲笑道：「你休要看輕了這留守是輕鬆的事兒，那五鬼天王尙和陽，是各魔教中數一數二的人物非同小可，八姑的雪魂珠，關係更異常重大，琪妹所負的責任，且比我們大得多呢。大家推定以琪留守之後，八姑又把至已脫劫之事，重託靈雲輕雲，說那能用法寶丹藥救他之人，正是怪叫化窮神凌渾，務必請大家，到了廣宮之中，留神那至寶靈丹，並求凌真人，度厄歸真等語，靈雲及衆人同聲應允，八姑甚爲高興，靈雲便問：「倘如明日五鬼天王尙和陽，前來奪取雪魂珠，文琪，司徒平，未必能够逃敵，八姑有何妙法抵禦，八姑道：「我此時身同朽木，祇能運用元神，若論迎敵尙和陽，這種魔教中利害人物，本非易事，不過退敵避讓，謹守一兩日時辰，等諸位援兵，還辦得到，再若不濟，我暗中將雪魂珠，交與吳道友，避開一旁，即使自身遭劫，暫不能將多年辛苦，冒着九死一生得來的至寶，讓仇敵得去，少時我和吳道友，自有打算，請放寬心便了，靈雲知八姑也非弱者，凌渾又有所知，既然命劉泉來吩咐，決無妨碍，大家談到了晚間，八姑請衆人，依他指定方位站好，祇留吳文琪一人各運劍光鎗玄水谷封住，以防萬一，由他先行了一陣法

然後元神退出軀殼，下了石台中念念有詞，他坐的那一個石台，忽然自行移向旁邊，文琪近前一看，下面原來是個深穴。黑洞洞的隱隱看見五色光華，和金光一般閃爍，八姑先口誦真言，撒了封鎖，止住洞中五色光華，請文琪開了朱文的寶鏡，在手裏晃着，照入洞，被寶鏡光華一照，才看出下面竟是一所洞府，金庭玉柱，銀宇瑤階，和仙宮一般，祇覺奇冷非常，連文琪修道多年的，都覺難以支持，八姑移開室中白玉靈床，現出一個石穴，裡面有一個玉匣，雪魂珠便藏在裡面，八姑請文琪掀起寶鏡，洞府仍舊黑如漆，八姑口誦真言，喊一聲開，便有一道銀光，從匣內衝起，照得滿洞通明，八姑從匣內，拿出那粒雪魂珠，原來是一個長圓形，大才經寸的珠，晶光四射，耀目難睜，不可逼視，八姑道，這便是我費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得來的萬年至寶，雪魂珠凡人一見，受不住這強烈光華，立刻變成瞎子，我因得珠之後，未及洗煉，使珠子光芒，不用時能夠收斂，便走火入魔，壞了身體，這珠晶光，上燭霄漢，定要勾引邪魔，前來奪取，幸而預先備有溫玉匣子，將他收貯，又用法術，封鎖洞府，自己甘受雪山刺骨寒飈，在洞頂石台，守護至今，才未被人奪去，此珠祇和西方野佛雅各達門法，用過一次，若非此珠，我早已被魔火，化成飛灰了，五鬼天王向和陽，更比那妖僧利害，又恐旁人尋察，才請諸位道友，在上面守護，還用法術放黑霧，將谷門封鎖，才敢取出，與道友一觀，此珠已經我用心血點化，祇要玉匣不加符咒對鎖，便能隨心所欲，明目道友，無須迎敵，祇須潛伏洞中，代我守護玉匣，我先傳了道友隱形之法，如見我這雪魂珠，自飛入匣，必是我抵敵不過來人，元神遁出軀殼設或被毀，也說不定，道友可將此珠，緊帶身旁，無論洞上面，有什麼異象，也不去管他由下面駕劍光沖出，遁回峨眉，我自會追隨前去。司徒道友，我再替他另覓藏身之處，以防波及，此即預先防備最後失敗之策，並非真要如此慘敗，因敵人利害，不得不作此打算，萬一軀殼被毀，說不得仍求

諸位道友，代求凌真人，與掌教真人設法援救，以免把多年苦功，付於流水，我此次便要將元神與珠合一，我在前引路上去吧，說罷，一幌身形八姑便不知去向，祇見亮晶球一團銀光，往上昇起，文琪隨着飛身上來，眼着那團銀光，飛進石台之上，挨進八姑身旁，便即不見，同時石台回了原處，八姑在石台上開口，請大家收了劍光，進前說道，有勞諸位道友，適才那團銀光，便是我的元神與雪魂珠合在一齊，我已將珠帶在身旁，靜候明日與魔鬼決一勝負存亡，便脫劫還原了，文琪又將雪魂珠靈異之處，對靈雲等說了一遍，時光易過，不覺到了卯時，靈雲約了輕雲，朱文，與紫玲姐妹，別了八姑文琪司徒平三人，駕劍光直往青螺魔宮內飛去，這且不提，話說烟飛中神鄂趙心源，自同陸地金龍魏清，黃玄極，鐵簑道人，到青城山金鞭崖，會見矮叟朱梅的門人俠紀登，舊友新知，俱都非常投契，紀登因離端陽尚有多日，便留四人，在金鞭崖盤桓些日，答應傳到了端陽臨近，親送陶鈞，助四人到青螺赴會，並想法請師父矮叟朱梅，也來相助心源聞言，甚喜，鐵簑道人，想起去看兩處好友，與諸人定了約會先走，心源等便任金鞭崖紀登觀中住下，直第到四月底邊，矮叟朱梅，忽然回山，心源拜見之後，跪求朱梅相助，紀陶二人，也帮他跪求，朱梅道，這次青螺雖然起因甚小，關係却大，起初不出齊道友，請得有我，還約了俠僧軼凡，同峨眉門下幾位道友，自從戴家場，怪叫化凌道友，二次出世，神尼優曇大師，遇見他夫人白髮龍女集崔五姑，才知凌道友，這次出世，是在無心中得了一部天書想借這次各派收徒，正邪兩派，劫運將臨之際收些門人。另創一派，知道西藏羣魔，聲勢浩大，無惡不作，特意將這些魔教，一一剷除，就在凌藏，創立教宗，他生性特別，夫妻二人，一向獨斷獨行，從未求人相助，也從未遇見過敵手，我們知道他性情古怪去了反招他不快，才行中止，不過青螺之舉，由趙心源而起，不能不去，又恐凌道友萬一仍記追雲叟前嫌，自己雖取青螺作根基，却不管別人閒事俠僧軼凡雖非峨

叢山飛俠傳

眉一被，但是明年便要圓寂飛昇，趙心源不久仍歸峨眉門下，又得過追雲叟的應允相助，俠僧軼凡和齊道友，交情甚厚，羣魔又公然聲稱，與峨眉爲仇，借青螺拜山爲由，引峨眉門下前去一網打盡，峨眉掌教，同諸位道友，萬難坐視，偏關碍看凌道友，長一輩的，都不便親身前往，才由齊道友飛劍傳書，在小輩門人中，選了幾箇前去相助，同時玄真子，見齊道友說，天孤寶相夫人，脫劫在即，她所生二女，根質極佳，現在已同棄邪歸正的司徒平，聯了婚姻，何不將二女也收歸門下，以免他們誤入旁門，齊道友知寶相夫人有一至寶，名爲彌塵旛，破青螺大有妙用，又用飛劍傳書，與餐霞大師，請他就近相機行事，寶相夫人二女，定然也隨個小一輩的門人，同往青螺，爾等此去，定無危難，大約到了青螺，便可相遇，爲日業已無多，可着紀登，送爾等前去便了，心源等見矮叟朱梅如此說法，大放寬心，不敢再爲瀆求，第二日拜別矮叟朱梅，由青城山起身，紀登奉命，送四人至打箭爐，便即別去，心源，算時日，離端陽還有十來天，際玄極外，餘人均未斷絕火食，此去雪山崇峻，四無人烟，不得不先爲準備，便在箭爐附進村鎮上，住了一天，備辦乾糧應用之物，又隔了一天，才循入藏朝山的捷徑，往青螺進發，雖是步行，魏青脚程本快，七不消三日，已離青螺不遠，行至一條官道，與小路交叉口處，大家見風景甚好，坐在路旁歇息，遇見結伴朝山的香侶，陶鈞上前，向一個老者探問赴青螺的路程，那老者一聽問的是青螺路程，面帶驚恐，朝陶鈞上，打量了幾眼，先問陶鈞朝山，爲何不去拉薩，朝拜活佛，却往青螺則甚，陶鈞推說是幼年時家中尊人許下的心願，不能不往，那老者，先不肯說，經陶鈞再三和氣打聽，那老者才勉強說道，按理我們出門人，不該多嘴我看尊客行止，不是歹人，才敢直言奉告，如今青螺，且去不得呢，陶鈞堅問何故，那老者答道，我也是幼年時，聽人說起，在數十年前，青螺原是喜地，山中有一座昭遠寺，裡面有兩位活佛老爺，俱能吞刀吐火，平地生蓮，是活佛遭劫，

不知怎的，去了八個魔王，將兩位活佛，趕到番嘴子昭遠寺下院。將總寺拆了。修蓋一所魔宮，手下許多魔神，專一四處搶掠男女婦女，金銀財寶，入藏經閣，同朝山的人，往往成羣結隊，不知去向，先前朝山的人，一去不回，祇見活佛度化，前些年有一個從魔宮逃回來的人，說起魔宮中，魔神衆多，法術通神，還有一個姓魏的女魔君，更是利害，擄去的人，除供男女魔王奸淫，還被他們探去生魂，修煉法寶，害得人家都把朝山視為畏途。即使像我們都是信心極堅，又頂先佩有活佛弟子，賜過的靈符，也祇敢往大路行走，青螺這條路，久已無有人敢經過，漫說是入山朝拜，尊客年輕，不知行路不易，還是不去改回我們，同行到拉薩朝佛，不是一樣，如其甘願送死，前面過了雪山，向前行二百餘里，便是番嘴子，那裡有昭遠寺的下院，二位被魔王趕出的活佛，聽說還在那裡，儘可到那去了完心願，急速回寨。青螺山雖在裡還有百餘里地，千萬去不得，陶鈞道聲領教辭別老者，回來說與心願，陶鈞原是無聊閑問，衆人聽陶鈞說了老者之言相視一笑，前往雪山綿亘，又知沿途並無村鎮，取出帶的乾糧酒鋪，飽餐一頓，仍往前途進發，走不多遠，便上了雪山，山徑險紆，雪山耀日，雖在五月天氣。積雪仍是未消，行到山脊玄駕劍光前視回報，說過去百餘里，自一鎮鎮，現出石塔，想必便是番嘴子正說之間，忽聽有破空的聲音，及至近前，落下，乃是鐵箠道人，因為訪友不遇，回至青城，矮叟朱梅已不在山中，知四人集業已動身，一路跟踪到此，心源又說矮叟朱梅之言，說了一遍，鐵箠道人，聞言笑道，矮叟故意如此說法，凌真人決不如此量淺，恭喜道道友，此行無憂了，說罷，便催四人，不必再作步行，由鐵箠道人，攜帶路金龍魏青，駕劍光先到番嘴子，見禪行事，剛剛飛出去不多遠，衆人正行之間，猛覺身子直往下墜，好似被什麼重力吸住一般，大吃一驚，見下面山坡下，正有一人朝上招手，落下來一看，除陶鈞外，俱認出是戴家場長過的怪師化窮神凌渾，心中大喜，分別上前行禮

叢山飛俠傳

心源又引了陶鈞拜見凌渾使命衆人，先往昭遠寺投宿，如此如彼，衆人領命之後，凌渾倏的不見鐵箠道人，心源陶鈞，魏青，一行五人，遵怪叫化凌渾所囑，駕劍光到了番咀子，落下地來一看，原來是一個荒涼村鎮，雖然有幾十所土屋茅檐，也都是東倒西歪，垣墻破壞，好似多年不曾有人居住，心源一眼瞥見前面大路旁邊，有一所大廟，門前樹蔭下，排列着兩行石凳，近前一看，果然是昭遠寺，門上還有大明萬歷年間，欽賜敕建的匾額，廟門緊閉隱隱聞得梵貝之聲，估量正是晚飯前諷經時候，當下推定陶鈞仍作爲進香投宿的客人，上前叩門，陶鈞把門環打了幾下，才走出一個中年喇嘛來，上下打量了陶鈞幾眼，問陶鈞來意，陶鈞對他說了那喇嘛笑了一聲，正要張口，一眼看見鐵箠道人，同心源玄極魏青等裝束一樣，英風滿臉，知道不是平常香客，立刻改了和顏悅色的容貌，說大老爺二老爺，正率全廟僧人作午齋，請衆人先到禪堂內落坐，心源見那喇嘛，相貌凶惡，目光閃爍不定對人又是前倨後恭，便朝鐵箠道人，使了個眼色便點了頭，衆人也都覺察在意，大家到了禪堂落坐，那喇嘛便即走去，一會工夫，知客僧同了先前出去的喇嘛進來，小喇嘛獻上乳茶，大家見那乳茶灰暗暗的，一股星羶之氣，俱都未用，知客僧名叫喀什羅，七生得身材高大，一臉橫肉，與衆人開訊之後，又問衆人來意，陶鈞仍照適才的話，重說一遍，知客僧代笑道我們佛門弟子，戒打誑語，諸位居士行藏，小僧已看透一半，真人面前莫說假話諸位居士，何以始終說是朝佛進香的呢，魏青性子最急，見知客僧，再三盤問，早已不耐，聞言搶先說道，你這和尚，好無道理，你開的是廟，我們來此投宿，住一天有一天的香資，你管我們是真拜佛假拜佛則甚，那知客聞言，也不作惱，反笑說道，論理小僧原不該多問，祇因端陽快到，有人到青螺拜山，我們這裡，是青螺的下院，奉命在此迎候諸位雖口稱是進香朝佛的客人，但是一無香火袋，又不携行李，祇帶了一兩件零星包裹，跋涉千里雪山，說是朝山香伴，誰也不信

【45】

，我看諸位，趁早說了實話，如是魔王請來的賓友，省我們慢待失禮，魏青厲聲道，依你說來，如果我們不是八個魔崽子的狐羣狗黨，是來尋他晦氣的，你們又當如何，那知客僧捧笑一聲道，如果果來的，不是魔王的好友，是他仇敵時，那我們就要無禮了，這時先前那個中年喇嘛，業已走去，魏青未等知客僧把話說完，早已躍身上前，心源一把未拉住，魏青跳到他客僧面前，剛把手伸出去，那知客僧把身形一扭，避開魏青手掌，一點指之間，魏青業已被他點中了穴，倒在就地，知客僧正要口發謔言，陶鈞見魏青一照面，便被人點倒，手揚處，劍光飛起，知客見來人，精通劍術，知道不敵，剛要轉身，往外逃走，忽從外面飛進一朵紅蓮，將陶鈞劍光托住，心源已走過飛去，將魏青拍醒轉來，衆人正待動手，外面有人喝道，你們是好的出來，與佛爺見個高下，說罷，那朵紅蓮便即飛去，陶鈞首先指揮劍光，追縱出手，衆人也盡隨後到了院中，見院中站了好幾十個喇嘛，爲首一人，生得又矮又胖，適才那朵紅蓮便是他所放，見衆人出來，喝問道，你們是那裡來的，無故到本廟中擾鬧，快快說出來歷，免得做無名之鬼，心源道，妖僧休要猖狂，我便是那陽明青螺巖宮赴會的趙心源，你有什麼本領，祇管施將出來，這矮胖番僧，正是昭遠寺二方丈摩訶沙布，一聽衆人昇端陽赴會的趙心源，不山大吃一驚，心想八魔尙且懼他，何況自己，正在沉思之際，他放起的那朵紅蓮，原一魔法幻術，如何敵得過陶鈞的飛劍，不消片刻，被陶鈞劍集光往下一壓，立刻變作烟消霧散，鐵箠道人等，因喇嘛雖多，並無人上前助戰，也都袖手旁觀，一見陶鈞破了番僧紅蓮，指揮劍光，朝番僧頭上飛去，想起凌渾臨來時吩咐，正要喊陶鈞住手，忽然一陣天昏地暗，陰風四起，一團烈火，從殿後飛出，火光中現出無數夜叉猛獸，毒蛇，毒龍，長蛇，天嬌飛舞而來，鐵箠道人，知是番僧妖法，忙喊陶鈞收劍，將手一嘍，一道白光，如長虹般飛起，與那團火光，鬥在一齊，那些龍蛇猛獸夜叉，挨着鐵箠道人的劍光，便即消滅，祇團火光，兀

自不減，兩下鬥了一陣，不分勝負，只條總那一聲大喝道，諸位且慢動手我有話說。鐵箠道人巴不得停手罷戰，好照凌渾之言行事，又恐來人之言有詐，且先收住劍光，護住衆人，觀察動靜，劍光往回一收，那團火，果然不來追趕，倏地往下一落，火光斂處，現出一個身材長大的黃衣番僧，合掌當胸說道，諸位懷懣，如不猜疑，且請到小僧房中，有機密事相告，鐵箠道人知道應了凌渾之言，答道，我等原不與貴廟難爲，既然大和尚不願結仇，有何猜疑之有，這時那個矮胖番僧，也走了過來，隨同請衆人，進至方丈室落坐，大家通過問訊，才知這兩個番僧，正是本廟的兩個方丈。梵拿加音二，與喀音沙布，原來梵拿加音二，記恨八魔奪廟之仇，決意煉那天魔解體大法，到端陽與八箠拚一死活，忽然在日前接着八魔傳話，說請有獨腳靈官樂三官，同江湖上幾位至好，端陽後到青螺魔宮赴會，這些人，多半輾轉延請，青螺並未來過，如要經過番嘴子，命二番僧，務必竭誠款待，接引到魔宮中去，還有仇人趙心源，同許多峨嵋門下，也要打此經過，如見形跡可疑之人到此，能下手便除了他，不能下手速往魔宮送信，好作一準備，廟門須長川，有人看望等說，二番僧聞言，心中雖咬牙切齒，並未形於顏色，將衆人敷衍走後，彼此一商議，打算借刀殺人，來人如是八魔請來的友人，一樣替八魔招待，引往魔宮，如是八魔仇人，便相機行事，如來人是個尋常之輩，便下手除去，以取信於八魔，要是本領高強，率性與他聯在一齊，告訴他魔宮機密，趁來人與八魔交手之際，好趁空使那天魔解體大法，由他雙方玉石俱焚，自己却從中取利，奪回舊業重整香火，二人計議停妥，不多幾日，樂三官始終未來，陸續來了好幾個八魔勸請的友人，到昭遠寺請二番僧，派人引往青螺，梵拿加音二，想多得一點魔宮機密，俱都籍送客爲由，親身到魔宮去了幾次，今日正召集衆人做午齋，忽聽人報廟中來了幾個形跡可疑之人，看去不是八魔請的友人，到有點像對頭氣，梵拿加音二，便命二方丈喀音沙布去見來人，照

叢山飛俠傳

第七

集

【47】

【48】以前商定，相機行事，一會又有人報，說來人已與知客僧言語不合，動起手來，被知客僧，先用點穴法，點倒了一個大漢，內中一個少年，忽然飛起劍光，幸虧二方丈趕到，口吐紅蓮，將知客僧救出，如今在前殿院落中動手，因見來人，像似幾個能手，徒衆們俱都旁觀，不便上前，內中

有一人，自稱是端陽赴會的趙心源，正是八魔仇人等語，梵拿加音二，一聞此言，立刻飛身出去，正赶上陶鈞破了喀音沙布的紅蓮，一則恐客音沙布失手，二則想試試來人本領，再定敵友，見陶鈞飛劍，像得高人傳授，使那慣用的摩伽追魂八面龍鬼的魔法，恐難取勝，將元神化作一團烈火，飛上前去，誰知才一照面，少年飛劍便退，對面閃出一個道人，手一揚，飛起一道長虹般白光，一會功夫，便破了自己的法術，知道再延下去，決難討好，這才高喊收兵，化敵爲友，到了裡面，問明來人踪跡，果是破青螺的主要人物，心中大喜，便將心事說知，求衆人助他得回青螺傳，必有重報，鐵叢道人，胸有成竹，立即應允，梵拿加音二，便把自己情切報仇，在青螺子午正位上，練那天魔解體大法之事，告知衆人，請衆人到了端陽那日，如不能得勝，務必支持到了午正，自有妙用等語，正說之間，小喇嘛匆匆進來報告，番僧布魯音加，應了八位魔王之請，前來有話吩咐，快到裡面來了，梵拿加音二，聞說言大驚，忙命喀音沙布速陪衆人，暫時避往別處，自己忙即起身迎接出去，喀音沙布聞言，將手往牆上紐環一推，便現出一個穹門，衆人剛走進去，不一會，知客僧已陪了布魯音加進來，這布魯音加，原是西藏魔教中利害人物，當初神手比邱魏楓娘的師傅，新疆博克大坡神鰲嶺，寒瓊仙子廣明師太，因見魏楓娘作惡多端，貽羞門戶，特地從天山，趕往青螺想按教規懲罰，平想魏楓娘，早已防到此着，他和布魯音加最爲莫逆，便將他約來，埋伏在旁，趁廣明師太不防，暗用烏鳩刺，壞了廣明師太左臂，從此布魯音加，便留住魔宮，與魏楓娘八魔等人益發肆無忌憚，同惡相濟，魏楓娘死後，布魯音加立誓給他報仇，在

集

七

第

傳

俠

飛

山

叢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青螺附近尋了一座山谷，煉了九九八十一口魔刀，靜等端陽節到，好尋峨眉派報仇雪恨，昨日才將魔刀煉成，回到青螺，八魔談起，聽說峨眉這次人多勢衆，已由毒龍尊者約了五鬼天王尙和陽，赤身教主鳩盤婆，萬妙仙姑許飛娘等人相助，又說兪德去請萬妙仙姑許飛娘，路遇獨角靈官樂三官，萬妙仙姑，請他同往青螺，樂三官滿口答應，行至中途，樂三官忽然想起去會一個朋友，答應端陽節前趕到，已囑咐昭遠寺小心接待，緊防仇敵等語布魯音加道，那昭遠寺，乃青螺正路，敵人如由四川動身，必定打此經過，本人俱都會劍術，梵拿加音二，迎候賓客還可，要同敵人交手，如何能行，莫如我親身前去，囑咐他們，佈置一番，如果敵人期前到此，往廟中投宿，無須輕敵，祇用我的烏鳩刺，下在飲食之內，便可取他的性命，要是敵人打空中飛行，必算准日期，非到端陽不來，也就用他們不着了，說罷，辭別八魔，到了昭遠寺，梵拿加音二將他迎接進去，到了方丈室內，布魯音加說了來意，問起近日，除接過幾個八魔約來的賓朋外，並未見峨眉派有人經過，布魯音加一絲也不梵疑心梵拿加音二，記恨前仇，存心內叛，又因烏鳩刺，自己刺心滴血所煉一動念間，便可如意飛回，不愁人起異心，便將烏鳩刺取出，囑咐依言行事，並告訴了用法，叫梵拿加音二，到了端陽早晨，將刺繳還無須放身前去，祇須將尖刺朝着青螺方面口誦所傳咒語，自會飛回，說罷，作別走去，梵拿加音二，送他回來，請出衆人，一一告知，鐵箴道人取過那烏鳩刺一看，長約三寸六分，比針粗些，形如樹枝，上面有九個歧叉，非金非石，又非木質，亮晶晶直發烏光，隱隱聞得血腥，聽人說道這東西利害，仍交與梵拿加音二，好收藏，梵拿加音二，收了烏鳩刺，正要命人與鐵箴道人等，尋找密室安頓，忽聽院中一聲大喝，大胆孽畜竟敢私同仇敵，還不與我出來納命，言還未了，梵拿加音二，手上的烏鳩刺，竟自化成一溜綠火，穿窻飛去，梵拿加音二，聞言大驚，忙對鐵箴道人道，賊禿驢回來，必然看破機

密，諸位千萬助我一臂之力，不可將他放走才好，說罷，首先化成一團火光，縱身出去，二方丈
喀音沙布，同了鐵箠道人，心源、玄極，陶鈞，魏青，也都跟踪而出，到了外面一看，正是番僧
布魯音加，去而復轉，原來布魯音加，適才來時，本未看出什麼破綻，及至將烏鳩刺交與梵加加

音二，走出去沒多遠，忽然心中一動，想起往日到昭遠寺去，兩個方丈，都是同時接送，慇懃置
酒款待，今日爲何不見二方丈出面，大方丈並未提起，神態也有些不自然，行時一句款留之語俱

無，自己又這樣神思不甯，不由起了疑心，決計回去，暗中察看梵拿加音二的動靜，及至回轉昭
遠寺，落下來往方丈室內一看，果然梵拿加音二，同着幾個面生之人，正拿着烏鳩刺把玩說話，

略聽一兩句，便知全是敵人，心中大怒，恐烏鳩刺落在敵人手內，先連真氣，將刺收回，開口便
罵，梵拿加音二，明知自己所學，大半都是魔教中三拜祭煉之法，遇見利害敵人，不能立時應用

傳，準備布魯音加不過，無奈自己機關既被他識破，不用說敗了沒有性命，就是勝了，要讓他逃走
回去，說與八魔，不相前功盡棄，合廟生命財產，俱要一掃而空，仗着鐵箠道人等相助，決計和

第七 他死相拚，因知布魯音加，非同小可，不敢大意，才用禪功度化，化成一團紅光，飛將出去，
布魯音加一見梵拿加音二，不敢用真身出見，也知他臨陣怯敵，又見祇他一人上場，料知室中衆

集 人，未必有多大本領，他還不知梵拿加音二得過祭炳真傳，在青螺前面正子午方位上，煉有天魔
解體大法，關係八魔生死存亡，一念輕敵，不肯就下毒手，想將梵拿加音二，同室內敵人，戲侮

個够，再行生擒，帶回青螺表功，見對面紅光飛來，不慌不忙的將手一指，便有五道黃光，將那
團紅光敵住，還恐敵人逃走從袈裟內，取出一個兜網，口中念咒，往空中一洒，化成一團妖霧腥
風，往空升起，將昭遠寺全體罩住，正在施爲，忽見方丈室內飛縱出六個人，才一照面，內中兩
壯士打扮的先飛起兩道白光，直射過來，布魯音加那裡放在心上，分出兩道黃光上前敵住對面又

飛過兩道白光，和長虹一般，布魯音加見這兩道劍光，比先前兩道，迥乎不同，才知來人中，也有能手，暗自驚異，丈着自己魔法寶利害，一面分出黃光迎敵，口中罵道，一羣無知孽障，還不束手受擒，竟敢在此賣弄，佛老已祭起羅刹陰風網，將全廟蓋住，如放爾等一人逃走，誓不爲人，言還未了，忽聽一人在暗中說道，賊禿驢不過偷了鳩盤乞婆一塊髒布，竟敢口出狂言，真不要臉，你不用橫，少時就要你的好看，布魯音加聞言，心中一動，再看對面，六人中雖有四人放出飛劍動手，並未發言，那兩個一個是本廟二方丈喀音沙布，還有一個猛漢，俱在礙神旁鈞，不像個有道行之人，如何會知道羅刹陰風網的根底，好生納悶，猛想他們人多，我何不先下手，將這兩人除去，想到這裡，暗誦口訣，將烏鳩刺放起空中化成一溜綠火，比箭還疾，直朝陸地金龍魏青頭上飛去，鐵箠道人最爲留神，一見烏鳩刺飛來，忙喊魏青快快躲避，同時將臂一搖，飛起一道青光，迎上前去，眼看接個正着，就在這一轉瞬之間，那溜綠火相似，有什麼東西吸引，倏地掉轉頭飛回空中，踪跡不見，鐵箠道人適才聽見暗中那人說話，好生耳熱，已猜是來了帮手，烏鳩刺定是被那人破去，便指揮青光，上前助戰，布魯音加一見，自己心愛的至寶，被敵人收去，又驚又恐，同時他那五道黃光，有兩道迎敵鐵箠道人，與黃玄極的飛劍，本就吃力，這時又加上鐵箠道人一道青光，青白兩道光華迎着黃光祇一絞，便成兩個，黃玄極見鐵箠道人得勝，還用元神，指揮前面劍光，往下一壓，將敵人黃光壓住，正赶上鐵箠道人，青白兩道劍光飛來，三劍夾攻，又是一絞，將黃光絞成數截，似流星一般，墜落地上，心源陶鈞，堪堪不支，憑空添了三道生力軍，不由精神大振，就在這一會功夫，布魯音加慢慢一着，五道黃光，被敵人像風捲殘雲般破去，鐵箠道人等破了布魯音加黃光，正指揮劍光飛上前去忽見對面起了大團濃霧，布魯音加跡跡不見，祇見霧陣中，有一幢綠火，榮夕閃動，衆人飛劍飛到跟前，便好似被什麼東西阻住，不

得上前一會功夫天旋地轉，四外鬼聲慘號腥臭刺鼻陸地金龍魏青，和喀音沙佈，首先先後暈倒在地，心源陶鈞，也覺着有些酒暈發暈，鐵叢道人黃玄極，離然不怕，也看不出妖僧，是鬧什麼玄虛，祇得命各人，將劍光連合起來，護着周身，再觀動靜，正在驚疑，忽見霧陣中冒起百十道金花，布魯加音，在霧陣裡發話道，我已撒下天羅地網，爾等搗翅難飛，再不束手就擒，我將九八十一把修羅刀祭起，爾等頓刻之間，便成肉泥了，原來布魯加音，被衆人劍光條住，不能施展法寶，烏鳩刺又無端失踪，暗中咬牙切齒，知道敵人俱非善者再延長下去，決難討好祇得很心，拆着將五把戒刀煉成的黃光，被別人破去，也不想再生擒敵人，一面迎敵，暗施魔法，祭起濃霧正待將自己元神，會合九九八十一把修羅飛刀祭起，言還未了，忽聽面前有人冷笑，從霧陣中往外一看，面前敵人仍是適才那幾個，好生奇怪，猛一抬頭見上面星光閃耀，陰風網又被敵人破去，大吃一惊，不敢怠慢，忙將九九八十一把飛刀，飛將出去，鐵叢道人，見霧陣中金花像流星一般飛來，知道利害，忙喊衆人快劍，準備用自己劍光，單獨上前抵擋，忽聽面前有人說道，鐵牛鼻子，休要莽撞，留神污了你的飛劍一待我以毒攻毒吧，衆人俱都聽見，祇不見人，就在這一轉瞬間，眼看一幢綠火，帶着百十道金花，快要飛到臨頭，倏地面起了一陣腥風一圓濃霧，擁着一塊陰雲，直朝對面綠火黃花包圍上去，接着便見天昏地暗，鬼聲慘號，那幢綠火，連同百十道金花，在陰雲濃霧中亂飛亂竄，一會功夫，猛聽有人喝道，妖僧飛刀利害，鐵牛鼻子，還不領了衆人快退，言還未了，祇聽聲如裂帛，一陣爆音綠火金花濃霧陰雲中飛舞而出，同時面前一閃，現出一個瘦矮老頭，手揚處，飛起一道匹練的金光，正往那幢綠火金花，橫圍上去，忽然眼前一亮，又是一道金花，長虹吸水般，從天而下，金花中現出一隻丈許方圓的大手矮即朱梅一見，收回金花，將身一扭，便沒了踪跡，那隻大手指上，變出五道彩烟，在院中祇一撈，一聲慘呼

過處，所有妖僧綠火金光，連同陰雲濃霧，俱都火滅烟消一掃而盡，金光中大手也和電閃般消失，銀河耿耿，明星在天，一絲跡兆俱無，再看地下布魯加音，已然腰斬了兩截，尸橫血地，拿音加二，才放了寬心，鐵箴道人由身畔取出化骨丹放了兩粒，在布魯加音都腹腔子裡，不消片刻，便化成了一灘黃水，衆人等了一陣，矮叟朱梅，並未回來，也不知金光中那隻大手是什麼來歷，大叢家一同進了方丈室內，梵拿加音二，謝過衆人相助之德，恐青螺方面再有人來，另尋了兩間密室，安頓衆人，囑咐闔廟僧徒，如青螺方面，派人前來，祇推說布魯加音，並未來此，千萬不可走漏消息等了數日，青螺正忙着請人佈置，見布魯加音，一去不回以爲他必有要事他往，也未派人到昭遠寺來，鐵箴道人等，見無甚動靜，因爲凌渾，早有囑咐，無須到青螺探視，到時凌渾，自有安排，便都在昭遠寺密室中靜養，暗中留神梵拿加音二等動靜，鐵箴道人，還跟他到青螺前面峰頂，過去兩次，祇知他祭煉魔法，與八魔拚命，却不知峯頂上打坐煉法的，是兪允中，又加兩個番僧，報仇心切，俱都暫時屏絕聲色，看不出他們什麼惡跡，彼此到也相安，這日梵拿加音二，要往八魔行法，端陽期近，特備盛筵，款待衆人，飯後梵拿加音二，告辭走去，衆人因見連日安靜，便留在方丈室內閒話，到了夜深，鄧八姑與劉泉，從青螺飛來，

第七集 第十五回 勇金蟬身戰八魔 怪叫化赤手戲天王

【53】 將鐵箴道人領去，說起玄冰谷內，還到了幾個幫手，鐵箴道人，回去背着加音沙布，就與衆人，第二日晚間，金蟬奉了怪叫化窮神之命，借了秦紫玲的彌塵旛，飛身到，昭遠寺因爲尋不着密室，落到院中，正遇喀音沙布，金蟬開口便問可有趙心源住此，喀音沙布，不肯明言，反問金蟬踪跡，二人言語不和，爭鬥起來，喀音沙布，如何是金蟬敵手，才一照面，便被金蟬鴛鴦禪杖劍，削了紅蓮，不是見機早，險些送了性命，梵拿加音二得信，一面着人到密室去請鐵箴道人等出來

，說是青螺來了敵人，自己趕到前面。見來人是一個小孩。劍光却非常利害，口口聲聲祇叫領他去見趙心源，不敢怠慢，仍用元神，變化為一團紅光，上前迎敵，金蟬見這和尚，才一照面，便化成一團紅光滾來，知是妖僧邪法，那裡放在心上，二人正在相持，鐵篋道人，來從密室趕到，

看來人劍光是峨眉門下，忙喊住手，一面指揮劍光，上前攔住，招呼梵拿加普二先退，心源也隨後趕到，高呼趙心源在此，來人尋我則甚，金蟬也看出鐵篋道人劍光不是異派中人，聞言收了劍光，問清衆人姓名，上前相見，對趙心源說了來意，一同到方丈室內落坐，梵拿加普二，見金蟬小小年紀，竟有這般本領，暗中好生佩服，不由對峨眉更起了嚮往之心，到了午夜，白水真人劉飛泉，同了他一個好友，也來到廟中，他本來是約同金蟬，一路勸身，剛剛離了玄冰谷，忽聽破空俠之聲，定睛一看，前面有七朵火星在空中移動，由西南往東北飛行，知是自己生平第一好友，七星真人趙光斗，業已多年未見，便請金蟬先到昭遠寺相候，自己駕劍光，追上前去看，果然是他，舊友相逢，好生高興，彼此各說別後之事，才知趙光斗，是往大雪山，採千年鳥參去的，劉飛泉對他說的青螺之事，並說自己已然拜在怪叫化窮神凌渾門下，明日便是端陽，凌真人領着峨眉門下許多後輩，同破青螺，何不暫留一日，一則助自己一勝之力，二則還可結交幾個能人，豈不是好，趙光斗與劉飛泉，當初原是同門生死之交，煉有一柄烏靈劍，每逢駕劍光遊行，劍光上，必集然發出七點火星，仗着本領高強，從不隱諱踪跡，並未遇見過敵手，也不輕易樹敵，故此他同輩中，如魔伽仙子玉清大師，女殃神鄧八姑，白水真人劉飛泉醜魔王邢昆，惡孽嗔吠元達，滌塵老尼等，不是被正教中人點化棄邪歸正，便都不免身遭慘戮，祇他一人，安然隱居貴州齡靈山雖然是異派中人，到也逍遙自在，無人與他為難因聽人說起，玉清大師，自拜神尼為師後已然歷盡五難三劫，不久便參正果，想遇見良機，歸入正教，一聽劉飛泉拜在怪叫化凌渾門下非常欣羨，又問

起女狹神鄧八姑，才知道八姑住在玄水谷內，走火入魔，業已多年，現在和許多正教中人爲友，不久也可脫劫，歸到峨眉門下，愈加心喜，便答應劉泉等，破了青螺，再去採藥，先想請劉泉引他去見八姑一次，劉泉說，自己尙須赴昭遠寺一行，見八姑不必忙在一時，請他同往昭遠寺，交待完了凌真人的吩咐，隨同大衆，明早破了青螺再說，劉趙兩人，到了昭遠寺，見着衆人，傳了凌渾之命，請鐵箕道人，黃玄極，陶鈞三人，等心源黃蟬走後，再行動身，給了凌渾一封東帖，到了青螺，再行打開，按柬帖行事，自己同了趙光斗，帶着陸地全龍魏，另照凌渾分派去作，與大家議定之後談說到了丑正，心源金蟬見到了時候，便與衆人作別起身，往青螺進發，劍光迅速，不一會到了青螺山谷口，星光底下，望見谷內靜蕩蕩的，毫沒有一些聲息，金蟬的一雙神目，自被芝仙舐洗之後，無論什麼法妖濃霧，俱能透視，目前明明鄧八姑說過青螺請來不少妖僧妖道，用魔陣將全谷封鎖，就是他因爲想誘敵將死門開放，也不能一些跡兆都沒有，便猜是怪凶化凌渾已將魔陣破去，且不管他，向心源要過名帖，飛身進了谷內大聲喝道，我奉師父烟中神鄂趙心源之命，應八位魔主之約，前來拜山投帖，如無人接待，恕我師徒擅入寶山言還未了，便聽一聲金鐘響起，從谷旁巖石後面，閃出兩個面貌凶惡一臉邪氣的道人，飛身過來，攔住去路問道拜山就你二人麼，是否還有別位，心源答道，想昔日在西川路上，無心中得罪了八魔王，此乃趙某一人之事，今日單身到此領罷，縱有別位，各有因果，與趙某無干，二位在此把守谷口，想必是八位魔主門人後輩，就煩通報八位魔主，說趙某求見便了，這兩個道人，一名秦玲，外號桃花道人，一名古明道，外號天耗子，俱都是雲南竹山教的有名妖人應了，俞德之請而來，毒龍尊者因帥文恭已死，魔教無人主持，本想不用後來五鬼天王說，既然怪叫化凌渾出面與青螺爲難敵人面方，雖不見有峨眉主腦人物，但是來的這一羣穉生小輩，照近日情形看來，俱非弱者，莫如仍

照師文恭的前法，暗中安排準備，即使不能全勝，這些小孽障，多除掉一個是一個，以免養成異日之害，毒龍尊者聞言稱善，因恐敵人覺察防備，事前並不施為，從請來的能人當中，請出七八位傳了陣法，等敵人全數入了口，再由五鬼天王指揮發動，以免敵人漏網，又請秦古二妖道把守谷口，尋僻靜處隱住身形，等敵人進來，以金鐘為號，八魔便迎接出去，秦古二人等敵人都進了魔宮，暗中將毒龍尊者萬魔軟紅砂放起，同時魔陣中埋伏的七個妖僧妖道，也都照樣施為，展開魔陣，那時地面上全是烈焰烘火，上面又有五鬼天王尙和陽撒下的七情網，滿天都是蝎子，蜈蚣毒蛇，壁虎，七修，蜘蛛，金蠶等毒物，飛舞遮蔽天日，敵人休想脫逃一個，秦古二人先以飛為今日不定要來多少利害敵人，從子時守的寅初，才見敵人僅止一個趙心源，帶着一個隨侍小童俠，看上去那小童到是一身仙骨，道根甚厚，姓趙的並看不出有什麼了不得處，來的又祇他師徒二人，不知毒龍尊者為何這樣勞師動眾，小題大作，不禁又好笑，又好氣，再一聽心源語言譏刺，透出小看他二人神氣，若依二人皮氣，幾乎當時就要下手，因見大家俱如此持重，決非無謂，來人所說也不可靠，反正他既來決難生還，不必忙在一時，當下強忍怒氣，冷笑一聲答道，我二人並非八位魔主門徒後輩，乃是他請來的好友，你連我二人俱不認得，還在此逞什麼能八位魔主現在前面等候，此谷洞環甚多，你帶着小孩子拜山，休要走迷了路，心源未及答言金蟬搶着笑說道集，師傅，八魔抵敵我們不過，還請了幾個帮手，心源假意怒道，小孩子家懂些什麼，正要往下說時忽聽一陣呼呼風聲，一轉瞬間，飛到一男一女。來者正是三魔錢青選，四魔伊紅櫻，問起秦古二人知道來人便是趙心源麼，上下打量了心源幾眼，才走過來相見道，原來閣下便是昔日西川路上，傷我八弟趙心源，心源本認得錢青選，故作不知道，愚下正是趙某，去年接着徐岳帶來的銀鏢，彼時正值私事未了，無假前來，才定下端陽到此拜山領教，二位何人，請道其詳，伊錢二魔

聞聽答道，我二人錢青選伊紅櫻便是，你二人竟敢到此拜山，早聞人言你約了不少峨眉餘黨，現在何處，何不請進谷中一較長短，心源道，趙某能力有限、從不會倚衆逞強，今日特爲了那西川路上一段公案，後面雖然還遇見過幾位峨眉道友，他們到此另有一場因果，與趙某無干，錢伊二人見祇心源一人拜山，自己却這般四處請人，大舉輸贏，盡是笑話，明知心源之言，決不可靠，正要用言語試探，錢青，猛覺心源越看越面熟，猛想起去年長沙嶽麓山，巧遇追雲叟雪夜挨打之事，不禁怒從心上起，對心源微笑道，我當趙心源是誰原來就是追雲叟老賊的孽徒，去年嶽麓山老賊倚仗妖法，無端欺人太甚，正要尋你師徒算帳，你今日又爲我八弟之事，尋上門來少時教你難逃公道，說罷朝伊紅櫻使眼色便想乘機下手，金蟬看出，錢伊六魔不懷好意，知道心源本領有限，來到魔宮便即失敗，太沒臉面便搶着說道，我師徒好意拜山，乃是客禮，就說要報當年之仇，分個高下，也應該請到裡面好生款待之後，動手不晚，爲何出口不遜，這兩個主人對客太無禮貌，劍父不值得和他多講，且尋那爲首之人論理去，說罷，不俟答言，暗取彌塵簾，一幌，與心源雙雙飛起，化成一幢彩雲，往谷巖宮中飛去，錢青選伊紅櫻，見那幢彩雲幌眼不見，不知金蟬暗地施爲，以爲心源真有本領，暗幸適才不曾，輕舉妄動，忙託秦古二人仍在原處留神防守，便即隨後追去，及至趕到魔宮，心源和那帶來的小童，已和六八兩魔動起手來，原來金蟬帶了心源往動飛行，忽見谷中腰下面有一所宮殿，知是魔宮，一同落下身來，金蟬仍就持着心源名帖拜山，對面正遇六魔厲吼，八魔邱令，欺金蟬是個小孩，不知他的利害，開口便罵小畜生，快教你師父心源上前納命，金蟬聞言罵道，原來你們這羣魔崽子，都是一個窩裡變出來的專一橫不講理，出口傷人，要見我師父不難，先讓你嘗嘗我的利害，言還未了，邱令已一眼看見心源站在面前，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手揚一道黃光，朝心源飛去，六魔厲吼，見金蟬口出狂言罵人，心中大怒

，也將劍光飛起，喊一聲來得好，兩肩搖處，鴛鴦露靈劍，發出殷殷雷聲，像神龍一般飛起，與二魔劍光，鬥將起來，一面將身退到心源面前，準備見機行事，兩魔劍光，本不是金蟬對手，正在吃緊的當兒，錢青選伊紅櫻，雙雙飛到，伊紅櫻見八魔邱令正在危急，首先嬌叱一聲，飛起一遺黃光，上前助戰，三魔錢青選，自從在嶽麓山，被追雲叟破去飛劍，回到青螺，同厲吼二人，尋到二口好劍，加緊祭煉，雖然將劍練成，因為日淺，較諸昔日，大有逊色，這時見金蟬紅紫兩道劍光，雷鳴電掣般，滿空飛舞，情知自己加入，功夫長了，也難是敵人對手，正要暗用法術取勝，魔宮中大魔黃肅，二魔薛萍，五魔公孫武，七魔仵人龍已得信趕到，原來大魔黃肅，先以為敵人決不止一人前來，又加事前，連出了許多事故，格外小心準備，請毒龍尊者尚和陽二人，擺下魔陣，將所有請來的能人，分成七面埋伏，留下獨角靈官樂三官，在空中傳遞暗號，先按江湖上規矩，聽谷口金鐘一響，便由三魔錢青選，四魔伊紅櫻，飛往谷口，去引敵人進來，六魔厲吼，八魔邱令，在魔宮外瞭望，等敵人趕到，再進來同了大魔黃肅等，按江湖上規矩，先禮後兵，將敵人接進，雙方代了過節，再行動手，並不在乎取勝，迎敵片刻，假作敗逃，引敵人到死地上去，樂三官隱身空中，等雙方動手，使用妖法發出一道黑烟，上冲霄漢，這時青螺上峯頂主持的五鬼天王尚和陽，便指揮衆人，催動妖法撒下七情網，軟紅紗，現出魔陣，四方八面，往中央魔宮圍來，以免敵人逃走，誰知錢伊二魔，聽見谷口鐘響，飛身前去一看，敵人祇是單身，帶着一名道童，再一細看，竟是在嶽麓山仗追雲叟之勢，將自己嚇退的那人，勾起舊仇，剛想當時動手，敵人業已往魔宮飛去，錢伊二魔，追趕不上，不及往魔宮去向大魔等送信，金蟬彌塵旛迅速，已然先到，動起手來，八魔邱令，同了六魔厲吼，在魔宮外，往谷口眺望，忽見一幢彩雲一幌，現出二人，一個正是自己仇人趙心源，還帶了一名道童，才一落地那道童首先上前持帖拜山神態

非常傲慢，又見心源單身到此，並未約了多人，分明意存輕視，同時六魔厲吼，也看出心源是嶽麓山雪夜相遇追雲叟，吃過大虧的仇人，厲邱二魔，俱是性如烈火，不由氣往上撞，不問青紅皂白，就上前動手，旁立魔侍，見二魔不能取勝，便往魔宮報信，大魔黃肅，聽說敵人從空飛降，並未經由谷口，錢伊二魔引進，暗中埋怨厲邱二魔，不遵吩咐，冒昧與敵人動手，因聽說敵人利害，厲邱二魔抵敵不住，恐怕吃虧，忙即招呼二魔薛萍，四魔公孫武，七魔件人龍，一同飛身出來一看，敵人祇是一個中年漢子，同了一個道童，正和四魔伊紅櫻，六魔厲吼，八魔邱令，三人六道劍光門在一齊，錢青選正見大魔等出來，暫不使用法術，忙即過來，說明究竟，黃肅一聽敵人，祇來得二人，大出意料之外，好生奇怪，猜不透敵人，是鬧什麼玄虛，猛一抬頭，見兩個敵人中，那敵人主體趙心源的劍光，並不精奇，倒是他帶來那個小道童的兩道劍光，竟將伊厲邱二魔的劍光，壓得光芒消散，喊聲不好，招呼一聲，連同薛萍，公孫武，件人龍，剛把劍光飛上前去，八魔邱令的劍光，已被那道童的一道紫光絞斷，伊紅櫻看邱令危急，想指揮飛劍上前，攔阻時，金蟬那道紅光，那裡肯放，比電還疾，追將過來，祇一壓，伊紅櫻的黃光，光芒頓滅，金蟬七更不怠慢，大喝一聲，朝着那道紅光，一口真氣，噴將過去，伊紅櫻收劍不及，被金蟬劍光一絞，化成烟四散，六魔厲吼，劍光稍弱，這時已和邱令對換，迎敵心源，眼看那道童，破了伊紅櫻邱令的飛劍，紅紫兩道光華，正朝二人頭上飛去，不由大吃一驚，連忙捨了心源，指揮飛劍，上前攔阻，想將邱二魔救下時，恰好黃肅，薛萍，公孫武，件人龍，業已各將黃光祭起，敵住紅紫兩道光華，伊邱二人才得保住性命，心源見六魔厲吼，倏地將黃光收回，去敵金蟬，便指揮劍光，追將過去，厲吼未及回劍迎敵，早有件人龍飛上前敵住錢青選最為乖滑，自知所新煉成的劍光太弱，又在嶽麓，吃過苦頭，以為心源，既是追雲叟門人，本領決非平常，遂終未會上前，見

伊邱二人，失了飛劍，滿臉懊喪，退了下來，便迎上去說道，我看敵人，既敢單身同了一個小童到此，定有驚人本領，大哥等雖上前，也未能够取勝，莫如通知樂仙長，發起暗號，引他們到死路上去，豈不是好，伊紅櫻道，三哥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教祖同尙天王，擺下大陣，原想藉此時將許多敵人引來，一網打淨，如今仇敵祇有師徒兩個，我們兄弟八人，都抵他不過，反去勞師動衆，未免臉上無光，不如暫由大哥同衆弟兄上前支持些時，如果敵人真無他黨同來，拚着我們煉的法寶不要，一再祭起，再不能以取勝，厲後駕動教祖天王不晚，正說之間，黃蕭見金蟬劍光利害，怕弟兄們又蹈伊邱二人前輔，與薛萍公孫武，吼，伴人龍四魔，打一聲暗號，首先退下來，四魔知道黃蕭要叫衆人用法寶取勝，一面指劍光迎敵，各人從身上取出一面小旛錢伊邱二人，也各將身畔小旛取出，各按方站好等候八魔，黃蕭，一聲令下，便即施爲，金蟬見衆人忽然分散開去，便知要使妖法，忙即招呼心源留神，不要大意，言還未了，猛見那赤面長鬚豹眼鷹鼻的一個敵人首腦，站在巽位上，手持一柄小旛，口中念念有詞，其餘七魔，也都隨着念咒，倏地將劍光同時收轉，展動手中小旛，金蟬心源，正指揮劍光追去，就在這一展眼間，立刻陰風四起，鬼聲嘍嘍，心源已看不見八魔去向，祇見天昏地暗，濃醒撲鼻，八面都是毒蛇，怪，獸，凶神惡鬼，從綠火黃塵中，擁將過來，金蟬一雙慧眼，早看出八魔，各在綠火黃塵掩映下，往前圍攻，明知妖法利害，還不想走，忙請心源收回飛劍，紅紫兩道光華，將二人身體，護了個風雨不透，一面持定彌塵旛，等到不敵，再行遁走，那綠火黃塵中的八魔，擁到二人跟前，想是知道金蟬劍光利害，俱不再進，兩下相持，約有盞許茶時，金蟬見八魔欲進又退，時時交頭聚語，恐他

另有暗算，故意將劍光一指，漏出空隙，起初因大魔持重，摸不清敵人紅紫兩道劍光來路，萬一不怕邪污，自己法寶，又要破毀，約來衆人，見機而作，偏偏金蟬近來因增加了越歷，深恐保不

住心源，被人恥笑，先存了但求無過，不求有功之想，祇用劍光護住身體，並不冒味上前，八魔正等得有些不耐，忽見金蟬劍光遲慢，三魔錢青選，先首看出破綻，仗着陰風八卦旗，隱住身形，飛上前去，將旗上飛起三尖兩刃飛刀，夾着一道綠烟，直朝金蟬心源二人飛去，沒料到金蟬是一隻慧眼，早看清了他的動作，眼看敵人快到身前，倏地運用真氣，朝紅紫兩道劍光，指了兩指，先是一道紅光，像火龍一般，飛將上去將錢青選連刀帶人，一齊圍住，那道紫光，却圍護着心源金蟬二人，上下盤旋飛舞，敵人休想近前一步，大魔黃肅，二魔薛萍，見二魔錢青選，中了誘敵之計，反被敵人劍光圍住，情勢危急，正要上前相助，忽聽谷口金鐘連響，知道又有敵人前來，正在驚疑之際，忽聽空中一聲大喝，爾等速退，待我取回兩個雙障性命，金蟬聞言，往前一看，從空中飛下一個紅衣赤脚的童子，看年紀不過十一二歲，頸上掛着兩串紙銀，同一串古樓念珠，兩條手臂比他身子還長，一手執着一面金幢，一手執着一個五個古樓攢在一齊做成的五老錐，滿身俱是紅雲烟霧圍繞，才一落地，除錢青選，被金蟬紅光圍住，還在那裡死命支持外，餘下諸魔，俱都收了妖術法寶，紛紛後退，金蟬雖未見過，因鄧八姑說過來人打扮，知道是五鬼天王，尚和陽，乃這次青螺延請來的最利害的人物，金蟬本該帶了心源遁走，什麼事也沒有，無端貪功心切，心想好歹我且弄死一個，正想將那道紫光，也指揮上去，先將錢青選斬了，再作計較，就在這一霎那的當兒，尚和陽已將魔火金幢展動，立刻便有一團紅雲彩烟，直朝金蟬那道紅光飛去，才一接觸，光燄便滅了好些，金蟬知道寶劍業已受傷，幸是紫光還未飛出，連忙將手一招，剛將那道紅光收回，尚和陽又將白骨鎖心鏈祭起，一團火紅雲中，現在老口大五個惡鬼腦袋，張着血盆大口，電轉星馳般，直朝金蟬心源二人飛到，金蟬知道單是那團紅雲，已難抵敵，何況又加上這一柄妖錘，不敢戀戰，一手拉定心源，將彌塵旛展開，喊一聲起，化成一幢彩雲而

去，尙和陽救了錢青選，眼看白骨鎖心鏈，飛到敵人面前，心想你有多大道行，多利害的飛劍，祇要被那五個魔鬼頭咬住，決無倖理，忽見敵人取了一面小旛，身子一閃化成一幢彩雲，祇一幌便失了踪影，認爲是寶和夫人的彌塵旛，不知怎的，會到那道童手內，祇得將法寶收回，正在沉

吟之際，忽聽四方八面同時金鐘響動，接着一道黑煙，從空中掛了下來，尙和陽猜知敵人來了不少，心中大怒，忙從身上取出數十面小旗，分與八魔，命八魔駕劍，飛起空中，按八卦方位站定，一會自己便將七情網收起，如遇逃走的敵人，從網中落下，即便上前，到這泥犁旛，與他插上山，敵人便失了知覺，可將他生擒回來，聽候處治，八魔接過知陽的泥犁旛，領命自去，尙和陽將魔火金幢，與白骨鎖心鏈，插在腰間，披頭散髮，雙手合攏，搓了幾搓，對四方八面，發了出去，便聽雷聲般般，尙和陽發動了魔陣，仔細往四面一聽，那雷聲四面都有響應，祇正面谷口死傳門上，沒有回響，大爲驚異，連忙取出了七情網，想往空中撒去，先幕住了上面，然後親身到死傳門上再觀察動靜，正在酒訣念咒，倏地手中一動，被人劈手一把，將七情網搶去，尙和陽大吃一第驚，也未看清來人，將口一張，噴出數十丈魔火，直朝對面飛去，祇見一個穿着破爛的花子，在魔火紅雲中一幌，往空中飛去，認得那花子，正是那日地球所見的怪叫化凌渾，他失了七情網，怎肯干休，將牙一挫，一朵紅雲往空便追，看看追到谷口，那花子忽從空中落下，尙和陽跟踪飛下一看，已不知去向，再看死門上，橫着兩具尸身，正是天耗子秦冷，和桃花道人古明道，死

門已被敵人破去，又驚又怒，忽聽四面波濤洶湧，火聲熊熊，風聲大作，知道各處地水火，業已發動，死門既破，恐怕有失，連忙飛身回到主峯，這時毒龍尊者和俞德，接着樂三官暗號，又聽四面雷響，便在主峰上行法，幫助尙和陽，將魔陣發動，不多一會，魔陣各門上，都起了水火山火，毒龍尊者，正喜敵人已入羅網，猛一抬頭各處處是水火烈風，響成一片，惟獨死門那一面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63】

依舊清明，正在驚疑，忽見尙和陽飛來，大叫道，我的七情網，被那賊叫化搶去，死門失守，竹山教秦古二位道友被殺，所幸七面陣勢，祇破了一面，還可施爲，特地飛來，與敵人決一死戰，如今祇剩下生門，是全陣命脈，那裡守陣之人雖多，恐怕敵那賊叫化不過，意欲親身前去鎮守，現在敵人，破了死門，以爲有了退路，必定深入，死門上無人，可着一人拿我的白骨鎖心錠，同你的軟紅砂，前去防守，還可反敗爲勝，正說之間，獨角靈官樂三官，從空飛到，口稱自己願去改守死門，這時八魔請來的妖僧妖道，除分守各門外，全都聚集在生門，主峯上祇毒龍尊者和俞德，同十二個侍者，並無他人，尙和陽報仇心切，一些也未打算，輕易將白骨鎖心錠，交與樂三官，匆匆傳了用法，囑咐小心在意，樂三官滿面含歡接過來，口稱遵命，又向毒龍尊者要了兩把軟紅砂，也傳了用法口訣，便往死門上飛去，尙和陽等樂三官走後，將腳一頓，一朵紅雲，直往生門上了去，這且不提，話說鐵簀道人，黃玄極，陶鈞魏青，與白水真人劉泉，七星真人趙光斗，等心源金蟬走後片刻，也就動身，飛到青螺山谷口僻靜處，落了下來，打開怪叫化凌渾給的密帖一看，上面說，尙和，尙和陽與毒龍尊者，所設的，魔陣、共分生，死，陷，弱，墮，滅，怖，七個門戶，生死兩門，是全陣的命脈，陰門又當青螺入門，那裡防守的人，是雲南竹山教中，兩個最利害的妖道防守，一個叫天耗子古明道，一個叫桃花，道人秦冷，這兩道妖道，練就許多邪法異寶，各人都帶着有毒龍尊者的軟紅砂，叫衆人到了谷口，可由黃玄極陶鈞二人，前去詭敵，等他現身出來，將他弄出三十丈以外，先由劉泉乘他措手不及，從側面飛到素古妖道現身出來之所，將兩妖道插在地上的隱形旛拔走，然後大家合力，將他除去，斬了兩個妖道以後，這時節，魔陣上地水火風，必然發動，千冰不可深入，祇留下魏青一人，另有妙用，可由高空，折向東北，飛往生門，與心源金蟬，以及玄水谷峨眉諸弟子會台，主持生門的是萬妙仙姑許飛娘，衆人

到齊不久，尙和陽，毒龍尊者，必將冰陣催動，將陣勢縮小，各門上鎮守的妖人，俱各按方位，往生門聚齊天空上的七情網，雖預先收去但是生門上盡是些利害妖人，衆人不可輕敵，祇可用朱文寶鏡同彌塵旛護體，支持到午正，梵拿加音二，練的天魔解體大法，也發動了地水火風，衆人

可在事前留神，祇等凌渾二次出面，留下劉泉一人，隨凌渾消滅餘氣，餘人可隨秦紫玲遁回玄水谷去，除蛾眉諸弟子仍返凝碧崖外，餘人可在谷中等候劉泉回來另有吩咐等語，衆人看完了凌渾東帖，便依言行事，先由黃玄極陶鈞二人飛身進了谷口祇見谷中靜蕩蕩的，並沒一個人影，二人還待深入，忽聽一聲，金鐘響處，崖前閃出兩個惡道，攔住去路，問二人進山何事，是否與先前飛那姓趙的一黨，通上名來，好引你們進去，陶鈞道我奉了師命，來此除害担魔，不問什麼姓趙的，你祇叫那八魔出來納命、免你二人，一死，秦古二人見來人口發狂言，不由心中大怒，傳罵道，無知孽障，我二人好心好意，按客禮相待，引你二人入內送死，竟敢出言無狀，本當放你過去，情理難容，說罷，秦古二人同時將手一拍劍囊，飛起兩道半青半白劍光，直朝陶鈞飛去，黃玄極見敵人雖是邪教，劍光委實不弱，忙朝陶鈞使了一個眼色，各用劍光，敵住秦古二人鬥了不多一會，黃陶二人裝着不敵，條的收回劍光，與身合一，往谷外飛逃秦古二人，那肯放敵人逃走，也將縱起，隨後追赶，剛追出去有數十丈遠近，忽然對面飛來七點火星，放過黃陶二人，接着現出一個面容禿禿的道人，指揮紅星，迎着秦古二人劍光，鬥在一齊，秦古二人，定睛一看，認得來人正是七星真人趙光斗，知道他的利害，便喝問道，趙道友，蛾眉是我等公敵，你我井水不犯河水，趁早收劍回去，免得傷了和氣，趙光斗笑罵道，你們竹山教這羣妖，專一採生折割，殺戮好淫，無惡不作，早就想代天行罰，今日竟敢在此助魔爲虐休要多言快快上前納命秦冷怒罵道大胆孽障，竟敢認仇爲父，出口傷人，叫你知道二位真人利害，說罷，從身旁取出一個葫蘆

叢山飛俠傳

，口中念念有詞，正要施展妖法，偏赶上黃玄極陶鈞，飛身回來，兩道劍光如閃電一般，直朝秦冷飛去。趙光斗知道秦冷葫蘆中有煉就的黃蜂刺，怎肯容他放出，忙用手朝着空中紅星指了兩指，內中分出兩點紅星，和飛星墜月一般，直朝秦冷飛去，兩下夾攻，把秦冷鬧了一個手忙腳亂。還未及使法寶抵禦，從斜刺裡，又像長虹投飛過一道劍光，秦冷喊聲不好，欲待遁走，已來不及，劍光過處，尸橫就地，這裡古明道見秦冷雙拳難敵四手，危急萬分，正從懷中取出三隻飛箭，想發出去幫助時，還未脫手，秦冷業已身死，同時敵人飛劍火星像流星趕月一般，紛紛飛來，知道寡不敵衆，忙收回空中劍光，想遁回原處，隱住身形，等衆人追入陣門，暗將毒龍尊者的軟紅紗飛起，先困住了衆人，等少時魔陣發動，再替秦冷報仇，誰知逃到原處一看，地上兩面隱形保身旗，業已不見，不由大吃一驚，回望敵人，已從後面追來，把心一橫，二次翻身迎接，沒有隱形旗護身，放不得軟紅紗，祇得三隻飛劍祭起，連同飛劍，迎着衆人劍光，鬥在一齊，正在拚命支持，忽聽身後大喝一聲道：妖道還不納命，等待何時，言還未了，猛聽雷火之聲，回頭一看，上溜火光，夾着雷電之聲，如飛而至，古明道一時不及避讓，被那雷火打中左肩，燃燒起來，古明道見勢不好，想收劍逃走，白水真人劉泉，從他身後，現出身來，手一起，一道青光飛來，古明道喊聲不好，拚着飛箭劍光不要，將脚一頓，口誦仙避咒，駕心光，往空便起，離地不到十丈，被鐵箠道人劍光，直飛過來，將古明道雙足割斷，往下墜落。古明道連受兩次重傷，情知性命難保，咬牙切齒，口誦毒龍尊者傳的魔咒，從懷中取出軟紅紗，準備放將出來，與衆人同歸於盡，偏偏他那三隻飛箭，一道劍光，本來就敵衆人劍光不過，一旦失了統馭，光芒大減，七星真人趙光斗，看出便宜，將脚一頓，起在空中與那七點紅星，合成一體，往古明道的飛箭劍光叢中，祇一捲全都收了。過來猛見古明道被鐵箠道人將兩脚肋斷，往下墜落，更不怠慢，把劍光緊得一緊，七點紅星，

【65】

飛將過來，圍住古明道，祇一繞，古明道還未及施法，生生斬成幾截，落下地來趙光斗跟踪下去，先從他懷中小葫蘆內，取出軼紅砂，又將他身上法寶，一齊收去，衆人都過去，商議了幾句，乃照凌渾之言，從高空往生門上飛去，衆人到了生門上空，往下一看，下面一個高坡上，坐定幾個妖僧道，坐上面站有一個道姑，手持蠅拂，正商議要往下降落，忽聽各處金鐘響動，心源金

蟬雙飛來，金蟬對衆人道：「適才我二人，同八魔相鬥正要取勝，被那僧和陽救去，我二人自知不敵，用彌塵磨遁走，剛剛升起，面遇凌真人，叫我二人用彌塵，繞往各門，轉上一轉，引敵人發動魔陣，再往生門來，與諸位會合，下面那個道姑，便是萬妙仙姑許飛娘，最爲利害，諸位可同我作一齊，到緊急時，全好同仗彌塵磨護體，不可大意，正說話之間，忽然一道青光，從下面直往衆人飛來，金蟬喊一聲來得好，左肩搖起，飛起那道紫光迎敵，那青光一見紫光，倏地往傳下便落，衆人知是誘敵之計便跟着金蟬，一起降落，許飛娘首先迎上前來，見着金蟬說道：「你這小孩子，太不曉事，你才出世幾年，有多大本領，」

第六回 施詐術詭走鎖心鏡 奮神威巧得霜角劍

也隨着這些無知之輩來此胡鬧，此地有毒龍尊者，與五鬼天王，擺下的魔陣，設下天羅地網，少時發動地水火風，無論多大本領的人，入陣便成碎粉，我看在你母親分上，又見你年紀雖幼，資質不差，急速聽我良言，回轉峨嵋，閉門學道，免得玉石俱焚，悔之晚矣，金蟬也不着惱，笑嘻嘻的說道：「好一個不識羞的婆婆，我生九華，常聽你對我母親，同餐後師叔說，你自混元賊道死後，看破紅塵，決意閉門修參正果，永不參與外事，誰知你口是心非，前次慈雲寺，代法元邀請了許多妖僧妖道，自己却不敢露面，枉害了許多狐羣狗黨，受傷死亡，把你賊徒薛蟻，也鬧成了一個獨眼賊，還不覺悟，又到此和一羣魔崽子興風作浪，大言欺人，我母親說你劫數未盡，三次

峨眉鬥劍，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小爺念你修行不易，又看在你同我母親認識，平素雖然暗中與妖作怪，表面上尚是一味恭順，故此網開一面，放你逃生，急速遁回黃山，免與魔崽子同歸於盡，許飛娘適才一番話，固然帶譏刺，其實也真是愛惜金蟬，一半含有好意，不想被金蟬這一頓數罵，不由怒往上升，罵道：你們與青螺爲仇，倚強欺弱，原不與我相干，怎奈你們峨眉，素來號稱教規最嚴，爲何勾引我的孽徒，可曰平叛教首師，我到此專爲清理門戶，懲治叛徒，扶弱鋤強，小孽輩障竟敢不聽良言，侮慢尊長，本當用飛劍，將你斬首，念你年幼無知，我也不屑於與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兒動手，卽速退下去。喚你們一個主腦人上前，與我答話，金蟬笑罵道：不識羞的潑潑，你配做誰的尊長，與我同來的諸位前輩，同門舊友，俱都本領高強，不值得與你這潑潑動手，你不快用寶乖討好，我到偏要領教領教，說罷左肩一搖，一道紫光，直往許飛娘飛去，許飛娘一聽金蟬張口謾罵，早已怒不可遏，見金蟬吐光飛來，認得是妙一夫人鴛鴦霹靂劍，知道此劍，利害非常，忙將手一指，指尖上發出一道青光，迎着金蟬紫光，口中罵道：原來你母親治家不嚴，忘聘寶劍傳你，縱容你這小孽障如此猖狂。今日管教你難逃活命，說罷，手指前青光說道：一聲疾，那道青光，竟和出海青龍一般，與金蟬的紫光糾結一齊，白水真人劉泉，正要上前，對面山坡上，閃出一僧一道，一個飛起一根禪杖，一個飛起一道黃光，直朝衆人飛來。劉泉認識那道人，也是雲南竹山教中的妖道蔡野湖法便飛起劍光禪杖，黃玄極也將劍光放起，迎着那僧人禪杖化成的黃光，喝道：妖僧留名。那僧罵道：你家佛爺，寶手雷音落楠伽使是，黃劉二人，正與妖僧妖道，相鬥，鐵篋道人見金蟬劍光，有點鬥許飛娘不下，又見敵人方面，還有十來個奇形怪狀，不僧不道之人，站在山坡上一面旗，觀陣，尙未動手，知道這些妖人，俱都不同小可，又恐金蟬有失，便飛身上前高叫道：金蟬且退，待貧道與許仙姑分個高下，許飛娘本是故意指劍光，絆住金蟬作

要，靜等魔陣發動，將衆人生擒，再將金蟬，拿送到妙一夫人那裡，掃掃蛾眉臉皮，一見鐵箴道人飛來，一面迎敵金蟬一面對鐵箴道人道，鐵箴道友，你並無宗派門戶之見，乃是散仙一流，何苦也來參與劫數，聽我良言，此時回山，尙是不免，少時魔陣發動，悔之晚矣，鐵箴道人道，翻邪出魔，乃修道入本分，道友無須多言，讓金蟬下去，待貧道領教道友的劍法吧許飛娘冷笑道，道友既然執迷不悟，少不得一同被擒，小孽障口發狂言，決難放他逃生，道友有本領，祇管上前就是，言還未了，手指處，又飛起一道青光，直取鐵箴道人，鐵箴道人不敢怠慢，忙將劍光飛出迎敵，正鬥之間，忽聽四處隱隱雷明發動，坡上面又飛下三個僧人，高聲罵道，峨眉孽障休要倚仗人多，現有雪象山金山寺三位維漢來也，說罷，各取一把戒刀，拋向空中，化成三道白光飛來，心源陶鈞，與七星真人趙光斗，剛剛飛劍上前迎住，倏地一朵紅雲，從空而降，現出一個紅臉傳幼童，金蟬鐵箴道人，俱認得來人，是五鬼天王尙和陽，忙招呼衆人，俱向一處移攔，以備萬一，尙和陽才一落地，首先飛到坡上，拔起那面大旗，口誦衆咒，往空舞了幾下，立刻慘霧迷漫，第陰風四起，紅燄閃閃，雷聲大作，山坡上一千妖僧妖道，俱都沒有踪影，同時手中魔火金幢，正待念咒祭起，倏地從空中照下一道百十丈五色霞光，光到處先後兩三聲慘呼過去霧散風消，雷火無功，接着飛下五個妙齡女子，來着正是靈雲，輕雲，朱文，與紫玲姊妹，這時衆人見尙和陽，將旗一麾，烟雷四起，敵人除尙和陽一人外，俱都不見蹤跡，大吃一驚，各用劍光護住週身，不敢迎敵，金蟬一雙慧眼，看見霧影中，一千妖僧妖道，一同飛起十來道雜色飛劍飛刀，分頭往衆人飛去，金蟬喊聲不好，正要取出彌塵幡展動時，恰好靈雲等趕到，就中女神童朱文，見下面山坡上，有一童子，手執大旗一舞，立刻霧雷齊起，知是敵人妙法，先將寶鏡往下一照，靈雲輕雲，見光影裡倆三個同道，正在危急，忙將劍法往下飛去，下面這一些妖僧妖道，丈着尙和陽的妖

法隱身，各將飛刀飛劍放起，去殺敵人絲毫沒有防到上面，就中有八廟請來神馬谷巴巴廟的兩個番僧，一名宗圓，一名小雷音，見金山寺三羅漢，迎敵心源陶鈞槍光斗，心源陶鈞雖然力弱，仗着趙光斗七點紅星，還能象顧，並沒有分出什麼高下，知道心源陶鈞，劍術平常，容易下手，便在霧影裡，飛起兩把飛刀，直取心源陶鈞，金蟬雖然看見，因為事在緊急，無法救援，心源陶鈞，又不知霧影裡有人暗算等到朱文寶鏡解散了烟霧雷火，敵人飛刀業已臨頭，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被靈雲輕雲，兩道劍光飛來，迎有敵人兩把飛刀，祇一絞，便即化成頑鐵墜地，宗圓小雷音，見飛刀被敵人破去，正想逃走，使用妖法，被靈雲輕雲劍光，電閃星馳般，追躡過來，圍住二妖僧，攔腰一繞，腰斬成兩截，靈雲，輕雲，朱文，紫玲姐妹，也都飛身下來，連合下面鐵箴道人等，各用劍光，飛上前去，五鬼天王尙和陽，見敵人又添帮手，才一照面，便破了煙霧雷火，還傷了兩個同黨，心中大怒，一擺魔火金幢，正待上前，萬妙仙姑許飛娘，一眼看見朱文手中持着一面寶鏡，知道尋常魔火法術，奈何他們不得，忙喊天王且慢動手，祇管去將陣勢發動，待貧道上前迎敵，早將手一指，發出五道青光，迎着靈雲等劍光，鬥將起來，其餘妖僧妖道，也各將飛刀飛劍，上前助戰當下靈雲輕雲，雙戰許飛娘，七星真人趙光斗，白水真人劉泉與金蟬，分敵白象山金光寺三羅漢，明珠，慧珠玄珠，鐵箴道人，迎敵聖手雷音落楠伽，黃玄極迎敵竹山教妖道蔡野胡，女神童朱文，迎敵巫山牛肝峽穿心洞主吳性，陶鈞心源雙戰吳性的門徒瘟皇童子金鐸，秦紫玲妹妹合門神羊山窩牛洞，獨角夜叉何明，雙頭夜叉何新，粉面夜叉何載，弟兄三人，敵人方面，祇五鬼天王尙和陽不會動手，他却任山坡上，將兩手據地，圍着那面大旗，倒行急轉，口中念念有詞，週身俱有雲籠霧，衆人知尙和陽在那裡施展妖法，但是俱有敵人迎着動手，不得上前。紫玲姊妹，迎敵窩牛洞三夜叉，寒勢與獨角夜叉一照面，差點笑出聲來，原來二夜叉中

【70】，以何明生得最爲醜惡，頭如麥斗，凹臉凸鼻，獠牙外露，臉上紅一塊紫一塊，身子却又細又長，又是天生一隻獨腳，長身細頸，托着一個大腦袋，搖搖幌幌，形狀極其難看寒萼又好氣，又好笑，心想八魔等，不知從那裡去尋來這些山精水怪，也敢到人前賣弄，不如早些打發他回去，省得教他留在世上現眼，心中正這麼想，偏那何明，形像雖然不濟，發出來的那一把飛叉，竟是非常利害，寒萼因守紫玲之戒，不使再將寶相夫人的金丹祭起及至見鬥了一會，不能取勝，山坡上羣面、五鬼天王尙和陽，念咒倒轉越疾，隱隱還聽得水火風雷之聲，在地下發動，知道再有一會，山魔陣中地水火風，便要發動，同時見獨腳醜道士，猛的將身一搖，又陸續飛出六把飛叉，又頭上飛夾着綠火烈焰，直往自己飛來，寒萼生來好勝，不問青紅皂白，將寶相夫人金丹放出，偏巧紫玲俠雙戰何新何戴，一道劍光敵住兩把飛叉，百忙中向望靈雲輕雲，敵許飛娘不下，急於前去救援，傳手指處，兩根白眉針飛將出去，何新何戴不及避讓，打個正着，覺着胸一麻，知道不好，大吼一聲，收叉逃走，未及回到坡上雙雙倒地而死，紫玲除了何新何戴，一眼瞥見寒萼，又用母親的金丹，去破敵人飛叉，知道今天對陣上，能人甚多，恐怕失閃，忙即將劍光一指，飛將過去，何明不及讓躲，被紫玲劍光將那隻獨腳別斷，大吼一聲，遁回神羊山去了，紫玲斬斷何明獨腳，忙即吩咐寒萼，收回紅光，不準妄用，再看靈雲輕雲的劍光，已被許飛娘壓得光芒大減，不敢怠慢，忙同寒萼雙雙飛上前去，寒萼首先朝許飛娘去許飛娘剛將左手一揚，飛起一道青光，敵住寒萼，紫玲劍光又到，許飛娘見來的這兩個女子，俱未在黃山見過，發出來的劍光，又非峨眉傳授，便疑是勾引司徒平的兩個陰人，一面分出劍光敵住，口中喝問道，來的兩個女子，急速通名受死，寒萼答道，我姊妹乃寶相夫人二女，黃山紫玲谷，秦紫玲寒萼是也，你莫非就是那賊道姑許飛娘麼，許飛娘一聽來人，果然是勾引司徒平的秦氏二女，知道這兩個

叢山飛俠傳

女子，得了寶相夫人傳授，師文恭便死在他白眉針下，不由又驚又怒，口中罵道，賤婢好不識羞，勾引我叛徒司徒平，姦淫叛教，還敢在仙姑面前猖狂，今日定叫你這兩個賤婢，死無葬身之地說罷，手指處，劍光緊得一緊，紫玲寒等，見許飛娘一人敵住四人，發出來的劍光如同青龍鬧海一般，知道不敵，正要取出法寶施放，許飛娘早已防到這一看，不俟紫玲姊妹動手，先下手為強，從懷中取出十八粒飛星彈，一出手便是十八顆銀星夾着一團烟光，朝靈雲輕雲，紫玲姊妹，四人頭上飛去，四人一見不好，劍光又被許飛娘劍光絞住，不及撤回救護，正在心驚，倏的空中一聲長嘯，飛上一人高聲說道，妖陣業已發動，爾等快快收回劍光，照我所言行事，說罷，將破袍袖往空一揚，許飛娘十八顆飛星彈，如同石沉大海，落在那人袖中，四人定眼一看，來人正是怪叫化凌渾，這時女神童朱文，已將巫山牛肝峽穿心洞主吳性的瘟皇釘用天遁鏡破去，又用飛劍斷了他一隻臂膀，黃玄極迎敵竹山教妖道蔡野湖擺動它女旗，正覺有點頭暈眼花，被朱文逼走吳性，追將過來，用寶鏡一照，先破了蔡野湖的它女旗，同了黃玄極，雙雙飛劍過去，將蔡野湖斬首，瘟皇童子金鐸，雙戰陶鈞心源，正在難分高下，忽見師傅被一個女子用寶鏡破了妖法逃走，那女子手中一面寶鏡，放出百丈五彩金光，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知再延下去，決難討好，連忙袖空收回劍光逃走，衆人正殺得起勁，忽見凌渾現身出來，收了許飛娘法寶，說了那一番話，便即隱形而去，同時地下風雷水火之聲，越來越急，頭上黃霧紅雲，如奔馬一般，往中心簇擁，知說魔陣業已發動，大家一面迎敵，各往朱文金蟬一人跟前移近，準備萬一，許飛娘見凌渾一照面，便破了他多年辛苦練就的飛皇彈，心中大怒，正要使用法寶，忽見尙和陽，在山坡上，手持那面大旗一麾，立刻便有一團十餘畝方圓的紅雲，往敵人劍上叢中飛去，知道魔陣即刻發動，祇得停手，收了劍光，餘下妖僧妖道，也都各將法寶收回，隨定許飛娘回到各人方位，從懷中取出

【71】

【72】一面小旛，靜候尙和陽號令施爲，靈雲這一面，見山坡上，飛起一團紅雲，敵人將劍光紛紛收回，不敢怠慢，恐怕劍光破紅雲所污，也都各人收了飛劍。朱文早有準備，站在衆人前面，將寶鏡

照着過去，鏡上面發出五色金光，將佛團紅雲擋住，尙和陽一見紅雲無功，用手往西外指了指幾指，接着便是震聲雷響處，毒師尊者同各門上妖僧妖道，知道敵人俱已往生門上困住，便將陣勢往生門上縮攏，靈雲等在朱文寶鏡金光籠罩之下，祇聽金光外面，震大價大霹靂，與地下洪濤烈火罡風之聲，響成一片，一會功夫，毒龍尊者趕到，口中念念有詞，號令一聲，各門上妖僧妖道，將小旛一展，紛紛將軟紅紗祭起，數十團綠火黃塵紅霧，起在半空，遮得滿天暗赤，往靈雲等飛頭上霧將下來，同時地面忽然震動，眼看崩塌。朱文一面寶鏡，祇能攔住那團紅雲，正愁不能兼使顧，紫玲見勢危急，忙從金蟬手中取出彌旛，口誦真言接連施展，化成一幢彩雲，剛剛升起，便忽然山崩地塌一聲大震過處，衆人適才立身之處，陷無數大小深坑，由坑中先冒出黃綠紅三樣濃烟，一出地面，便化成烈火，狂風，洪水，往衆人直捲上去，紫玲朱文，不敢怠慢，一個用彌旛，一個用天遁鏡，護着衆人，不讓妖法侵犯，似這樣支持了兩個時辰，五鬼王玉尙和陽，滿以為爲地水火風一齊發動，又有毒龍尊者軟紅紗，敵人決難逃生，誰知敵人先用一面鏡子，攔住自己的魔火紅雲，接着又化成一幢彩雲，在水火烈風上滾來滾去，雖然將敵人困住，竟不能損傷分毫，正在心焦，偶一回顧各門上妖僧妖道，除已在適才傷亡逃走外，個個都在，祇死門上獨角靈官樂三官，沒有到來，空着一門，祇被敵人看出破綻仍可从那幢彩雲從死門逃走，不由又驚又怒，他還不知樂三官居心不良，想誑他白骨鎖心鏈逃回山去，想起那鏈，是自己多年心血練就的至寶，恐怕樂三官有什麼差錯，忙對毒龍尊者，與許飛娘道，二位道友，且在此主持，待我去死門上，觀察一番就來，說罷，一朵紅雲便往死門上飛去，到了青螺谷口，看，日光已快交正午，

四外靜悄悄的，通沒有一些動靜，再尋樂三官已不知去向，好生驚異，猛一尋思，不由頓足大怒道，我受了賊道的騙了，這鎚被他騙去，又誤傳了他的用法，除非得到靈魂珠，才能收回此寶，報仇雪恨，剛自言自語，咬牙痛恨，忽聽遠處地底起了一陣響動，聽去聲音，不似發自生們陣上，仔細一聽，好生驚異，忙將身縱起空中，往四外察看踪跡，猛見對准生門子午正位上，有一座山峯，像似在往生門那面移動峯上面起了千百道濃烟，看去好像就要拔地飛起神氣適才地底聲音便是從山峯那面發出，看出是有人用地水火風天魔解體大法，來破自己的魔陣，借着正子午方位，正子午時辰，發出天火地雷，不但魔陣頃刻瓦解，陣中諸人，運行稍差的，絕難活命，連敵入也要玉石俱焚，就是這轉眼之間，那座小峯果然漸漸離了地面，往魔陣生門飛去，一看日光，收陣已來不及，猛想起鄧八姑得了靈魂珠，如今又與峨嵋一黨，他走火入魔，身子不能轉動，今日未來，必然還在玄冰谷內，敵人傾巢來此，谷中祇剩他一人，何不趁此時機去玄冰谷，奪了他的靈魂珠，再去尋樂三官，奪回白骨鎖心鎚，豈不是兩全其美，想到這裡，自以為得計，也不顧魔陣諸人死活，逕自喊一聲疾，駕紅雲往玄冰谷而去，他走不多會，下面巖石後面，轉出一個大漢，一個花子，那大漢手中提着一個綁着的道士，對那花子道，師父他這牛鼻子弄死了多干淨，還留着他則甚，那花子答道，你知道些什麼，道罷，往空中一看，也不說話，劈手從大漢手中，搶過那道士，背在身上，伴谷方便跑，那大漢喊，師父帶我同去時，那花子眨眨眼，已跑得沒了踪影，這兩個正是怪叫化窮神凌渾，與陸地金誰魏青，原來魏青本想隨了衆人同走，一看自己不會劍術，師傅傳了一條鞭，因不知用法，終終沒有用過，二來又有凌渾吩咐，祇得留了下來，他獨自一人坐在山石上面，眼望衆人去處，遠遠光華亂閃，知道已同敵人交手，心想自己又不會劍術飛行，這裡正在青螺入口處，要是遇見妖人走來，豈不白白吃虧，想到這裡，便想去尋

一個僻靜所在藏身，等候凌渾到來再說，他因凌渾在戴家說過，將來到了青螺，便可收他爲徒，所以這次執意隨定心源等同來，今日聽劉泉說，果然有用他之處，甚是高興，又恐凌渾走來，尋不見自己，豈不將機會錯過，不時從藏身的巖石後面，往外探頭探腦，正在獨個兒搗鬼，忽見谷外一個紅臉道人，穿着一身水火道袍，額上生着一個大肉包，身背葫蘆寶劍，手裡拿着一件古體骨作成的兵器，四面俱有烟霧圍繞，直着雙眼跑來，魏青見那道人一身邪氣，忙着縮腳，隱身巖後躲避，祇看那道人越跑越近，暗喊不好，正待準備斷殺，誰知那道人好似不曾看見魏青，竟從魏青身旁跑過，魏青正在暗幸，不多一會，那道人又飛也似的跑了回來，這次與魏青相隔更近，魏青一面暗提防，細看那道人，已跑得氣喘噓噓，頭上黃豆大的汗珠子直流，兩眼發呆，看准前面脚不沾塵，拚命飛跑，似這樣從魏青身邊跑過來，跑過去，有好幾十次，魏青見那道人好似中邪一般，慌慌張張，始終沒有看見自己，起初因見那道人形狀異樣，手中兵器又有烟霧圍繞，自知不是對手，所以不敢上前，後來見那道人，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步法漸漸遲緩，同時耳旁又聽得遠遠地底水火風雷之聲，潮成一片，拿不定衆人吉凶，凌渾又不見到來，自己藏的地方，祇爲隱秘，被這道人在身前跑來跑去，師父來了，又看不見自己，不由煩燥起來，心想這妖道，定是中了什麼魔邪術，失去知覺，我何不等他過來，掩在他身後，給他一刀，也省得在此呆等想到這裏，手中拿刀，靜等道人跑來，竄將出去下手，剛打好了主意，恰好那道人踉踉跄跄，跑了回來，魏青已要下手，猛一抬頭，見對面土崖上，坐着一個花子，拿手指趕那道人，那道人便隨着他手指處，往前飛跑，像有什麼東西牽引似的定睛一看，那花子正是怪叫化凌渾，心中大喜，不由失口高叫了一聲師父，那道人猛被魏青這一喊，好似有點覺察，稍爲遲疑了一下，仍是往來跑去，魏青看見凌渾，不願得再砍道人，逕往對面巖上跑去，眼看跑到凌渾跟前，忽見凌渾站起身

來，祇一幌，便不知去向，魏青好生着急，喊了幾聲師父，不見答應，四外觀察也看不見凌渾蹤跡，才知那道人跑這半天，是受了師父愚弄，暗恨自己早不留神對面，錯過機會，心中又悔又恨，再看那道人，也不見回轉，往他去路一看相離里許多地，一塊山石上，好似臥着一人，疑心師父未走，連忙下嶺，跑了過去，漸漸跑近一看，原來還是那道人。兩眼發直，口吐白沫，手中拿着那五個古鏢作成的一柄大鏢，扒伏在山石上面，鏢上烟霧無己，不由喊了一聲晦氣。正要回轉猛一想這道人雖會妖法，現在已經失了知覺，他拿的那怪鏢，定是個利害法寶，還有他背上那口寶劍，也定比我這把刀好，本想乘他不覺，將他殺死，一則不知他那怪鏢的用法，二則又恐道人會金鐘罩等功夫一刀砍不死，反倒打草驚蛇，莫如先將他的怪鏢寶劍盜來，再想法將他捆上，用他的兵器，逼問他怪鏢的用法，豈不是好，魏青心性粗魯，想到就做，從不計什麼利害，他起初怕打草驚蛇，以為這樣，計出萬全，殊不知如非凌渾故意成全他得兩樣法寶，用法術將獨角靈官樂三官制住了時，樂三官神智要清，飛劍便耍了魏青的性命了，這且不言，魏青打點好了主意，將身蹲下，覷伏鶴行，走近前去，見那道人絲毫沒有覺察，便從那塊山石下面，掩到道人身後，七輕腳輕手扒到石上，用手捏着道人背上柄，才輕輕往外一提，當的一聲，一道青光，那劍業已出匣，把魏青嚇了一大跳，忙接連變縱，縱出去有二十多丈，見石上道人，並未轉動，才得放心，一見手中這口寶劍，如一泓秋水，青光耀眼，冷氣森森，劍柄上盤有一條小青蛇，還有朱文傳字魏青又驚又喜，不及細看，先拋去了手中刀，決計再去盜那柄怪鏢，仍照將才掩身過去，這回是在道人前面，格外加了小心，及至近前，見那道人身子扒在那塊山石上面，左手持鏢，往下懸着，鏢頭是五個古鏢攢成梅花瓣式，白牙森森，口都向外，魏青悄悄掩到道人睡的山石下面，恰好石下有凹處，可容一人，魏青光隱身山石凹聲，略爲定了定神，聽了聽上面沒甚響動，

探頭往下一看，道人仍是昏迷不醒。魏青見那鎚古怪，不敢用手挨近鎚頭，想了一想，乍着胆子，往前三探身，捏着鎚柄，從道人手中一奪，容易易，奪了過來。魏青胆子越來越大，又繞回山石後面去，揸道：劍匣，將劍插入，佩在身上，將鎚藏過一旁。逕去解下道人身上絲條，將道人四馬攢蹄，捆了起來，那道人一任魏青擺佈，竟和死了一般。魏青將道人捆好，再回身去拿那怪鎚來逼問用法時，那鎚已不知去向，正在驚疑，忽聽道人呻吟了一聲，手脚動了兩動，魏青大吃一驚，顧不得再尋那怪鎚，正要撲上前去，那道人業已醒轉，睜眼一看，覺着身上疼痛，手足被捆，大吼一聲，便要掙起身來，魏青知他會使妖法，那裡容他掙斷綁索起身，早一個虎撲，撲上前去，兩手摺緊道人咽喉不放，魏青雖然是天生神力，那道人也非弱者，回耐拗拚命奔走了半日。本已累得力盡精疲，加上他身上這根絲條，乃蛟筋摺結而成，不過用彩絲在兩頭打了幾根穗子，魏青細得又非常結實，急切間掙斷不開，咽喉被魏青用力扣緊，連氣都出不來，祇是暗運元功，和魏青掙命，在山石上打滾，原來樂三官，將五鬼天王向和陽的五鬼白骨鎖心鎚，騙到手中，又傳了用法，心中大喜，仍恐向和陽看破，不敢現於辭色，及至辭別向和陽，與毒龍尊者，往谷生門飛去，心想間白骨鎖心鎚，乃向和陽在雪山數十年苦功，按五行生剋，尋到五個六陽奎首，還積了四十九個有根基人的生魂，煉成此寶，准備二次出山，尋峨眉派的晦氣，得來煞非容易，看連日形勢，就祇一個怪叫化凌渾，已是破青螺而有餘，何況聽說峨眉方面，還來了不少的能人，師文恭何等利害，尚且身遭慘死，這就是頂好的前車之鑑，我留在此地，雖不一定玉石俱焚，人決難討好，難得和他初交，他竟肯將這種至寶借我，還傳了用法，真是千載良機，不如帶了此寶，尋一個無人注目的深山巖穴之中，隱藏起來，向和陽立志和峨眉尋仇，早晚必死在敵人手內。那時我再出山不晚，想到這裡，非常高興，轉眼到了生門，並不往下降落，正待往東方飛去，猛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覺脚底被一種力量吸住，往下降落，低頭一看，下面正是青螺谷口外面，有一人朝上面招手，自己便身不由自主的往下降落，知道遇見能手，先還仗着白骨鎖心鏡在手，倘若那人爲難，還可惜他試試鏡的利害，至及落地一看，那人正是日前晶球上現身的那個怪叫化凌渾，不由大吃一驚，才一見面，那花子滋牙一笑，說道，今天青螺山這麼熱鬧，道爺往那裡去，何不與我這花子談談解個悶兒，樂三官知他利害，一面暗中準備假作歡容，躬身答道，貧道本是應青螺友人之招，來此閒遊，誰知兩派，又自相殘殺，實非修道人本分，不願參加這場殺劫，告辭回山，打此經過，道友相招，不知有何見教。凌渾聞言笑道，我招道爺下來，不爲別的，俗語說得好，強盜遇見乖賊，見一面分一半，可惜道爺，祇得了鬼娃娃一件死人骨頭，不好分得，就這樣送我，我又於心難安，這麼辦，我如今正想趕走青螺這一羣魔崽子，道爺反正暫時拿他無用，不如借我用上幾天，再行奉還如何，樂三官知他說的是白骨鎖心鏡，既敢明言強要，一定來者不善，心上雖然作忙，仍假敷衍道，道友敢是要借這柄白骨鎖心鏡，貧道將此鏡借與道友，原無關緊要，怎奈此寶乃向天王之物，貧道向他借來，原另有用途，如今雙方正在尋仇，貧道豈能將朋友之寶借與他的敵人，久聞道友，神通廣大，要此寶何用，休得取笑，告辭了，樂三官原知這個怪叫化難惹，自己驅寶逃走，未免情虛，所以強忍怒氣，祇圖敷衍脫身了事，誰知言還未了，被凌渾劈面碎了一口，口中罵道，賊妖道，給臉不要臉，你還打量我不知道你是從鬼娃娃手上騙來的呢，說罷，伸手就是一個大咀巴，樂三官躲不及防，被這一下打得半邊臉腫起，太陽直冒金星，心中大怒，將手一拍腰間，先飛起一團青光，直取凌渾，凌渾哈哈笑道，我徒弟在山頂上，受了多少天寒風冷雪之苦，我正愁少時沒有酬勞，竟有送上門的買賣，說罷，手伸處，將那道青光接住，在手上祇一搓，成了一團，放在口邊一吸，便吸入腹內，張開兩手說道你還有什麼玩意，快都使出來吧，樂

【78】三官本煉有兩口飛劍，一名霜角一名青冥，祇青冥能與身合一，霜角新得不久，尙未煉成，便是魏青所得的一口，青冥劍經他多年苦修，差不多飛劍均非敵手，一見被凌渾袖手接去，又急又怕，口中念念有詞，將白骨鎖心錘一擺，立刻天上起了紅雲綠火，腥風中五個古樓，張開大口獠牙，直朝凌渾飛去，凌渾口隨吐妖法利害，回身往谷內就跑，樂三官不捨那口飛劍，一手捏訣，指

揮白骨錘，隨後便追。口中高叫道：賊叫化，你祇將飛劍還我，我使饒你不死，剛剛追進谷口，忽見前而凌渾，一跑沒了影子，正在用目往四外觀察踪跡，猛當頭上被人打了一掌，立時心中一陣迷忽，耳中祇聽尙和陽的響音罵道：大胆妖道，竟敢將我的法寶騙走，今日不要你的狗命，我尙和陽誓不爲人，樂三官回頭一看，尙和陽手中執定魔火金幢，發出百丈紅雲，從後追來，飛追得心驚胆裂，幾次想借遁竄風逃去，不知怎的，法術竟失了靈驗，知道尙和陽意狠心毒，被他嚇上，便死無葬身之地，祇得忘命一般，往前飛跑，跑出去約有十餘里地，聽得追聲漸遠，正在慶幸，猛聽前面又是一聲斷喝，拾頭一找，尙和陽又在前而現身追來。把樂三官嚇了一大跳。慌不迭的往回路跑。剛剛跑到谷口，尙和陽又現身出來攔住，似這樣來回來去跑了有幾十天，末後一次看前面的山巖上有一個大洞，回看後面，尙和陽沒有追來，這時業已力盡精疲，再也支持不住，提起精神，用盡平生之力，想從下面縱進洞去躲避，身材縱起，便見凌渾站在那塊山石上，自己一退回，已收不住脚，恰巧鑽在他的跨下，被他騎住，樂三官還想掙扎時，被凌渾兩腿一夾，眼前一黑，便暈死過去，醒來又被人捆住，扣緊咽喉，氣劍業已失去，枉會一身妖法，也是無法施展，祇能暗中咬神運氣，苟延殘喘，一面運用元功，想去掙斷身上的細綁，似這樣支持了好一會，魏青兩手又緊樂三官便又，眼看將敵人又得兩眼珠努出，紅得似要出火，頭上青筋直迸，祇是弄不死他，又不肯鬆手，更恐怕遇見敵人餘黨走來碰見，便不好辦，心中一着急，奮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起神威，大吼一聲，正打算運用鷹爪力重手法，將全身之力，聚在十個指頭上，將敵人活活打死，忽然眼前一幌，凌渾現身出來。魏青一高興，口中忙喊師父微一分神，手中稍爲鬆了一鬆，樂三官正等這種機會，更不怠慢，雙脚在山石上用力一墊，一個魚躍龍門式掙脫了魏青雙手從山石上面倒着身挺縱下去，心中還想用法術報仇，身才立定，一眼看見站。魏青一齊的正是那怪叫化凌渾，手上拿着自己從尙和陽手中騙來的白骨鎖心錘，他並不知道才尙和陽追他是凌渾的法術一見尙和陽不在，那錘却到了他的手中，揣想尙和陽不是被凌渾趕跑，便是遭了毒手，自己如何能行，嚇得回身就想遁走。魏青見道人逃走，一把未抓住，惟恐凌渾又隱形遁去，顧不得再追道人，連忙過去，跪在地下行禮，個手却抓着凌渾衣服不放。凌渾道：你捉的人呢，魏青道：跑了，凌渾道：沒出息的東西，牛鼻子跑了，你還不去追，魏青道：我去追時，你老人家又要跑了，我不去凌渾道：凡事我收的徒弟，都得給我立點功勞，你不將牛鼻子捉住，我也不能收你，魏青道：他會妖法，適才是趁他睡着，才下的手，如今他又跑遠了，叫請他回法，凌渾道：牛鼻子叫樂三官，我捉到他還有用處。我既着中了他，決跑不了，你看牛鼻子不是又回來了嗎，魏青回頭一看，果忽是道人又如飛的跑了回來，神情十分狼狽，好似有人在後面追他一樣，魏青仍不放心凌渾，還緊緊抓凌渾衣服，不肯上前。凌渾道：你再不去將他捉來，我叫鬼骨啃你，說罷，將手中白骨錘朝魏青一幌，錘上五個古饅頭，便都離錘飛起，張開大口，伸出獠牙要咬，魏青忙說師父休要煩惱，我自去捉那道人去，這時樂三官已從魏青身旁跑過，魏青祇得從後追去，那樂三官，原本駕風遁走，身才起在半空，便覺有重力索引，墮了下來，知道不好，正要覓路逃上山去，忽然胸中一陣迷忽，抬頭一看，五鬼天王尙和陽，又在前面追來，嚇得樂三官，慌不迭的回身就跑，耳聽後面追赶甚急，連頭也不敢回，一味亡命般往前逃走，跑了一陣，猛想起那錘被凌渾

奪去已不在我手中，尙和陽苦苦追趕，早晚被他追上，難保活命，何不索性回身，對他實話實說，他知此寶被凌渾奪去，必不肯善自干休，也許捨了自己去尋凌渾算帳，豈非死中還可求活，想到這裡，便停步聽得後面追聲已近，正要回身喊天王息怒，容我一言，誰知回頭一看，後面追來的那裡是什麼五鬼天王尙和陽，却是適才用手，差點將自己一叉死的那個黑大漢，再一看大漢身後，凌渾並沒有跟來，略爲放心，心想我今日如何這樣晦氣顛倒，將盜來的寶貝失去不算，還饒上一口飛劍，適才差點死在黑漢手內，他還苦苦追逼，莫如趁賊叫化未跟來，將他殺死報仇，稍除胸中惡氣，想到這裡，伸手去拔身後寶劍時寶劍業已失落，再一看那大漢業已退到面前，手中拿的一口寶劍，正是自己之物，不由又驚又怒，因聽魏青適才叫凌渾師父，一不知深淺，不敢造次，先讓過魏青手中劍，暗運真氣，朝着對面一吸，那口劍原經樂三官練過，雖不能飛行自如，却已身心相應，被樂三官運用五行真氣一吸，果然脫手飛回，樂三官連忙伸手接住，知道敵人並無多大本領，越想越有氣，一面舉劍便刺，左手招訣，口中念咒，想用法術制魏青的死亡，魏青見寶劍忽然脫手飛向道人手內，便知不妙，又見道人，口中念念有詞，頃刻之間，狂風大作，飛砂揚塵，升斗大小的石塊，滿空飛舞，劈面打來，自知不敵，連忙回身就跑，口中直喊師父你老人家快來，我將牛鼻子引回來了，樂三官在後面追趕，聽大漢喊聲，凌渾並未出來，不由又動了報仇之心，試探着仍往前留神追趕，魏青一面跑一面喊，見凌渾不露面，猜他又隱形遁去，眼看跑到適才凌渾現身之所，仍不見凌渾影子，後面敵人，却越追越近，身上已被石塊打了好幾下，正在心中着急埋怨，忽見石凹中露出一雙泥腳，低頭一看正是凌渾，抱着兩柄怪鎚，睡得甚是香甜，鼻聲大起，鎚上面五個古體看見魏青，又都在那裡張嘴伸牙，像要咬來的神氣，魏青不顧得害怕，喊了兩聲，不見凌渾醒來，道人業已追近，一着急抓住凌渾兩條瘦若枯骨的泥腿，往外一

拉，將凌渾倒拖了出來，見凌渾仍是不醒，正要使到推柔，那鍾上五個古體，忽然憑空離鍾飛起，嚇得魏青連忙躲避時，那五個古體，在綠火紅雲圍繞之中，上下翻滾，直朝樂三官飛去，這時樂三官追離魏青，不過丈許遠近，忽見魏青一低身，從山石底下將凌渾拉出，正在驚疑，忽見白骨鎖心鍾上五鬼飛來他知其中利害，不但不逃，還妄想用尙和陽所傳收鍾口訣，將鍾口回，

第七回 敗羣魔莽漢奪天書 記前因藏靈鱗故劍

和寶劍一樣失而復得，誰知口訣還未念完，那五個古體已飛到，樂三官祇聞見一陣血腥味，立刻頭腦昏眩，暈倒在地，魏青眼看那五個古體，飛玩近樂三官身旁，正要張口去咬，猛聽身後古體大喝道，王長子快些領了伙伴回來，這牛鼻子我還留他有 usefulness 呢，說罷，那五個古體一齊飛回，凌渾已從地上站起，迎上前去，胸身上破衣服脫下，露出一身白肉，那五個古體竟上前圍住凌渾，張開大口咬住凌渾不放，魏青一見不好，也不暇計及危險，縮身上前，想伸手去咬住凌渾前胸的一個古體抓下，手還未得近前，鼻子忽然聞見血腥一陣頭暈倒就地，忽聽近身處，隱隱一陣雷聲過處，耳聽凌渾叫道，王長子你遭劫三十六年，憑白代人作惡，現在我來救你，還不即早醒悟回頭麼，說罷，便聽一種嗚啞泣之聲，醒來一看，凌渾坐口身旁山石上面，兩手捧定一個古體，業已烟消火滅，隱隱見得那古體口中發出嗚咽之聲，魏青好生不解，再看樂三官，却倒臥在前面地上，魏青想起那口寶劍連忙過去，從樂三官手中取來，因那根咬筋絲條，已被樂三官逃走時震斷，恐怕自己身上腰帶，細他不住，少時醒來，又要被他逃走，正想用劍將他殺死，忽見凌渾將手一揚，像長蛇般飛過一條彩索，落到身旁一看，正是適才細樂三官的那根咬筋絲條，乃是好好的並沒有斷，接着便聽凌渾吩咐，將樂三官細上背去，魏青祇得將劍入匣，將樂三官拋頸折足，混鈍般細了個結實，背到凌渾面前，問師父如何處置妖道，凌渾也不去理會魏青，祇顧朝手

上捧定的一個古體，口中喃喃不絕，末後從身上取了一粒丹藥，塞在那古體口中說道，王長子你總算同我有緣，該你絕處逢生，現在我已給你解了魔法禁制，服了靈丹，少時我便帶你到軀殼前去，快照我的話先去辦罷，說罷，將手中古體往空中一拋，喊一聲起，手揚處，一道金光擁着那

古體，直升高空，往前面飛去，轉眼沒人雲中不見，魏青背着樂三官，站在凌渾旁邊，正看的出

神，忽見凌渾站起身來，往空中望了一望說道，魔崽子來了，我還有用他之處，此時無須見他，姑且容他多活幾年，說罷，口誦真言，將手往四外畫了幾畫，魏青不知他鬧的是什麼玄虛，張口

要問時，猛見一朵紅雲，疾如奔馬，從前面飛來，到了二人立處不遠降下，一落地，便現出一個

紅臉幼童，頸下掛着一串古體念珠，同兩掛紙錢，手中持定一個金幢，週身俱有烟火紅雲圍繞，

飛東張西望，好似要尋找什麼似的，凌渾站立那幼童甚近，也好似不曾看見，魏青幾次三番要向，

俠都被凌渾阻住，那紅臉幼童，到處尋找了一陣，忽見暴怒起來，將腳一頓，長嘯一聲，化成一朵

紅雲，破空便起如火箭一般，直往東南方飛去，接着便聽遠處又起了一種轟轟呼呼之聲，從地底

下隱隱傳來，魏青仍以爲是魔陣上發動的聲音，沒有在意，便請凌渾將樂三官殺死，忽聽凌渾說

七 一聲時候晚了，你到魔崽子的窠裡去等我吧，說罷，從魏青身上搶過樂三官背着往前就跑魏青忙

集 喊師父，帶我一同走時，凌渾已跑得沒有影兒，魏青無法，墊了脚步，跑到高處一看，除了谷口

這一面清靜，餘下那三方面都是紅烟綠霧，一片迷漫，昏暗暗的看不出什麼景象，這時地底下，

轉過來的風雷水火之聲，一陣比一陣緊急，魏青又不知魔宮在什麼所在，祇得順着入谷大道，施

展輕身功夫，往前走去，走了不多一會，猛聽一個大霹靂過處，天崩天裂，一聲大震，水火風聲

，全都停息，遠遠聽得山石爆炸的炸音，潮成一片，有好幾道黃光綠光，從空中飛過，心中正在

驚急，忽然一陣風響，一道白光墜地，現出一人披散着頭髮，亂蓬蓬的好似多日不曾梳理，身上

穿的衣服，也是破舊不堪，魏青連忙停步按劍，那人已首先發言道，你是陸地金龍魏兄麼，小弟俞允中，奉了師父凌真人之命，拿了師父凌渾符籙，來此會合魏兄，在此等候一人，事完之後同去魔窟，等師父駕到，再作計較，魏青一聽來人是俞允中，心中大喜，連忙上前相見，原來俞允中，自從被番僧梵拿加音二強逼軟騙，到青螺前面一座小峰上面代番僧作替身，煉那天魔解體大法，雪峰高寒幸有番僧給的白信還陽丹，服在肚內，到還能以支持，打座到第天上，便在允中面前，發現許多幻景，頭一次發現的是些毒蛇猛獸，允中起初也有些害怕，祇是除兩手外，身子已被番僧禁法制住，不能轉動，柱自乾着急，及至見那些蛇毒猛獸，咆哮纏擾了一陣，忽然不見，想起來時番僧所說，才知這些就是幻象，便把心放定，允中根基本厚，又加上求道心切，索性把死生付之命定，寧神靜心，靜待將法煉成，好請番僧助他盜取六魔厲吼的首級，見師覆命，坐的日子一多，漸漸由靜生明，雖無師傅，已有神悟，那些幻象也越來越利害，越恐怖，允中通沒放在心上，過了二七，凌渾忽然出現，允中見是戴家場見過的那個怪叫化，知相通廣大，連修元奇，玉清大師，都非常敬畏，心中大喜，忙喊弟子被法術禁住，轉動不得，望師父救我，凌渾道，我因見你求道心誠，白矮子又絕人太甚，賭氣收你為徒，因你出身膏粱富厚之家，怕你異日道心不淨，違我教規，這才故意拿難題你做，命你盜取六魔厲吼首級，番僧梵拿加音二，見你根甚厚，又是童身，才利用你作替身，來煉這天魔解體之法，你道術毫無，此法煉成，必難脫身，勢必隨之同盡，我因峨眉收徒選甚擇苛，根行稍差一點，便不肯收錄，我看不下云，特意取了青螺作根基，專一收峨眉不要的有志之士，修為與他們看看，連日暗中見你，心志堅定，頗有悟境，大出我預計之外，那番僧所給的丹藥，內有信石，其熱無比，多服傷人，雖然保得暫時大受寒侵，終為隱患，不可再服，可將餘下的交我，以備別人之用，我再另給你幾粒丹藥服用，不但

能够禦寒保身，還可助你明心見性，你在此受苦，此時將你救走，本極容易，一則青螺異日所擺魔陣，能發地水火風，要破此陣，須要損壞我兩樣法寶，番僧所煉天魔解體大法，也能發地水火風，因此峰係青螺子午正位，又加是紅教嫡傳大法，比青螺魔陣，還要利害，樂得由他們番蚌相爭，省却我費許多的事，同時借他們兩面的地水火風，激動天雷地火，將青螺山谷變遷，好重修仙府，再則借此磨勵你一番，將來成道更速，不過此法，總須犧牲一條生命，你到時不能脫身，我自會代你尋來替身，助你脫難，到了端陽前數日，最為要緊，那時你面前現出來的，不一定是幻象，到時番僧也要來此，助你鎮攝，我也隱身暗中相助，自不妨事，說罷，取七七粒丹藥，命允中服下，將番僧給允中留下的白信還陽丹要來，隱身而去，凌渾走後，允中又喜又驚，便照凌渾所說，安心靜坐，過不多日，果然梵拿加音二來到，見允中絲毫沒有誤事，口中不住誇讚，由此每隔三日，便來一次，有兩次竟發了許多惡鬼夜叉，俱被梵拿加音二，用法術騙走，端陽頭一晚上，梵拿加音二，又對允中道，明日便大功告成，我清晨要在廟中行法，到午時用金剛移山，和八魔拚命，到時這摩小道，如果移動，你千萬不可害怕，祇在峰上，執定這面小幡，到了青螺，連展四十九下，自有妙用，事完之後，我自會助成道，以報你連日辛苦，說罷，教了允中梵咒，取出一面小幡，交與允中，再三叮嚀而去，番僧走後，允中細看幡上面有許多符咒和四十九個赤身倒立的古體，正存展玩，忽見凌渾飛來，允中便對他說了番僧之言，並問自己，何時出險，凌渾見了那幡，笑道，妖僧還想愚弄死人，真是可惡，他既知明日魔陣中，也有地水火風，是他勁敵，才將他歷代教祖傳家至寶交你，明日此峰，飛到了魔陣，如聽妖僧之言，在峯頭騎旛如法招展，四十九下，固然魔陣中諸人，除了毒龍尊者，和兩三個道行稍高的，一個也逃走不脫，可是你也被天雷，化成灰燼，你且不去管他，到時我自的道理，說罷，便從身上，取出一

柄小劍，交與允中道，此劍名爲玉龍，乃當年我修道煉魔之物，煉成以來從未遇見敵手我只得，天書後，已用飛劍不着，明日便是端陽，不及傳你道法，此劍與我心靈相通，不似別的劍，要經自己修煉，才能運用，憐你修道心誠，暫時借你應用，等你異日自己將劍煉成，再行還我，如能努力前修，此劍也未始不能賜你，不過此時還談不到，另外再給你三張符籙一封柬帖，我還收了一個徒弟名喚魏青，雖然你不曾見過你二人彼此早已相知，明日我當在此峯離地飛起時用吹雲法，送你到魔窟去，路上遇魏青，祇照我柬帖行事便了。允中聞言，連忙點頭稱謝，凌渾傳了用劍之法，便即去，允中見那口劍，長才三寸六分，寒光射目拿在手上，躍躍欲動，彷彿要脫手飛去的神氣，知是一件至寶，非常心喜，持在手上，愛不忍釋，轉眼便是天明，忽然覺得身體活動，能够起立，猜是番僧相信自己，業已撤了禁制，心想雖然少時師父會來搭救，我何不自己先尋一條脫身之路，準備萬一，便試探着尋找下峯之路，誰知足跡所到，祇能在三丈方圓以內，過此便和生了根一般，拔不起腳來，才知番僧雖然撤去近身禁制，四外仍有法術封鎖，不能越出雷池一步，祇率作罷，坐了多日，且活動活動腿腳，靜等師父到來，再作脫身之計，時光易過，不覺到了辰巳之交，遠望前面山谷中，隱隱看見許多遍光華掣動，知道兩下業已交手，一會功夫，隱隱聽得風雷水火之聲，從遠處傳來，天光交到午初，忽見峰上下，起了一陣火光，同時滿峯濃霧大作，蓬蓬勃勃，和開了鍋的蒸籠一般，霧影裡，漸漸覺得山峰搖動，似要往上升起，地底下先是起了一陣大風，風過處，又是一陣水響，崩湃呼號，與先前風聲，響成一片，更覺聲勢驚人，接着從昭遠寺那一方，隱隱傳來了一陣雷聲，到了峯脚，便起了一陣炸音，炸音響過，水火風雷之聲，一齊發動，那峯也逐漸往上升起，允中在濃霧中，已看不見上面日光，不知天已交了正午沒有，祇有那峯，越升越高，時機業已緊急萬分，凌渾遠不見到來，正在驚疑着急，狂覺

那峰，在空中旋轉起來，一會功夫，越轉越疾，水火風雷之聲，越來越緊，也不知轉了多少轉，忽然山崩地裂，一聲大震過去，那峯倏地撥轉頭，直朝前面飛去，允中被這巖樑巨聲，震得頭暈目眩，一手拿着番僧給的那一面小旛，一手緊持玉龍劍，正在惶恐萬狀，猛然面前一閃，一道金光過處，迷惘中祇覺手上小旛，被人奪去，自己好似懸在空中，耳邊聽得凌渾的聲音說道，我已代你尋得替身，用吹雲法，揆你到魔窟去，路上看見魏青，可下去問他，照我柬帖行事，說罷，便覺神智一清，睜開二目一看，果然已不在小峯上面，身子似有什麼東西托住，在空中飛行，再偏頭一看，那坐小峯，業已懸空百十丈，峰前面平地湧起百十丈洪濤烈火，夾着風聲雷聲，好似一條銀龍，一條火龍一般直往谷中飛去，允中恐怕失脚，略爲看了看，便凝神看着下面飛行，不一會，飛進青螺谷口，走了不遠，便見下面有一大漢，行走如飛，不知是否那人，就是魏青，心才動念，忽然落地，進前一問，果是魏青，二人尋了一個僻靜之所，將凌渾給的柬帖，打開一看，上面寫着，現在魔陣，已被番僧梵拿加音二煉的天魔解體大法所破。妖僧妖道，死了不少，魔窟的大殿寶坐下，通着地穴，裡面有神手比邱魏楓娘，藏的天書丹藥，八魔見勢不佳，一定逃回魔窟，去取天書，命允中將那三道靈符，先用傳的口訣，祭起一道，又分一道，給魏青，然後趕至魔窟，地穴有妖法封鎖，不可擅入，須等八魔中有人回來，撤去地穴封鎖時，才可入內，那天書供在與地穴相通的石洞以內，有玉匣裝着，入洞時可搶在魔崽子前面，將書取到，交與魏青小心捧着，因爲靈符隱身，敵人不能看見，祇管大胆行事，出地穴時，如遇見一個矮小道人，此人便是西藏柴達木河畔的藏靈子，隱身法須瞞他不得，千萬不可和他動手，祇由魏青捧定玉匣放手，他便不會來奪，萬一見了甚麼異狀，魏青可說奉了祖母賽飛瓊遺命，來此盜書，請他高抬貴手，他便自會走去，你二人得了天書，便在魔窟內，等我到來，另有分派，允中魏青看完柬帖，便

依言行事，一看他三道靈符，祇頭一張和那兩張，有些不同，上面盡是朱玄符篆，閃閃生光，允中取了第一張，舉在手中，默誦口訣，忽然面前一道金光一閃，二人便覺身子離地飛起，不一會降下地來一看，已落在一所宮殿中，殿內外站着有十來個裝束異樣的僧道，俱都在那裡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好似並沒有看見允中魏青落將下來允中魏青，知道靈符法力，因不知這些人那個是八魔，正要湊進前去，聽他們說話，忽聽有破空的聲音，院中一道黃光過處，現出兩個相貌凶惡裝束奇異的道士，慌慌張張往殿中便走，先前十來個人，俱都紛紛上前迎接行禮，內中有人問道，適才聽得山崩地震的聲音，二位魔主回宮，想必大獲全勝了，那兩個道士，也不還言，上殿之後，便吩咐衆人，到門前等候，如遇敵人前來，急速上前敵住，休要放他進來，衆人領命哄的應了一聲，便都往外走後，這兩個道士，一高一矮，高的正是大魔黃肅，矮的正是六魔厲吼，他二人等手下人走後，黃肅對厲吼道，六兄弟，想不到今日如此慘敗，二弟八弟，站離魔陣最近，業被雷火震成飛灰，五弟七弟，受了重傷逃走，此時不見回宮，存亡莫卜，三弟也不知逃往何方，虧我見機，你又離只遠，沒有受傷，如今大事已去，不知祖師爺，同許仙姑，有無別的妙法，挽救殘局，如果他二人不能支持，敵人追來，此地基業必不能守，是我想起石洞中藏的那部天書，據師父當年在時，曾說此書共分上下三函，另外還有一冊副卷，除副卷普通修道之人，俱能看箇外，祇上函有蝌蚪文註釋，師父得的乃是下函，和那一本副卷，中函被嵩山二老得了去上函自今不知落在何人之手。嵩山二老所得的中函，因爲沒有上函，本難通曉，多虧峨嵋鼻祖，長眉真人指點，傳說也祇會了一半，師父祇精通那本副卷，業已半世無敵，他因天書常發寶光，不好攜帶，把藏在道通寶座底下的一個石洞之內，外面用副卷上符咒封鎖，多大道術的人，也難打開，祇有一晚，在高興時，傳了我二人的開法，師父還說慢說能將三部天書全得到手，祇要把這

第七集 飛山俠傳

【87】

下函精通，便可超凡入聖，深參造化，叵耐不知上函踪跡，無法修煉，此次我們拜在毒龍尊者門下，我本想將他獻出，因見俞師兄處處妄自尊大，略為存了一點預防之心，恐獻出祇便宜了別，弟兄八人，我最愛你為人粗直，不似三弟七弟，胸藏機心，惟恐此宮，被敵人奪去，他雖不能取出此書，我等異日取，必非容易，又因開那石穴，須得一人幫忙，才悄悄約你回來，請四妹在外面瞭望，如見前面凶多吉少，速來報信，我便同你下手，將天書取出逃往深山，尋一古洞，尋訪那上函天書的踪跡，找通曉天書的高人，拜在他的門下練成法術，再作報仇之計，豈不是好，言還未了，忽然一道黃光，飛進殿來，繞了一繞，仍往外面飛去，黃肅面帶驚慌，四妹用劍光示驚，一定大事不成，說罷，急匆匆回厲吼，將殿中心寶座搭開，傳了咒語，二人俱把週身，脫得赤條精光，兩手據地，倒行起來，轉了九次，忽聽地底起了一陣響動，一道青烟衝起，立刻現出，一個地穴，允中魏青，暗中互相拉了一下，緊隨黃厲二魔，往地穴中走去，入內數十丈，果然現出一個石門，上面繪有符籙，黃肅走離洞門兩丈，忙叫厲吼止步，仍用前法據地倒轉口中念咒不絕，咒才念完，石門上冒了一陣火花，呀的一聲，石門自然開放，允中見黃厲二魔，還在那裡倒轉，更不怠慢，拉了魏青，從斜刺裡，搶先入內一看，滿洞俱是金光，洞當中石案上一供着一個七八寸長，三寸來寬，寸許來高的玉匣，魏青連忙搶來，抱在懷中，同允中往外便跑，洞門狹小，恰遇黃厲二魔走進，撞了一個滿懷，首先是厲吼正往石洞走進，猛覺身上被人撞了，下，却看不見，一絲跡兆，剛喊出洞內有，好細，大哥留神，允中已然與厲吼換肩而過，被他一喊，猛想起適才聽那身量高的，喚他六弟，莫非他便是六魔厲吼，前者師父曾命我盜他的首級，害我吃了許多苦處，如今相遇，正好下手，想到這裡，將手中玉龍劍，一指一道白光過處，厲吼人頭落地，大魔黃肅，剛聽得六魔厲吼喊聲，便見一道金光，擦肩而過，復聽厲吼，一聲慘

呼，祇喊出個半截，隨即血光湧起，人頭落地，知道不好，忙將飛劍祭起，護往身體，口誦護身神咒，跑到洞中一看，而案上寶光消滅，玉匣天書，踪跡不見，恐妨有人暗算，連忙縱身出來，魏青兩手緊抱天書，見允中取了厲吼的首級，也想趁空下手，不料敵人機警，竟自跑脫，祇得同了允中，走出石洞，剛到大殿便見一個矮小道人，站在那裡大魔黃肅，却站在道人身後，和泥塑木雕一般，這兩人一高一矮，那道人身量長僅三尺，祇齊黃肅的腹際，相形之下愈加顯得猥瑣允中見那道人，雖然形狀矮小，却是神采照人，相貌清奇，胸前長髯飄拂，背插一柄長劍，着一件杏黃色的道袍，赤足芒鞋，正迎着自己的去路，猛想起凌師父東帖上吩咐，知道這道人，便是藏靈子，正要悄拉魏青止步，從旁邊繞走過去，偏偏魏青立功心盛，以為凌師父的靈符隱身。早忘東帖上言語，一手緊抱玉匣，一手拔出適才從樂三官手裡得來的那柄寶劍，往前便刺，允中一把未拉住，忙喊魏兄休妄却令祖母臨歿遺命時，魏青聞言，才想起師父東帖上所言，想要將劍收回時，已來不及，被那道人，將手一指，魏青便覺手上被重東西打了一下，當的一聲，寶劍脫手，墜於地下，再看手上，虎口業已震開，鮮血消流，越發知道這道人利害，果然隱身符瞞不了他，祇得負痛兩手緊抱玉匣，連寶劍也顧不得去拾，想從道人側面繞走出去，雖知才一舉步，那道人將手搓了兩搓，朝着允中魏青一揚，立刻大殿上，四面現出許多奇形怪狀惡鬼，攔住去路，烈火熊，往二人燒來，魏青急問，又忘了東帖上言語，當着道人，允中又不便明說，正在着急，倏地一道青光，如長蛇般穿殿來，落地現出一個頭挽雙髻，身材高大的道童，見了道人，躬身施禮道，弟子奉命，將毒龍尊者，用師父紅慾袋，送回柴達木沙監禁，靜候師父回去處治，特來復命，說罷，那道人也不還言，祇出手朝着魏青一指，那道童便即轉身，朝着魏青大喝，你這蠢漢，快將玉匣天書獻上，我師父為人慈悲，決不傷你一人性命，如不聽良言，休怪俺熊血見，

要下毒手了，魏青的祖母，娘家姓態，原與藏靈子，有一段很深長的因果，凌渾不命別人，單命魏青，來取天書，也是爲此，此節後文另有交代，暫且不提，這時火已燒到允中魏青跟前，將衣服燃着，正在驚恐，被這道童幾聲斷喝，魏青聽那道童自稱態血兒，這一句話，將魏青提醒，重想起束帖上言語，烈火燒身，事在危急，連忙躬身朝着道人施禮道，我魏青奉我祖母賽飛瓊遺命，來此取還天書，望乞道人，看我去世祖母面上，高抬貴手，放我過去，那道人聞言，面帶驚訝之色，把手一招立時烈火飛回，頃刻烟消火滅。那道人仍未發言，把眼朝那道童望了望，那道童便走過來，問魏青道，我師父問你，你祖母業已死去多年，看你年紀，還不甚大，你祖母死時遺命，如何還能記得，允中聽道童盤問，正愁師父沒有說得詳細，替魏青着急，魏青忽然福至心靈，答道，我祖母自後在鼎湖峯，和人比劍，中了仇人的暗器，逃回家去，雖然成了廢人，因爲有人送了幾粒仙丹，當時並不會死，又活了有幾十年，才行坐化，去世時，我才四歲，已然記得一些人事，我祖母留有遺命，命我父親，來此盜取天書，如果不能到手，命我長大成人，投了明師，再盜取去，我七歲上，父親又被另一仇人害死，天書並未盜成，我此時年幼，訪了多少年，也不知那仇人姓名，今日趁魔崽子和別人鬥法之時，抽空來此，想先將天書盜走，練成之後，再去尋那兩代仇人報仇，你們硬要恃強奪去，我便枉費心血了，藏靈子聞言，又對那道童，將嘴皮動了幾動，那道童又對魏青道，我師父向不喜欺軟怕硬，知道你是那怪叫化凌渾的徒弟，你說的這一番話，也非虛言，那害死你祖母賽飛瓊的仇人，便是這禪八魔的師父，神手比丘魏楓娘，我師父幾次三番，要替你祖母報仇，一則他老人家，業已五十餘年，未開殺戒，不便親自下手除他，那淫婦又十分乖滑，始終遇不着機會，也是他的氣數將盡，前些年在城都，害人子弟，被峨眉派掌教婦人，妙一夫人，用劍將他腰斬，此仇業已替你報去，可不必報了，害你父親的，乃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是華山派烈火祖師，將來你煉好天書，再去尋他算賬，我師父看你祖母分上，天書由你拿去，此書沒有上函，僅學副卷中妖法，適以殺身，好在你師父怪叫化，他已將上函得到，裡面有中下兩函的科蚪註釋，師父命他努力勤修，將來他還有助你之處。我師兄師文恭，被天狐二女，用白眉針所傷，本不致死，又被毒龍惡友綠袍賊所害，身遭慘劫，我隨師父回山，便要去找尋他們報仇，告轉你師父，異日我師徒尋天狐二女報仇去，他休得再管閒事以免彼此不便，說罷到手一麾，殿上神鬼盡退，滿殿起了一陣青光，藏靈子師徒連大魔黃肅，俱都踪跡不見，原來魏青，本是蜀南俠盜魏達之孫，仙人掌魏荃之子，魏達的妻子賽飛瓊熊曼娘，乃是明末有名的女俠，岷山三女之一，曼娘在岷山三女中，排行第二，那兩個一個是衡山金姥姥羅紫烟，是步虛仙子蕭十九妹，那時三人約定誓不嫁人，一同拜在岷山天女廟主持，七指龍母因空師太門下，學習劍術，因空師太教規，教收弟子，不滿十年，不能分髮受戒，三人修行不到四年，剛將劍術練得有些門徑，因空師太，依然靜中悟透天機，定期圓寂，將三人叫來面前，給羅紫烟蕭十九妹，每人一種道書，羅紫烟所得的越女經，蕭十九妹得的是一部三元密笈，祇曼娘沒有傳授麼，比時曼娘用功最爲勤苦，資質也甚好，見師父臨去，別人都有傳授，獨他一無所有，慢說曼娘怨望，連羅蕭二人，也覺師父對曼娘太薄，他三人本來情逾骨肉，羅蕭二人，便幫他跪求，因空師太正在打坐，靜等吉時到來升飛，連理也不理，三人跪求了半天，眼睜時辰快到，曼娘已哭得和淚人一般，因空師太，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到我們中，平素極知自己，並無失德，何以我此番臨別，對你一人獨薄，此中實有許多因果在內，逆數而行，愛你者，適足以害你，你師姊姊三人，目前雖然曼娘較爲精進，獨他孽緣未斷，我此時不肯另傳道術，他此後下山，遇見機緣，就成良烟，雖然參修正果，還可夫妻同享修齡，白頭偕老，否則中途，冤孽相繼，決無好果，所以不肯傳授，現在我

二人既苦苦相求，再若回拒，到顯得我真有偏心，如今聚首已無多時，我給曼娘留下八句揭語，兩封柬帖，外面標明開視年月，到日先看第一封，不到時拆看，上面字跡，便不能顯出休來怨我，如果第一封柬帖上所說冤孽，你能避開，便照第二封柬帖，將來成就，還在羅蕭二弟子之上，如其不能避開那場冤孽，執意還要照第二封柬帖行事，必有性命之憂，說罷，便命曼娘，取來紙筆，先寫了兩封柬帖安在錦囊以內命曼娘收好，又留下八句陣語，三人末及同觀，因空師太鼻端，業已垂下兩行玉筋，安然坐化，二人自是十分哀痛，合同將因空師太後事辦完，仍在廟中居住，曼娘見那揭語上寫道，遇魏同歸，逢巖莫宿，鼎湖龍去，石室天籙，丹楓照眼，魔釘切骨，戒之戒之，謹防失足，曼娘看罷同羅蕭二人參詳了一揭，先機難測，祇得熟記在心，三人又在廟中住了兩年。曼娘與羅蕭二人，各按因空師太傳授的道書用功一天比一天精進，再看柬帖上日期，還有二年，才到開視日期，因師父囑咐，不到日期開視，便顯不出字來，雖然心急，不敢冒昧開視，又加上羅蕭二人，用功益勤，自己不便老尋二人作長談，悶中無聊，未免靜極思動，便想下山遊玩一番，偏赶上羅蕭二人功候將成，俱都入定，曼娘也未通知二人，逕自一人，留了封書，獨自離了天女廟，下了岷山，到處遊覽山水，偶然也管幾件不平之事，有一次由山到雲貴去，在昆明湖邊，遇見一個多年不見的女子，談起浙江縉雲縣仙都山旁的鼎湖峰，新近出了一個妖龍，甚是猖獗，曼娘久聞鼎湖峯，介於仙都步虛，山中間，筆立千尋，四無攀援，除了有道之人，凡人休想上去，峰頂有一湖，名曰鼎湖，乃是當年皇帝飛昇之所，鼎湖峰之名，想由如此，心想我，近無事，何不去看一看演黃帝升仙的聖霞，就便能祛妖龍除去，也是一件功德，想到這裡，便別了那個女友，轉道往浙江進發，這日行至閩浙交界的仙霞嶺，那峰橫亘閩浙交界與江西相連，岡嶺起伏，其長不下千里，山有五分之四，屬於浙境，五分之一，為福建所轄山中巖谷幽奇，不

少仙靈窟宅，曼娘行過仙霞關，正值秋深日暮，漢山楓林映紫，意餘霞爭輝，空山寂寂，四無人聲，時聞泉響，與歸林倦鳥，互相酬唱，越顯得秋高氣爽，風物幽麗，曼娘忽想起泉水來飲，偏偏祇聽泉聲，不見水源，便尋聲往前行走，轉過兩個巖角，遠處看見溪澗，又往前走了一段，忽聽路旁荒草堆中，悉率作響，曼娘好奇，恐有什麼野獸，潛伏草內，便取出寶劍，攔那叢荒草一看，原來裡而有一條長蛇和一隻大魚正在交合，此時曼娘劍術，雖未煉到身與劍合飛行絕迹，可是那柄寶劍，已能發能收。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這還未煉成氣候的龜蛇，如何禁受得起，被曼娘無心中這一撥，竟將龜蛇的頭，雙雙削落在地，曼娘因那蛇，是一條赤紅有角的毒蛇，樂得替人除害，並未在意，仍去尋那泉源，走不幾步，猛覺身子有些困倦，神思昏昏，心中不寧靜，恨不得尋一個僻靜處睡上，覺才好，正在尋思，忽見前面樹林中，有青光在那裡閃動，悄悄近前一看，那青光和龍蛇一般，正宛蜒着往林中跑去，曼娘不捨，跟踪追過樹林，便見迎面有一個巖洞，那青光落地，便現一個七八寸高的赤身小人，往洞中跑了進去，曼娘猜是深山中得道的精靈所煉的金丹，如何肯輕易放過，恐怕那東西驚動逃走，展氣凝神，輕腳輕手掩到洞旁，往裡面一看，那巖洞祇有丈許方圓深廣並沒有退路，洞當中盤石上面，坐定一個五柳長髯，眉清目秀的矮小道人，身高不滿三尺，這正是那青光中的小人，已然縱上道人頭頂，眼看道人命門上倏地起一股白烟，滋溜溜將那道人吸收到命門內去了，曼娘見那道人，雖然長得與人一般無二，可是身材瘦小得出奇又加上所見小人情形，均和普通修道人修煉元神不一樣，定是什麼得道精靈，可惜自己來遲了一步，被那小人，逃回了巢穴，再一看道人，仍然入定未醒，不由又起了希冀之想，打算掩到道人打坐的盤石，後面潛伏，容他的元神，二次出現，便將他軀殼搬開，按小子迷了歸路，回不得軀殼，再用寶劍嚇他，盤問他的根基，以定去取，主意打定，便趁道人閉目凝神之

際，輕輕掩到他的身後，且喜道人絲毫沒有覺察，在石後埋伏了一會，身上越覺軟綿綿的，心內發燒，不大好受，正有些不耐煩，猛聽道人頭上響了一下，冒出一股白烟，先前那個小人，從道人命門內，二次現身出來，化道青光，仍往外面飛去，曼娘算計小人去遠，便起身走到前面，越

看那道人形狀，愈覺可疑，曼娘藝高人胆大，也未暇計及利害，一面拔出手中劍，以備萬一，伸出左手，想將道人身軀挾起，藏到別處去，先以為那道人矮小身輕，還不一挾便起，並沒有怎麼用力，及至挾了一下，未將道人挾起，才覺有點驚異，單臂用力再挾，道人仍是坐在那裡，絲毫未動，惹得道娘性起，不但不知難而退，反將劍還匣，將兩手插入道人脅下，盡用平生之力，往山上一提，仍是和青蛇撼石柱一般，正打算用力再提，忽見腦後青光一閃，連忙回身一看，適才飛俠出去的那道青光，業已飛回，曼娘猛然心中一動，忙即捨了道人，找出匣中寶劍，迎上前去，想將那小人擒住，那小人見曼娘舉劍迎來，更不避讓，反帶着那道青光，迎上前去，飛離曼娘丈許以外，便覺寒神侵入，曼娘才知不好，忙連一口真氣，將手一揚，手中劍化成一道白光，飛將出去，祇見自己飛劍和那青光，才絞得一絞，猛覺神思一陣昏迷，迷惘中好似被人攔腰抱住，頃刻之間，身子一陣酸軟，從腳底直麻遍了全身，便失去了知覺，等到醒來，覺着渾身舒暢，頭腦有點軟暈暈的，和中了酒一般，那個矮小道人，却愁眉苦眼的，站在旁邊，呆望着自己，洞外滿山秋陽，業已是次日清晨，曼娘猛一尋思夢中境况，知道中了妖人暗算，又羞又怒，也不發言，起手

中劍，便和道人拚命，那道人將手一招，便將曼娘飛劍收去，曼娘自知不敵，惟恐二次又受污辱，不敢上前，眼含痛淚，往巖石上便撞，打算尋一自盡，誰知身子竟和有人在後拉着似的，用盡平生之力，休想掙難，便想逃走，依然是一樣，寸步難移，曼娘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越發痛恨冤苦，指着道人，破口大罵，那道人也不動言，容到曼娘哭罵得力竭聲嘶，才走進前來，對

娘說道，熊姑娘休得氣苦，你打開你師父的柬帖，便知此中因果了，曼娘聞言大驚道，賊妖怪你還敢偷看我師父的麼柬帖，那道人道，我先前要早看見你師父的柬帖，還不致害了人，又害自己，鑄這千載一時的大錯呢，我因適才作了錯事之後，非常後悔，想知你的名姓來歷，以爲異贖罪之地，用透視法，看生柬帖上的言說罷了，曼娘知道着急也無用，連忙取出柬帖，先看第一封柬帖上所寫的開視年月，屈指一算，正是本日祇因這兩年在外面閒遊，不知不覺，把光陰混過前些日，自己還算過日期快到，不知怎的會忘了就在眼前所幸還未錯過日期，不由又喜又憂兩手戰戰兢兢打開來一着，上面寫道，汝今世孽緣未淨，難修正果，姑念誠求，爲此人定勝天打算，預留揭語，以儆將來，此柬發時，汝當在仙霞關前，誤遇青海達柴木河畔修士藏靈子，了五十年前一段公案，如能避過此劫，明年重陽日再開視第二柬帖，當示汝以曠世仙緣，否則當遇一熊姓少年，同完宿因，夫妻共享修齡，欲在正果須隔世矣，汝失元陽，實因宿孽藏靈子成道多年，久絕塵念，彼此均爲數弄汝弄藏靈子，前身祇一達柴木河畔，浣衣番女耳，今生尙不能到，何況來世，從此勞力爲善，他生可卜，勿以无妄之孽，遽萌短見也，某年月日，留示弟子熊曼娘，師因空，曼娘讀罷柬帖，猛想起師父曷語上，曾有蓬巖莫入之言，痛恨自己，不該大意多事，鬧取道辱身，不由又放聲大哭起來，藏靈子憐息道，曼娘休得悲傷，且請坐下，容我說你前生的因果，便知因空師太柬帖上，所說的孽緣了，你的母親，本是甘肅一家富戶之女，因隨父母，入藏朝佛，被我父親，搶往藏靈山內，強逼成親，我外祖父母，武功很好，一見女兒被人搶去，約請了許多能人，將我父母打死，將我母親救回，我母親和我父親，雖然成婚，祇得幾天，却已有了身孕，回家以後，因爲已然失身，立志不再嫁人，外祖父頗以爲然，偏偏外祖不久死去，我外祖父原有一個側室，便扶了正，我母親受不盡他的苦處，先還想生下一兒半女，可以有個指望，誰知這身孕懷了

三年零六個月，才得分娩，我下地時節，週身長着很長的白毛，從頭到腳，長才五六寸，簡直不像人形，我母親，見了當時氣暈過去。又加產後失調，當時雖然醒轉，第三天便即身死，外祖父和他的側室，口口聲聲，說我是妖怪骨血，我母親一死，便命人將我抱去活埋，我被埋在土內，過了七天。因爲生具我父母遺傳的異稟，不但不會死，第七天上，反從土裡面鑽了出來，也是仙緣湊巧，恰好我恩師青海派鼻祖。姜真人走過，聽見塚堆裡，小孩啼聲，將我救往柴達木河畔，我恩師正因飛升在即，門下弟子雖多，無一人够得上承繼道統，見我根基骨格，不似平常，非常高興，特爲我耽誤，上年飛升，傳我衣鉢，及至二十年期滿，他老人家飛升之時，將我一人飛召至面前說我根基秉賦雖高，可惜受我父親遺性孽根未斷，早晚因此敗道。囑咐我把穩小心。又傳了我許多道法，才行闖蕩，我因記着師父言語，從來處處留神，對於門下教規，也甚嚴，又傳過了有三十年，有一天走在柴達木河畔閒遊。看見一個窮家內，有一個小女孩子，才三四歲，長得十分秀美可愛，我不時給他家的錢米食物，祇不過素性喜愛小孩子，並無別意，那女孩極願意要我抱着他，引逗玩耍，俾眼過了十幾年，偏那女孩又比我長得一般高矮，那一帶地方的人，都奉我猶如神明，那神佛道兩教中，均禁娶妻。他父母受我恩惠，幾次想將這女孩嫁我，這女孩心中，也極願意，我當然執意不肯，反和那女孩見面了。那女孩由此竟得了相思之症而死。他死第三天，忽然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幼年牧童，白刃在他幕前，此時因恐那女孩向我糾纏，正在外雲遊，回來問起此事，才知那女孩，戀着我，那牧童，却戀着他，個人同是片面相思，爲情而死，可惜我回去晚了兩月，兩人尸骨已朽，無法返魂回生了，這件事我藏在胸中，已是多年，因爲聽說仙霞嶺，新進出了許多成形成靈藥，前來採取，巨耐這些靈藥，已然通靈，非常機警，得他不易，我在此已等了多日，每日用元神出遊，前去尋找，不想你會跟踪到此，起初我見你

【97】 飛山叢

跟來，本不願多事，偏你不解事，竟成心想不利於我，我見你枉自學會劍術，連如今最負盛名的三仙二老，一子七真的形狀，都不打聽打聽，別人還可，惟獨我藏靈子的形貌，最是異樣，天下找不出有第二個似我矮瘦的人，你竟會不知道，起初原是好意，想借此警戒警戒你，沒料到你在前面誤斬龜蛇，劍上佔了天地交泰的淫氣，我用元神奪你的飛劍連我也受了沾染，兩人都一時把握不住，才鑄成這番大錯，如今事已至此，你徒死無益，依我之見，你不如照因空師太東帖上所言行事如有用我之處，我必盡力相助，曼娘被藏靈子再三苦勸，雖然打消了死意，一想到自己業已失身，藏靈子又是一個道行高深的人，莫如將錯就錯，嫁給了他，到省得被人輕視恥笑，想到這裡，不禁臉紅起來，不好意思。當面開口，正在為難，藏靈子業已看出他的心意，深恐他就此糾纏，祇得想了一個脫身之計，騙曼娘服下一粒坐忘丹，暗中念咒施法等曼娘昏迷在地，逕自去了，曼娘服了坐忘丹以後，覺得兩眼昏昏欲睡，一會功夫，便在石上睡着，等到醒來，見自己身臥巖下石洞之內，手中拿着師父一封東帖，甚為詫異，這時曼娘中了藏靈子法術，把適才之事，一齊忘却，祇記得自己斬罷龜蛇，便覺身軟欲睡，什麼時候，跑到這巖洞裡來睡着，一些也不想起來，身上也不覺着怎樣，一看東帖上言語，當日正是開視時期，上面所說的，一絲也解不開，還在想得藏靈子是誰。照東帖上所說，我與他尚有孽緣，如何在開視東帖以前，並未遇見，莫非我已躲過此劫祇須再躲過劫，性命能的可得道了，想到這裡，反弄高興起來，他却不知業已中了人家的道兒，起來整整衣服，便出洞尋路，往鼎湖峯走去，走出前面那片樹林，便離適才誤龜蛇之處不遠，猛見那叢荒草，又在洞裡閃動，心想莫非又有什麼怪東西，在那裡潛藏，剛往前走了十幾步，忽聽荒草叢裡，操刺響了兩聲，倏地跳出一個渾身漆黑，高七尺許的小人，肩頭上背着兩片碧綠的翠葉，見了曼娘，飛一般往前走，曼娘見了，正在希奇一聽荒草裡，又在響動，探頭一看，正是適才誤斬的那隻大龜，居然活了轉來，那條死蛇，業已不知去向，祇泥母現存出一盤蛇印，非常明顯，曼娘因那龜姻不傷人，正待尋找毒蛇踪跡，忽想起以先聽師父說過，深山之中，常有肉芝何首烏一類的仙草，日久年深，煉成人形出遊，如能得到，便可長生，適才見那

小子，莫非便是成形肉芝之類，這龜蛇定是活了他的靈氣，所以能起死回生，想到這裡，顧不得再看龜蛇死活，忙往那黑小人逃走的方面看去，且喜那小人雖然行動甚快，無奈腳短，沒有跑得多遠，便捨了龜蛇，往前追赶，追越過了兩個山坡，兩下已然隔不遠，那小人回頭一看，見曼娘追來，口中發出支支的叫聲，益發往前飛跑，跑來跑去，過一個巖坡，那小人忽然往一叢深草鑽了進去，便即不見，曼娘縱進草叢中一看，都已枯黃，惟獨這裡這叢草，却是青綠綠的，非常肥茂，越發猜是靈藥生長之地，便揣測着小人跳落之所，往前尋找，找到亂草中心，忽見草地中，有三尺見圓一塊空地，寸草不生，當中却生一根形如靈芝的黑草，亮晶晶直發烏光，曼娘不由高興得脫口驚呼道，在這裡了，言還未了，黑芝旁邊碧油油的一顆翠草，忽然往地下鑽去，曼娘心中着討探身往前一抓未抓住，祇隨手撕下半片翠葉來，眼看那一顆翠草，沒入土中，轉眼消逝，再看手上這片翠草，形如蓮瓣，上頂大，底下小，真是綠得愛人，雖然不知名字，既能變化，定是仙草無疑，不該出聲驚動，被他遁走，且喜那一本靈芝，仍在那裡未動，怪妨又像那桂翠草遁走，悄悄移步近前，將半片翠葉，先收藏懷中，一手先抓根處不放，一手解下寶劍，恐劍傷了他，祇用劍回，去掘那週圍的泥土，掘下去有三四尺光景，漸漸露出一個小人頭，越發加了小心，一會功夫，現出全身，果然那黑芝的根上，附着一個小人，耳鼻口眼，一切與人一般無二，祇顏色却是綠的，並不似先前小人那般烏黑，曼娘以為是適才自己眼花看錯，未暇尋思，靈藥到手，竊喜得要迸，這一本黑芝，通體長有五尺，上黑下綠，長得非常好看，曼娘正拿在手上高興，猛聽身後呼呼風響，回頭一看，身後深草起伏和波浪一般，一溜紅線，紅線頭上騎着一個黑東西，像箭一般，從草皮上，拋下過來。

第八回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歲恩仇忍見鴛鴦同並命
蒼茫高世感爲了前因魔障甘聯瑛蝶不羨仙

曼娘定神一看，喊聲不好，幸喜寶劍在手，連忙甩脫了劍鞘，說時遲，那時快，劍剛出匣，那東西已往曼娘頭上，穿了過來，曼娘更不怠慢，將腳一墊，縱身往橫裡斜穿出去，威勢起手中劍，

往上一掠，一道白光過處往那東西的七寸身子上，繞了一繞飯盃大一顆蛇頭，削飛起有十幾丈高下，那一段蛇身，帶着一陷腥風，赤鱗耀目，映着日光，像一條火鍊般，從曼娘頭上，飛竄出去，有數十丈遠近，才行落地，曼娘起初聞風回視，見那蛇頭上，騎着一個黑東西，好像適才見的那黑小人，斬蛇之後，再去尋找，已不知去向了，細看那一條大蛇，與頭一次誤斬龜蛇的所見的那一條，一般無二七寸身子下面，竟有接續的瘡痕，知道這種紅蛇，其毒無比，恐他復活害人，也不管他是先前那條蛇不是，揮動寶劍，先將他連頭帶身，劈成四片，重又一截一截的，斫成數小段，才行住手，覺得手上有些濕陰陰的，低頭一看，手上的黑芝根上的成形小人，不知怎的，被曼娘無心中，碰斷了那小人一臂臂膀，流出帶淺色的白漿來，曼娘以為靈藥可惜，便就着小人的斷臂處去吮吸，入口甘甜，一股奇香，刺腦欲醉，喜得曼娘，還要口中用力去呼吸時忽然覺得一陣頭暈眼花，心中作惡，兩太陽血冒金星，一個支持不住，倒在就地，不醒人事，及至醒來一看，自己身子睡在一個巖洞窩舖之內，旁邊坐着一老一少兩個獵人，老的一個，正坐任一個土灶旁邊，口中啣着一個五六尺長的旱烟袋，不時用子取些枯枝，往灶裡頭添火，長着一臉眼鬚，目光炯炯，看上去身材非常高大，神態也極硬朗，年青的一個，生得虎背熊腰，英姿勃勃，身上遠穿的獵人打扮，坐在老獵人側面，面前堆着十幾個黃精，和芋頭，手中拿着一把小刀，正在那面削個不停，四外壁上，滿張着虎豹豺狼野獸的皮，同各種兵器弓弩之類，曼娘不知怎的，會得到此，心中驚異，正待從臥處起身，猛覺週身一陣奇痛，四肢無力，慢說下床，連起身也不能夠，那兩個獵人，聞得曼娘在床上轉動，年青的一個，便喊了一聲爹爹，朝舖上努了努嘴老年獵人，便走了過來，對曼娘道，姑娘休要轉動，你中毒了，所幸你內功甚好，又得看了半片王母草，巧遇着我兒子，打獵經過，將你背回，我就用你得來的那片王母草，將你救了轉來，如今你元氣大虧，至少還得將養三四個月才能下地，要得身體還元，非半年以上不可，我已叫我老伴，給你去尋藥去了，如能再得兩片王母草，你痊癒還要快些，你現時勞不得神，先靜養些時，有話過些日子再說罷，那少年獵人，也走過來插口道，爹爹如此說法，闔姑娘怎得明白，我們原是

四川人，因為有一點事，將我父母同我三人，逼到外鄉來，我父親會配許多草藥，知道仙霞嶺，靈藥甚多，特意來此尋採，我最喜歡打獵，昨天到前嶺去，打獵回來，忽見草地裡有一顆斷了的大蛇頭，心中奇怪，暗想這種大毒蛇，能將他除掉，必是個大有本領之人無疑，正想着往前走，又看見無數斷碎蛇身，我便跟踪尋找，見姑娘倒在地，業已死去，手中拿着一株仙人厘，和半片王母草，我原認不得這些靈藥，因見姑娘那柄寶劍，非常人之物，那蛇定是彼姑娘所斬，以為姑娘斬蛇，中了蛇毒，我佩服姑娘有這大本領，和勇氣，替世人除害，見姑娘胸前，還有熱氣，我爹爹所配靈藥，能以死回生，才將你昏了回來救治，我爹爹說你所中並非毒蛇，乃是把仙人厘這種毒藥，錯當作了靈芝誤服下去，所幸你內功根底很深，當時並未身死，又加上你得的藥片王母草，乃是千年難逢的靈藥，功能起死回生，我爹爹先用王母草，給服下去，又用家藏的靈藥，與你救治，因為缺少一樣藥草作引子，我母親到後嶺尋找去了，還未回來，我父子雖是探藥的獵人，並不是下流之輩，姑娘如家鄉甚近，等母親回來，服完了二次藥，給你收拾出地方住上幾天，等醫得有些樣子，我們才敢帶你回家去，如果離家甚遠，只好等在我家養痊癒了再走了，我知姑娘事起倉卒，又向我們素昧平生，必定急於知道我父子的來歷所以才冒昧對你說明，爹爹說姑娘不能勞神，最好照我的話無須回答，這有性命關係請你不要大意，越謹慎小心，越痊愈得快，曼娘聞言，才明白了一個大概，心中最難記是自己的口寶劍，見掛在舖旁，沒有失落，因神弱力乏，略一尋思，心內便覺恐慌，太陽暈冒金星，頭痛欲裂，又見這兩極曼人，言態誠懇，行止端正，事已至此，祇得接受人家好意，由他醫治，心中還想說幾句感恩道謝的話，誰知氣如遊絲，祇在喉中打轉，一句也張不開口來，才知人家所說不假，祇得將頭衝着這兩個獵人，微點了點頭，算是道謝，便即將雙眼閉上養神，不多一會，又昏迷過去，過了一陣，覺着有人在扶掖自己，睜眼一看，業已天黑，那少年獵人，手上拿着一把火炬，一手捧着一個瓦罐，站在舖前，一個白鬚如銀的年老婆子，一手扶着自己的頭，用一個木瓢，去盪那瓦罐的藥，一口一口，正給自己喂灌呢，那老婆子見曼娘醒來笑說道，姑娘為世人除害，到受了大傷了，說罷伸手到

曼娘被內摸，摸了摸肚皮，說道：「姑娘快行動了，那少年獵人聞言，便將火炬，插在山石縫中，捧過一大盤熱水，又取了一個瓦鉢放在當地，隨即退身出去，少年獵人走後，曼娘也覺着肚內一陣作痛，腸子和東西絞住一般，知要行動，便思揭被下地，偏偏身子軟得不能動轉，手足重有千斤，抬不起來，那老婆子道：「姑娘不要着急，誰有老身呢，說罷，先將風門關好，回轉身揭開曼娘蓋被，先代曼娘，退了中小衣，一手插入曼娘頸後，一手捧着曼娘兩條腿灣，曼娘憤然他上了年歲，抱不起來，誰知那老婆子，力氣頗大，竟和抱小貓一般，將曼娘捧起，剛捧到瓦鉢上面，曼娘已叢耐不住，撲都嚙連聲，屎尿齊來，撒了大瓦鉢，奇臭驚人，頓時身上如釋重負，心裡輕鬆了好許多，那老婆子給曼娘拭了污穢，將曼娘捧到床上，也不給他衣服，祇用被蓋好，後端了破鉢瓦出來，一會功夫，覺得老婆子，在外間屋內說話，隱約聽得那少年獵人說：「媽你不要管我，少時我打地舖就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那老婆子道：「平時我吃素，你勸我，每日專去打獵殺生，這會又慈悲起來了，他又是個女的，毒中那麼深，有的地方，你和你爹爹，又不能近前，給我帮忙，偏你這孝順兒子，會想法子磨我，老婆子一人，那少年獵人，又說了幾句，並未聽真，又聽得那老婆子道：「媽逗你玩的，我天天想行善，修修來世，如今天賜給我做好事的机会，還偷懶嗎，他如今剛行動完了，藥湯也太熱，略讓他緩緩氣，再給他洗，祇是你爹爹，由此每日早晚，給他服藥，洗澡行動，得好幾次，要過十幾天，毒才能去淨呢，那少年獵人道：「諸事全仗媽救他，少時給他洗澡以後，我到底是個男子，雖說行好救人，恐妨人家多心，我就不進去了，那老婆子又道：「我說你這孩子，虎頭蛇尾，做事半搭屁股不是，你怎麼給我抱回來的，這會又避起嫌疑來了，祇要心裡頭乾淨，我們問心無愧，怕些什麼，女人家長短，當然不能叫你在旁邊，他這十幾天服藥之後，身子一天比一天軟，白天不說，晚上扶他也來用藥，我一個人怎忙得過來，那少年獵人聞言，沒有言語，那老婆子隨即走了進來，先摸了摸當地的木盤，又待了片刻，才走過來，將曼娘仍從破內捧起，放到木盆裡面，曼娘聞得一陣藥香，才知那木盤中是煮好了的藥湯，那老婆子先取盆內藥渣，給曼娘周身揉搓，末了又用盆中藥湯，沖洗周身，曼娘混身少

氣無力，全憑老婆子扶掖搓洗了個够，用盆旁乾淨粗布擦乾，捧上牀去，又取過一套小中衣，對曼娘道，姑娘衣服不能穿了，這是老身兩件粗衣服，委屈點將就穿吧，曼娘見那老婆子，生得慈眉善目，若大半紀，竟這樣不怕污穢，慇懃服侍自己幼遭孤露，從未得過親人疼愛，縱橫了半生，却求在荒山僻地，死裡逃生，受人憐惜，費着一陣心酸，祇流不出眼淚來，暗想這家父母兒子，三人俱都有如此好心，見義勇為，將來好了，必定要肝腦塗地，報答人家才好，又想起適才聽得他母子在外屋的對答，難得那少年獵人，也這樣行止光明，又見他家陳設簡陋，既住在巖洞窩舖之中，必是個窮苦獵人，讓人家如此費神勞動，越想越過意不去，最難受的是，心中有一萬句感恩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正在胡思亂想，那老婆子已自覺察，便用手撫摸曼娘道，姑娘休要難受，你想想，我知姑娘有話說不出來，但是不要緊的，我們都猜得到，有什麼話、身體好了說，不一樣嗎，別看我們窮，不瞞姑娘說，如今我們並不愁穿吃，祇為避人耳目，外面現些窮相罷了，言還未了，便聽外屋有人說話道，姑娘受毒甚重，勞不得神，你少說幾句吧，那老婆子聞言，當時住了口，祇勸曼娘，不要過意，安心調養，曼娘一聽外面是那老獵人口音，語氣好似警戒老婆子，不要多口，明白他是怕老婆子溜了口，露出行藏，猜這一家，定非平常之輩，苦於開不得口，沒法問人家姓名，祇得全忍在心裡，一會功夫，少年獵人，從外面捧了一碗東西進來，站在牀前，那老婆子道，別的東西，姑娘吃不得，這煮融蠟了的黃精，姑娘吃一點吧，說罷，仍由老婆子扶着曼娘的頭，從少獵人手中，一勺一勺的喂給曼娘，曼娘舌端發木，也吃不出什麼滋味來，那老婆子也不給曼娘吃，吃了五六勺，便命端去，到了半夜，曼娘又走動了幾次，俱是那老婆子，親身扶持洗擦，曼娘雖然心中不忍，也是出於無奈，照這樣過了有七八天，俱是如此，祇下得曼娘精力疲憊，氣如遊絲，幸而老獵人，一面用瀉藥下毒，一面還是用補藥提氣，不然的話，任曼娘內功多好，也難以支持，直到第九天晚間，才住了瀉，那老獵人進屋對曼娘道，恭喜姑娘，今天才算是脫了大難了，曼娘因遵那獵人一家吩咐，自從中毒以來，一句話也未說過，想說也提不上氣，那幾日服藥大瀉之後，雖然身子一天比一天軟弱，心裡却一天比一天舒服，不似前些

飛山俠傳 第七集

日那樣，時時都覺如同虫咬火燒了，當晚又喝了一盞黃精和稻米煮的稀飯，由此便一天比一天是好，又過了五六天，才能張口說話，見這一家人，對他如此恩義，尤其是那少年獵人，對他更見體貼小心，無微不至。把曼娘感激得連道謝的話，都說不出口，誰知曼娘病好了不到兩月，剛能下地走動，那老婆子忽然有一晚，到外面去拾枯枝，從山巖上失足，跌了下來，等到他兒子，到城鎮上去買鹽米回來救轉，業已震動心肺，血流太多，眼看是無救的了，不但老獵人父子，十分悲痛焦急，就是曼娘，受人家救命之恩，若大年紀，那般刁避污穢，晝夜勤勞，自己剛得起死回生，還未及圖報大恩，眼睜睜着他就要死去，也是傷心到了極處，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老婆子命在垂危之際，那老獵人夫妻情長，還想作萬一打算，吩咐兒子，在家服侍，自己帶了兵刃出去，希冀也能尋着一點起死回生的靈藥，救老伴的性命，老獵人走後，那少年獵人也和曼娘，都守在老婆子舖前，盡心服侍，希望老獵人出去，能將靈藥仙草，尋了回來，曼娘更是急得跪在地下叩禱神佛，默佑善子，不住口的許願，那老婆子見曼娘情急神氣，不異現在出了一臉笑容，將曼娘喚到面前說道，姑娘你太好了，我要是有你這麼一個，說到這句，忽然停了口，望了望少年獵人一眼，又深深的嘆了口氣，曼娘心中正在煩愁，當時並未覺出那老婆子言中深意，直到天黑，還不見老獵人回轉，那少年獵人，與那老婆子，都見急起來，老婆子不住口的催少年獵人去，少年獵人又不放心走，好生為難，老婆子見少年獵人不去，便罵道，不孝畜生，你還是祇知孝母，不知孝父嗎，再不走，我便一頭碰死，曼娘見老婆子生氣，便勸少年獵人道，恩兄祇管前去，你娘便是我娘，我自然盡心服侍的，那少年獵人，又再三悄悄諷囑曼娘，除了在旁侍候外，第一是不能離開此屋一步，說罷，眼含痛淚。連說幾聲媽媽好生保重，竟找爹爹去，就回來，才拿了兵刃走去，曼娘所說，原是一句無心之言，少年獵人才走，那老婆子，便把曼娘喊至床前說道，好兒，你將才對我兒說的話，是真心願喊我做娘嗎，曼娘聞言，不由心中一動，猛想起老婆子適才之言，大有深意，自己受人深恩，人家又在病中，匆促之間，不知如何答對才好，剛一沉吟，那老婆子已明白曼娘心中不甚願意，便把顏色一更，嘆了口氣，低頭不語，曼娘半晌才

答覆，女子顛拜在恩公恩母膝下作一螟蛉之女，當時老婆子越發氣喘腹痛，面白如紙，聞得曼娘之言，祇把頭搖了搖，顛聲對曼娘道：你與我汲一點新泉來，曼娘連日也常。門前開挑，忽道洞外就有流泉，取了水瓢，就往門外走去，才一出門，好似聽見老婆子之床上響劍作響，曼娘怕他要下床走動，連忙退步回身一觀，那老婆子果然下地，單手摘下牆上一把獵刀，正欲自刎，曼娘大吃一驚，一時着急，顧不得病後虛弱，一個箭步，竄上前去，舉住老婆子臂膀，將刀奪了下來，強掖着扶上床去，這時老婆子頸間，已被刀鋒掛了一下，鮮血直往下流，累得曼娘氣喘噓噓，心頭直跳，那老婆子更是氣息僅屬，睜着兩隻黯淡的眼睛，望着曼娘，不發一言，曼娘略定了定神，不住口的勸慰，問老婆子何故如此，老婆子祇不說話，曼娘正在焦急，忽聽門一響處，那少年獵人，週身是血，背着那老年獵人半死的身體，跑了進來，那老婆子見老年獵人，頭上身上，被箭俠器兵刃，傷了好幾處，好似早已料到這場事似的，對少年獵人道，他也快死了罷，少年獵人，眼含痛淚，微點了點頭，老婆子微笑道，這到也好，還落個乾淨，祇苦於他不知道我的心，曼娘正忙着先給老年獵人裹紮傷處，老婆子頓聲道，那牆上小洞裡，有幾劑神效傷藥，先給我兒子敷上傷處罷，他同我活不成了，曼娘見那老婆子，同少年獵人，對面而立，都很淡漠，那老年獵人週身受了重傷，躺在舖上，連一句話都不說，好生奇怪，三個獵人，除了身帶重傷，便是命在旦夕，也不知忙那一頭是好的，聽老婆子一說，祇得先去給那少年獵人治傷，這時少年獵人，業已捨了老年獵人，跪伏在老婆子面前，見曼娘過來，給他敷藥，便用手攔阻，請曼娘還是去給老年獵人敷治，言還未了，老婆子忽然厲聲道：你逆兒，不知道這人已活不成了嗎，做這些閒事幹甚麼，我還要你裏好傷，去將他尋來，與我見上一面呢，說時，用力太過，少年獵人一眼看見老婆子，頸間傷痕，忙道：媽又着急了嗎，孩兒准去就是，適才也請過，無奈他不肯來，願意死在前面坡上，爹又在傷重，祇得先背了回來，說罷，便任曼娘給他裹紮了傷處，咬牙忍痛，往外走去，去了不多時，又背進一個道裝打扮老年人來，額上中了一隻鏢，雖然未死，也祇剩了奄奄一息了，那老道好似怒氣冲冲，不願進來似的，及至一見老婆子同老年獵人，都是命在旦夕的神

氣，忽然臉色一變，睜着一雙精光照人的眸子，長嘯一聲道，我錯了，說罷，掙脫少年獵人的手，撲到床前，一手拉着老婆子，一手拉着老年獵人說道，都是我不好，害了我們三人，現在事已至此，無法挽救，你們兩人寬恕我吧，那老婆子道，仲漁漁事原是弄假成真，你報仇，恨我們二人，原還可以，豈不該對你兒子，也下此毒手，他實在是你的親生骨肉，我跟老大，不過是數十年的假夫妻，我臨死還騙你嗎，你去看他的胸前，跟你一樣不是，那道人一聞此言，狂吼一聲，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神力，虎也似的，撲到少年獵人身旁，伸手往那少年獵人胸前一扯撕下一大片來，又把自己胸前衣服撕破一看，兩獵人前，俱有一個肉珠，頂當中一粒血也似的紅點，那道人眼中流淚，從身上取了一包藥面，遞與少年獵人，指着曼娘道，快叫你妻子，給你取水調服，幸而我還留了一手，不然你更活不成了，說罷，轉身厲聲問老婆子，何不早說，那老婆子道，此時你性如烈火，那肯容我分辨，舉刀就砍，我又有孕在身，如不逃走，豈不母子性命，一齊斷送，我離了你之後，受盡千辛萬苦，眼看就要臨盆分娩，我又在病中，無可奈何，祇得與老大約法三章，成了名頭上的夫妻，三十年來，並未睡過衾枕，老大因聽人說，你拜在歐陽祖師門下，煉了許多毒藥製的兵刃暗器，要取我全家的性命，我們祇好躲開，誰知密事隔三十年，仍然愁恨未消，今早我在前山崖上，看見一個道人，認出是你，心中一驚，失足跌了下來，偏老大見我傷重，趁我昏暈之際，想出去採仙草，救我殘生，等我醒來，想與你二人相遇，定必兩敗俱傷，知道這老大回來，也來不及，又恐你毒我兒子，也不毒手，所以不叫這兒前去探望，後來實實忍耐不住，才回達兒前去，尋找你二人屍身，不想你畢竟還是對他下了毒手，想與我二人，當初會有不能同生，但願同死之言，今日果然應驗了，說罷，又喊曼娘近前道，我知姑娘會不中我的兒子，不過他現中了腐骨毒刀，雖然他又親習悟轉來，給了解藥，沒有三月五月，不能將養全愈，請姑娘念我母子，救你一場，好歹避嫌疑，等我三人死後，將屍體掩埋起來，照料我兒好了再走，我死在九泉，也感激你的恩義，曼娘正要答言，那老婆子已氣喘汗流，支持不住，曼的往後一仰，心脈震斷，死在床上，接着便聽老年獵人，同那道人，不約而同的，齊聲說道，淑妹慢走，我來

也，言還未了，那道人拔出額上中的一隻鐵鏢，倒向咽喉一刺，那老年獵人一見，倏地大叫一聲，雙雙化於非命，那少年獵人，見他母親身死，還未及狂奔過去，一見這兩人，也同時身死，當時痛暈過去，姑娘着了一會急，也是無法，祇得先救活人要紧，當下先從少年獵人手上，取了解藥，給他用水灌服之後，先扶上牀去，再一搜道人身畔，還有不少藥包，外面俱標得有用法，便放過一旁藏好。因那老妻子，對他獨厚，想趁少年獵人，未甦醒前，給他沐浴更衣，明早再和少年獵人商議掩埋之計，走到他身前一一看，那老妻子雖然業已囁氣好一會，一雙眼睛，却仍未閉，眼眶內還含着一包眼淚，曼娘用手順眼皮，理了理，仍是合不上去，知他恐自己丟下少年獵人一走，所以不肯冥目，便輕輕祝送，鄰女受恩父母，救命之恩，無論如何為難，也得將恩兄病體服侍好了，才能分手，不然豈能算人嗎，誰知祝告了一陣，那老妻子，還是不肯閉眼，曼娘無法，只得先給他洗了身子，換過衣服，再打主意，正在動手操作，忽聽牀上少年獵人，大喝一聲道，我魏達真好傷心，說罷，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曼娘心中一動，連忙過去看時，那少年獵人，雖然醒轉，却是周身火熱，口中直發夢語，知他身受重傷，一日之間，連遭大故，病上加病人，暫時絕難痊癒，安葬三人之事，再過幾日，說不得只好自己獨手辦理了，便隨手取了兩床被，與少年獵人蓋上，回身又來料理老妻子身後之事，見他目猶未冥，暗想自己初被難時，因口中不能說話，又有問過他們姓名，後來自己身子，逐漸痊可，一向稱他們恩父恩母恩兄，雖然幾次問他們，俱不肯實說，含糊答應，今日聽那少年獵人夢中之言，才知他家姓魏，師父東帖上，他說我與姓魏的，具有前緣，偏偏我又受過人家深恩，如今老兩口，全都死去，祇剩他二人，帶有重傷，還染病在床，棄他而去，必無生理，如在此地，他又非一時半時，可以痊癒，孤男寡女，一齊，終是不便，自己一向感激他的情義，凡事當過一步想，我如不遇他救到此地，早已葬身虎狼之口，還向那裡去求正果，如今恩母死不冥目，定是為他兒子，牽腸掛肚，何一拚却一身，答應婚事，既使死者冥目，也省得日後有男女之嫌，雖然妨礙修道，師父遺言，與東帖上，早已給自己註定，自己天生苦命，何必再做忘恩負義之人，想到這裡，不由一陣心酸，含淚對老婆

子默祝道，你老人家，休要死不冥目，你生前所說的話，我答應就是，說罷，那老婆子，果然臉上微露出一絲笑容，將眼閉上，這時曼娘心亂如麻，既已默許人家，便也不再顧忌，替老婆子更衣之後，又將老年獵人，同道人尸身順好，先將自己每日應服的藥，吃了下去，又燒起一鍋水來，重新打開那些藥包，果然還有治毒刀傷之藥，便取了些，與少年獵人傷口敷上，那少年獵人，時而哭醒，時而暈迷過去，幸喜時屆殘冬，山嶺高寒，不愁尸身腐爛，直到第三天上，少年獵人神智才得畧為清楚，重傷之後，悲痛過甚，又是幾次哭暈過去，經曼娘再三勸定，曉以停屍未葬，應當勉節哀思，舉殯葬事，那少年獵人，才想起來這幾天，如非曼娘，給自己服藥調治，也要自己，業已身為異物，又見他身子，尙未全好，這樣不辭嫌疑，勞苦操作，頭上還纏着一塊白布，越想越過意不去，當時便要起身叩謝，曼娘連忙用手，將他按住道，當初你救我，總會見我謝來，如今還不是彼此一樣，勞你動不得，我已全愈，你不要傷心，靜養你的，凡事均由我去辦，你就高興了，我衣包中，還有幾十兩銀子，現在父母屍骨，急於安葬，祇須說出辦法，我便可以代你去辦，少年獵人，也覺自己真不是能轉動，又傷心，又感激祇得說道，由南面下山，三十餘里棺木，先將二老入殮，等愚兄稍好，再行扶柩回川便了，曼娘又問少年獵人，可是姓魏，少年獵人聞言，甚是驚異，姑娘又把他夢中詹語說出，少年獵人才道，我正是魏達，我生父魏仲漁，便是那位道爺，我寄父也姓魏，名叫魏大昆，便是給你治傷的老年獵人，此中因果，祇再說一個大概，當初我母親，和我生父寄父，全是鐵手老尼門人，我生父是鐵手老尼的親侄子，我寄父雖然姓魏，却是同姓不同宗，我母親原和我寄父最好，無奈鐵手老尼，定要我母親嫁給我的生父，我母親遵於師命，祇得嫁了過去，兩三年後，便有了身孕，我父親素性多疑，見我母親嫁後，仍和寄父往來，老是有氣，因為是同門至好，不便公然反目，含恨已非一日，我母親也不知爲了此事，受過多少氣，偏我寄父情感太重，見我母親未嫁給他，立誓終身不娶，又常時到得家去看望，這日正赶上我父親奉師命，出了遠門，那晚又降下多少沒有下過的大雪，所居又在深山之中，

除了飛行絕跡的劍仙，萬難飛度，我母親和我寄父無法，祇得以圍棋消遣，坐以待旦，第二日才一亮，寄父便要回去，偏我母親要留他吃了點心再走，這一吃就誤了半個多時辰，出門時正赶上我父親冒着大雪回來，到家看見我母親正送寄父出來，因在驛路上，並沒見雪中有的足印，知我寄父定是昨夜未走，起了猜疑，當時不問青紅皂白，拔出兵刃就下毒手，我母親同寄父知道事有蹊巧，跳在黃河也洗不清，祇得暫顧目前，避開當時的凶險，日後等我父親明白過來，再和他說理，於是二人合力，和我父親交手，要論當時三人本領，祇我母親，已足夠我父親應付，何況還有我寄父相助，不過二位老人家，並不願傷我父親，好留將來破鏡重圓地步，祇圖逃走了了事，偏我父苦苦追趕，拚死不放，口裡頭又辱罵得不堪入耳，眼看追到離師祖住的窟中不遠，恐怕驚動師祖出來祖護，雖然心中無病，形跡却似真賊冒充，分訴不清，師祖性如烈火，絕難活命，偏我母親，祇圖避讓，不肯還手，一個不留神，被我父親用手法打到，寄父急為救我母親，趁空用暗器，也將我父親打倒，將我母親救走，我母親時並未見我父親中了寄父的暗器，祇以為他是被雪滑倒，逃出來了，才得知道，大大埋怨。繼父一頓，說是他不該打這一漂，將來夫妻更難和好，絮聒了半天，末了並未和我寄父同走，自己逃往一個山洞裡面住下，一面託人求師祖，給他向父親解決，誰知師祖，本來就疑心我母親嫁人，不是甘情願，又加上有我父親先人之言，不但不肯分解，反將我寄父同母親，逐出門牆，我父親吃了寄父的虧，立志練毒藥暗器，非報仇不可，幸而他打算先殺了寄父的首級，與我母親觀看，再殺我的母親，所以我母親一人住在山洞之中，不曾遭他毒手，苦光陰過了有好幾個月，忽然產前身染重病，起初怕我父親疑上加疑，想將孩子生出，再行乞憐，求他重收覆水，所以並不許我寄父前去看望，一切同門，也都為師祖同我父親道壞話，全無一人顧恤，祇我寄父一人，知我母親冤苦，雖因我母親再三說，不准他前去相見，他怕父親暗下毒手擇附近隱僻之處，暗中保護，每日一清早，便將應用的東西飲食，給送在洞門外邊，却不與母親見面，母親先還以為是同門好友，背了師祖所為，後來實在病得人事不與，我寄父又送東西去，連送兩日，見我母親，不出洞來取，怕出了什麼變故，進洞一看，我

母親業已病倒床上，人事不知了，寄父知他夫妻，決難重圓，救人要緊，率性不避嫌疑，晝夜辛勤服侍，他本從師祖學醫，能識百草，知道藥性，醫治了一月，母親居然在疾中臨辱，生下我來，在半個月上，神智略清，起初看見我寄父，還是又驚又怒，後來問起以前每日送東西食物，同病中情形，未免感我寄父恩義，事已至此，祇得從權，等到產後病愈，一見我兩個男孩，胸前肉包赤痣，和我父親身上一樣，甚為心喜，將養好後，二人商量了一陣，仍由我繼父，送我母親，抱着我回去見我父親，說明經過，才一見面，我父親不容分說便將弩箭飛刀金鏢，一手三暗劈面打來，若非寄父早有防備，連我也遭了毒手。當時他見手中暗器，俱被寄父接去，知道雙拳難敵四手，便說無論你們說上天，奪妻之仇，與一鏢之恨，也是甚報不可，除非你二人將我打死，便要我們三年後，再行相見，寄父母親無奈，祇得又逃了回來。母親一則恨我父親太已薄情，二則知道寄父愛他甚深，又沒絲毫邪心，自己已是家無可歸，後來又聽得祖師人就在當年事化，我父親拜在一位姓歐陽的道爺門下，煉就許多毒藥暗器，拚命他人報二仇，一賭氣，便再嫁給我寄父，他二人雖然同居了三十年，祇不過是個名頭上的夫妻，彼此互相尊重，從未同床共枕過以前的事，也從未瞞過我，我也曾三番兩次，去尋找父親解說，每次都差一點，遭了毒手，後來我父親本領越發驚人，寄父知道萬難抵敵，狹路相逢，決難活命，祇得攜了全家由四川逃避此地，因我父親毒暗器利害，好容易將解藥方尋到，想配好以作防備，還未採辦齊全，我父親竟自跟蹤到此，三位老人家，同歸於盡，今早我母親說他受傷，因為是看見我父親出現，嚇了一跳，失足墜下崖來，便知不好，可惜他說得晚了一會，我寄父業已走了，後來久尋不回，越猜凶多吉少等，我趕去一看，果然他二位，一個中了毒刀，一個中了毒藥暗器，俱在那裡糾結拚命呢，我比時心痛欲裂，不知先救誰好，及至上前將他二人拉開時，被我父親，拾起地上毒刀，就砍了兩下，我沒法子祇得先將寄父背回，後來母親與我再掙扎去背我父親時，我已半身麻木了。

【109】

我到了那裡，我父親已奄奄待斃，見我去還想動手，被我搶過他的兵刃暗器，強將他背來原是怕致親生氣，以爲必無好果，誰知二人在臨死以前見面，到將仇恨消了，我父親要早明白半天，何母有這種慘禍呢，我父親用過毒丹，還可用他解藥救治，惟獨他的回身甩手毒藥箭，連他自己，也沒有解藥，我寄父連中他三箭如何能活，他祇中我父親兩隻毒雜鏢，一隻打在前胸，業已拔出

【110】

，雖然見血三四個時辰准死，也還可以解救，但是前額中的一隻藥鏢，業已深入頭腦，焉能活命，我母親又因失足墜崖時，被地下石筍，震傷心臟，換了旁人，早已當時腹破腸流了，我以先還夢想將來，用誠心感動三老團圓，如今全都完了，說能痛哭不止，曼娘勸慰他道，如今三老均死在異鄉，你又無有後人、責任重大，徒自傷感壞了身體，於事無補，反作了不孝之子，你如聽我勸，好好坐在家裡保重，我也好放心出門，代你去製辦三老的衣衾棺廓，否則這離鎮上不近，抬棺費時，豈不教我心懸兩地麼，曼娘原是怕他一人在家，越想越傷心，也尋了短見，才這緊說法，魏達本來救曼娘時就一見鐘情，不過因爲自己平昔以英雄自命，不願乘人於危，有所表示，魏老婆子，猜知兒子心意，幾次向他提念他都不肯，同時相處這多日，愛苗在心田中，業已逐漸滋長繁榮，無論如何排遣，也去放不開，一想到病曼娘愈，不久更要分手，便有些悶悶的，今日一見曼娘，不避嫌疑，照料自己病軀，同三老身後，不時訕訕慰勸，處處深情流露，越加感激敬愛到無以復加，再一想曼娘所說的話，極有道理祇得遵從曼娘勸解，勉仰哀思了，到後半天，曼娘將三老的衣衾棺廓，運到山脚，曼娘恐抬槨的人，看出死者身上傷痕，又去驚官勸府，假說自己是外鄉人，因家中父母叔叔，俱是保鏢的客死此地，打聽中葬在這個山上，打算將尸骨運了回去，如今同來的幾個伙伴不在，想是到山中，去搬取屍骨去了，你們且將棺木衣衾，放在此地，連頭槨全賣與了我，等我們的人來了，自己裝殮，省得再抬上去，抬下來時，山高費事，說吧，等衆人放下，故意兩手抱着棺材頭，舉了起拳，將三口棺木，疊在一齊，那棺木俱是上等木料，分量甚重，加上裡面墊底的石灰，少說也有二三百斤，曼娘抱着一頭舉起，沒有千斤神力，何能

叢山飛俠傳 第七集

辦到，再加曼娘腰佩長劍神力驚人，滿口的江湖話，這些抬槓的人，明知這單身女子，形跡可疑，但是銀子適才業已付過，又見他面上帶着悲容，言談自如，給他繩橫錢，同酒錢甚多便也不顧多事，將信將疑道謝而去。那所在離魏達住的巖洞，還有半里多路，地方極為幽僻，往往日終不見人跡。曼娘站在高處，眼望衆人走遠，才將將下來，先用雙手，捧起一個，運回巖洞，然後再來運第二個，不消一個時辰，已將三口棺木連完，然後將三個屍身，一一裝殮起來，新愈之後，經了這一番勞動，果得渾身是汗，實在支持不住，祇得在三人停屍鋪上，躺下休息，起初魏青見曼娘一人勞累，於心不忍，幾次想掙扎起來帮忙，都見曼娘再三攔阻，還裝作生氣，才將他止住，魏達過意不去，說不盡的感激涕零，不知要如何報答曼娘才好，後來見曼娘累得臥倒，越發担心着急不已，及至曼娘醒來，說着這一勞動，出了一身大汗，到覺身子輕鬆許多，魏達才放了心，二人又同時將應服的藥，服了下去，略進一點吃的，分別睡去，直到第六七天上，魏達才得起床，曼娘自是一天比一天見好，經了這兩次生死患難關頭，自然彼此情感日深，魏達終覺不好意思，好曼娘求婚，直到年底，他二人要一同將三老靈柩，運回四川，起程之時，因孤男寡女，路上不向稱呼，魏達愁思了好幾次，還怕惱了曼娘，祇略用隱語示意，曼娘早已心許，便示意應允，這才商量扶靈還鄉之後，再行合卷，回川以後，二人正式成了夫婦，愈加恩愛，曼娘當年便有了身孕，到了秋天，打開師父給的第二封束帖一看，不但把前因後果，說得詳細，還說如果第一次，將藏靈子這段孽冤躲過，須要三年之後，才能遇見魏達，成爲夫婦，應在今年今日，到鼎湖峯去，取那下卷天書，這天書有一條妖龍看守，那妖龍雖是龍種，並不與常龍一樣，每隔三十年，換一回皮，才出洞一次，每次前後，祇有兩年，平常潛伏峯頂鼎湖之內，有金篆符籙護體，再加他已有數千年道行，普通劍仙，休想入湖一步，近六十年來，妖龍已不似昔年安分，每逢退皮出世，時常下峰傷人，他的劫數，就在這近六十年中，這一次你本可趁他退皮之際，下手奪取天書，無奈你先和魏達成親，必然有孕，萬萬不能前去，否則即便勝得妖龍，也將天書污穢，

【111】

字跡不顯，得了無用，還要上干天截，過了今年，那妖精又須再待三十年，才能出現，但是機會已過去了，去了無益有損等語，曼娘看完到有一半，不大明白，見東帖語氣，明明師父好似說自己，已與那個叫藏靈子的，有了沾染，但是自己和魏達成婚那晚上，明明還是處子，好生不解，連魏達也覺因空師太東帖說的，與事實不符，不過曼娘有孕，却是實在，那鼎湖峯筆立千丈，魏達昔日也曾上去幾次，俱未能夠，曼娘有孕，臨盆在即，自是不便涉險，空可惜了一陣，也未將東帖所留的話，完全明白，直到曼娘臨產，生下魏青的父親魏荃，血老污穢了藏靈子的法術，坐忘丹也失了效用。曼娘才依稀想起前事，又羞又氣，又急又可惜，恨不得一頭碰死，他也不瞞魏達，竟將前事告知，魏達不但輕輕視他，反怕他想起難過，愈加着意安慰體貼，無微不至，夫婦多情，與兒幼小，到叫曼娘，事已至此，求死不得，不過對於鼎湖天書，還未死念，第二年身子復了康健，仍和魏達商量，到鼎湖峰去，盜那天書，魏達見因空師太東帖預示先機，全都應驗，知道徒勞跋涉，勸阻多次，曼娘執意不從，魏達強不過愛妻心意，祇得雇了乳娘，將幼子託付給好友家中照料。夫妻二人，同到鼎湖峰，費了若干的事，才得上去一看，不但風景靈秀，巖谷幽奇，面積也還不小，偏西南角上，有一個百十畝方圓的大湖，清水綠波，碧沉沉望不到底，峯頂還高，天風冷冷，去時正值日麗天中，有時一陣風吹過，湖水起了一陣紋，被日光一照，閃動起萬道金鱗麗華耀眼，再往四外一望，縉雲山都，近在咫尺，四圍都是羣山環繞，若共拱妖，倏的峯半，起了一層白雲，將峯身攔腰隔斷，登時羣山盡失，祇剩半截峯頂。和遠近幾座山嶺在雲海中浮沉，恍若然中島嶼一般，端的是蛟龍窟宅。仙靈往來之所，二人觀察了一會，湖水平蕩蕩的，一些動靜也沒有，知道湖水太深，下面必有泉眼，更不知妖龍潛伏何方，因見帖上說妖龍退皮，為期約有兩月，如今幾天趕到，必然還未出來。東帖上又說妖龍退皮之先，須出湖麗陽，退皮之後，每晚到了子時，便和死去一般，與真冒昧涉險，不如尋個隱僻所在，等他自己上來，再行向機下手，商量好了以後便去尋覓存身的巖洞，找了好幾處，都不甚合意，末後又到一

處，面前是一片密葉矮樹，虬枝低亞，如同龍蛇夭矯，盤屈地上，松林後面，是一個一山崖，過了松林一看，崖前面有兩座小洞，一東一南，相隔再祇二十幾丈，但是兩洞都甚隱僻，站在洞前了，彼此不能互望，先到東洞一看，洞門上還有兩個古篆大字，可惜被天風侵蝕，已患慢不可辨識了，入洞一看，裡面竟有蒲團丹竈之類，知以前定有人在此住過，正在驚奇，曼娘猛一退步，忽然一脚踏在一個東西上面，覺得軟軟的，和踢了一腳沙一般，回頭一看，不由失聲喊道怪事，魏

靈化，變成灰質，所以曼娘腳踏上去，覺得軟虛虛的，再一看他身上，並無傷痕，祇頸間有一個大山洞，雖不教斷定是來此盜取天書，被妖龍所害，但是這道人既能來此絕頂修道，定非常人，怎會暴死，其中必有緣故，鑒於道人前車，正有些覺尙此洞。吉，忽然洞角壞處，起了一陣陰風，吹得二人毛髮皆豎隱的間似聞鬼哭，曼娘忙作準備時，那陽風祇起了一陣，並無什麼動靜，二人總覺這裡，不是善地，決定另尋住所，憐那道人暴骨荒山，再一看洞底，究竟是土質，與其將他抬出掩埋，不如就將他埋葬，當下夫妻合作，就在道人身旁，用兵刃掘了一個深坑，將道人屍首葬好，然後走向南洞一看，雖然較東洞口小，裡面空無所有，但是十分明淨，不似東洞陰森森的，便將携來包裹打開，就洞中大石上舖好，取出乾糧，取些泉水來，飽餐一頓，又到湖邊，望

了

了一次，仍是一些動靜無有，二人迎着天風，憑凌魏獻，觀賞到天黑才回洞就臥，到半夜，曼娘正在半醒半睡之際，忽見一個紅臉道人，朝他拜了幾拜，驚醒一看，已然不見，忙喊醒了魏達一

問，也說夢中見着道人，和他稱謝，二人嘆息了一陣，猛想起這裡與妖龍窟穴，相隔甚近，如何

這般大意，竟一同起來，當下才商量，夫妻二人，一個上半夜，一個下半夜，分班在洞口瞭望，以防不測，如此過了兩宿，均無動靜，到了第三日晚間，因為明日便是妖龍出湖之期，分外加了謹慎，魏達守上半夜，平安無事，到了下半夜，曼娘醒來，代魏達防守，一人在洞前徘徊，一輪

半圓的明月，照在洞前松樹上面，虬影橫斜，松針滿地，天風吹袖，清光如水，遠遠聽得湖中水

響，與松濤之聲交應，眼前景物，分外顯得幽絕，正算計明日正午，便是妖祟出湖之期，自己已是行年五十之人，雖然仗着丈夫家傳駐顏靈藥，平時照鏡，彼此互視，還如三十許人，但是僅保青春，到底難享修齡，倘能徼倖這一次，得了天書，除却妖龍，欲此尋一座名山古洞，按照天書上修道之法，學古人劍焚合籍，葛籙雙修，同參正果，也不枉辛苦一世，正在胡思亂想，忽見從仙都峯頂上，飛起一道帶有青黃兩色的光華，如掣練一般，直向鼎湖峰這邊，飛了上來，知道來了本領高強之人，不由大吃一驚，連忙進洞，喊醒魏達，低聲說道：你快起來，我們來了對頭了，答謝言，忙隨曼娘出洞，伏在暗處一看，那青黃光華，在鼎湖上面，盛旋飛舞了一遍，倏地飛起，曼娘向別處，移時又復飛去，假這樣飛過了幾處，好似也在尋找洞穴藏身一般，飛轉了一陣，越飛越近，末後竟往東洞內投去，二人見他往面前松林內飛來時，俱捏了一把汗，及至見那青黃光華，並未發現自己，飛入東洞，不見出來，才略爲放了一些寬心，曼娘道：我自幼隨師父學劍，頗能分出邪正，來人劍光青中帶黃，定非正派門下，而且他的功行很深，不是平常之輩，此番盜取天書，恐怕棘手，說時好生難過，魏達便勸慰他道：事已至此，莫如逕去和來人說明，彼此同謀合力，也能將書得到，大家一同享受，豈不是好，曼娘道：這個萬萬使不得，姑無論來人本領，在我我二人之上，他不屑與我等合作，而且他還是異派門下，不願情理，萬一遭他之忌，反生不測爲今之計，祇有各做各的，惟力是視，看各人仙緣如何所幸我們藏在暗處，他注意鼎湖那面，一時不致覺察，說不定因禍得福，拾點便宜，也未可料呢，魏達素來聽曼娘的話，也就沒說什麼，二人不敢再睡，候到天明，還不見那青光出來，二人吃飽了乾糧，伏在洞側僻靜處，靜觀動靜，眼看快到午時，忽然天風大作，鼎湖那邊，水聲響亮，遠遠望去，波濤上湧，二人見是時候，恐怕失却機會，也不顧眼前危險，遙自商量了一陣，由巖後叢林，繞道到鼎湖左右山巖上，剛剛尋了適當穩身之處，忽聽一陣破空聲，那青黃光華，也從東洞飛到湖邊，光斂處，現出一個道裝的妖嬈女子，這時湖中開了鍋的沸水一般，波濤大作，滿湖盡是斗大水泡

，滾滾不停，猛的嘩嘩連聲，湖水平空往正中集構，拔起一根十餘丈的水柱，亮晶晶的，映着日光，絢麗奪目，那根水柱，起到半空，忽然作住，忽的往下一落，如同雪山崩倒，紛紛四散，水氣如同霧殺輕稍一般，籠罩湖上，少時湖底又響了一陣，又冒起了將才的水柱，一會又散落下去，如此三起三落，落一回，湖便淺下去一兩丈，到最末一回，湖水竟自乾涸，猛聽姑嬌叱一聲，手指處一道匹練般的青黃光華，直射湖中，曼娘魏達，順那青光到處一看，湖心一個巨穴，金光閃閃，穴口盤石上面，正盤踞着一個牛首蠱身，似龍非龍的怪物，長有十餘丈，身上俱是黑鱗，鳥光映日，見青光到來，把嘴一揚，便吐出一團火球，迎上前去，那道姑一見，收得青光，撥頭就跑，妖龍那裡肯捨，身子微一屈伸之際，四脚騰空，直往道姑追去，眼看追出去半里多路，那道姑猛的大喝道，孽畜還不快將天書現出，你回去已無路了，說罷，又指揮劍先，上前與妖龍鬥在一起，鬥了片刻，那妖龍抵敵不過，可身便想往洞內逃走，那道姑也不追赶，將頭一搖，長髮披散下來，口中念念有詞，將手往前一指，立刻湖邊四圍起了一陣黃烟，直往妖龍捲來，那妖龍想是知道黃烟比劍光，還要來的利害，重又撥回頭，向道姑撲去，與青光鬥在一起，由午初直鬥到酉初，妖龍漸漸不支，猛的將身伏地，那團火球，便化成萬道烈焰，將他身子護住，火光中，見那妖龍一陣搖擺，忽然怪叫了一聲，接着便聽他身軀亂響，不多一會，火焰起處，皮鱗委地，一條無鱗白龍，衝霄而起，那道姑見妖龍腿皮逃走，更不怠慢，右手起處，飛起兩道綠光，直朝妖龍頂上飛去，隨將左手一指，那青光，同時星馳電掣般，飛將過去，圍着妖龍一繞，便聽聲聲慘噫過處，妖龍兩眼，被道姑打瞎，再被劍光這一繞，登時腰斷兩截，從空中墜落地上，這一場人妖惡鬥，祇看得曼娘夫婦驚心駭目，那裡還敢起觀視之想，那道姑斬罷妖龍，身劍合一，一直往鼎湖心裡飛去，去了好一會，重又飛了上來，將手一招，收了湖上黃烟，惡氣沖沖，指着妖龍，頓了頓足，忽又低頭尋思了一陣，猛的走到死妖龍跟前，將劍光一指，橫七豎八，圍住妖龍身軀亂繞，祇攪得血肉納飛，攤滿了一地，那道姑又用身佩劍匣，在妖龍血肉中亂攪，

【116】，好似尋找什麼東西似的，直到天將近黑，月光上來，仍是一無所得，這才賭氣一頓足，破空而去，曼娘見這姑手下如此慘毒，暗忖沒有被他發現，滿以為天書，已被旁人得去，這姑走後，夫妻二人，垂頭喪氣，走了出來，打算回到南洞，取了包裹，準備下山，因為道姑已走，無須繞道

，便從妖龍身旁走過，見龍身已被道姑，斬成一堆爛血肉，軟灘地上，祇剩將才妖龍褪下的軀壳，扒在旁邊。還如活的一般，曼娘好奇，近前一看，見那妖龍，一顆牛頭，大如拷老，龍身四足，俱帶烏鱗，生得甚為長大凶猛，暗忖看將才情形，就是沒有道姑，憑自己本領，也並非妖龍對山手，正在尋思，忽見月光底下，有一線紅光閃動，仔細尋踪查看，正在他口中發出，連忙招呼魏達，夫妻合力，將龍身掀開，便有一道金紅光彩，直射到二人臉上，魏達往發光處一伸手，便捧起一個寬約三寸，長約七寸的玉匣來，上面還有符籙篆文，正是東帖所說的玉匣天書，想是妖龍傳年久得道，這一次出洞褪皮，已將天書吞入腹內，適才因鬥過，便想將皮褪下丟下天書逃走，已免敵人窮追，那道姑不曾覺察到此祇在湖中洞穴，與妖龍肉身上找尋，枉自費了一番氣力，白白傷害了妖龍性命，並不成得到天書，反便宜了曼娘夫妻，曼娘不意而得，喜出望外，隨手將匣上符籙揭去，想打開玉匣，觀看究竟，那符才待揭起便即自動化成一道紅光飛去，再看那面玉匣，竟和生了根一般，休想打開，一會功夫，忽聽湖中響，到湖邊一看，湖水已漸漸湧起，回了原來位置，曼娘見玉匣上面，金光四射，恐怕起了外人覬覦，不敢大意，夫妻二人，匆匆回了南洞，取了應用東西，忙即尋路下山，那山三面筆立，無可攀援，祇有西面，從上到下，橫生着許多矮松藤蘿之內，上來容易，下去却難，幸得二人早已準備退路，將預先備好的一張桐油布展開，用根鐵棍支好，再加繩索，細紮一番，做成一把沒柄的傘蓋，夫妻二人，各用雙手，抓緊上面鐵棍，將必要的兵刃衣服，紮在身上，天書藏在曼娘懷中，尋一塊支出的巖石，雙雙住下面便跳，那油傘藉天風，掌得飽滿滿的，二人身子和凌雲一般，飄飄蕩蕩，往下墜落，眼看離地三丈光景。彼此招呼一聲，看準落腳之處，將手一鬆，雙雙墮落地，二人互相折慰一番，因時深心

夜，想在仙都附近，尋一巖洞棲身，稍爲歇息，一早起程回川，再尋高人，商量開匣之策，二人高高興興往天都峰脚走去，曼娘忽然低低一聲驚呼，魏達回頭看守，縉雲峰脚下，昨晚下半夜所見的那道青黃光華，正像流星趕月一般，又飛回鼎湖峯去，曼娘急對魏達道，這道姑去而復轉，必然想起忘了搜索，妖龍軀殼他這一回去，原不要緊，可恨適間大意，走得匆忙，沒有將龍殼還原，又不該將剩的乾糧，同一些無用之物，遺在峰頂，被他回去看破，必然跟踪追來，事在緊急，惟有先尋一僻靜地方，躲避些時，等他走了，再作計較，二人正在尋覓適當藏身之處，山那青黃光華，又從鼎湖峰頂，飛了下來，偏偏月色，也有些昏暗，雖然曼娘夫妻，本領高強，在飛這大敵當前，奔逃於危巖絕壑之間，既要防倒後面敵人，又要查看前面路徑，未幾有點手忙脚亂，二人一面往前覓路逃走，不時回顧，見那道青黃光華，祇管盤空飛繞，雖不下落，也不飛走，看出是在尋找敵人去路的神氣，不禁越發着急起來所幸二人運行之處，盡是些叢林密莽，南方天氣溫和，雖然時近中秋，草木尙未黃落，野麻灌木之類，還在繁茂時期，高可齊人，不時又有山石掩蔽，並未破敵人覺察眼看那道青黃光華，在空中盤桓飛舞了一陣，有時竟飛離二人頭上不遠，倏地如隕星墮流一般，仍投向縉雲山西北方來路而去，轉瞬不見蹤跡，曼娘夫妻，如卸重負待了一會，不見動靜，彼此一商量，覺得此間終非善地，仍以離去爲佳，這時山上忽然起了一陣濃霧，刮起風來，大小山嶺，都看不見，一些縱影，一會聲勢越大，吹得滿山樹林，聲如漸湧，日影昏黃中，隱隱看出四外濃雲，疾如奔馬，往天中驟集，頃刻之間，皓魄潛形，眼前一片漆黑，二人知要變天，忙尋巖洞棲避時，忽兒前面叢草上現出一片金光，將路巡照得十分清晰曼娘仔細一看，那金光竟是從胸前玉匣上發出，起先急於逃走，並未覺察到此，這峰月黑天陰，所以光華越顯，不由又喜又急，喜的是大鍊珠寶，竟被自己垂手而得，驚的是強敵尙未去遠，前途吉凶難定，寶光外燭，恐怕勾起外人覬覦之心，前中奪取，知道貼身兩件衣服，決然遮蔽不住，便將包裹打開，將玉匣取出，準備包得厚秘一些，以免光華外露，誰知才一出懷，匣上金光，便冲

霄而起，照得身旁紅葉，都起金霞，異彩眩目，魏達慌不迭的，忙將隨身衣服，層層包好，又將魏達身上包裹打開，取出衣服等物，嚴嚴密密，包了有十幾層，細看無於形跡，才得放心，剛剛繫細停當，適才那道士黃光華，又從縉雲山那邊飛起，這次不似適才在空中盤桓，竟直往曼娘夫婦存身方向飛來，曼娘着了忙，知道這次不易脫逃，猛想起適才取匣時，金光照處，曾見道旁有一巖洞，不如鑽進去躲避些時再說，忙亂中略估計了一下方向，拉了魏達，連跳帶竄，高一脚，低一脚的，朝那刀前蹤去，所幸相隔不遠，快要到時，倏地天空一道電閃，照將下來，照得路邊十分清晰，曼娘見那洞口，不過三四尺方圓，洞外草泥夾雜，十分污穢，知是什麼狐灌之類的巢穴，事在危急，也顧不得什麼污穢且避進去再說，招呼遠，將一低，魏一前一後剛將身子鑽將進去，接着天上又是一道電閃，斜射過來，二人目力本好，借着電閃之光，見洞並不甚深，幸而裡而還高，可以站立，洞裡黑漆漆的，伏着一堆東西，便猜不是什麼野獸，就是什麼蟒蛇之類，曼娘怕驚動外面追來的敵人，不敢用自己飛劍防身，夫妻二人，背抵背站好，魏達面衝那堆黑東西，將劍拔出，在黑暗中舞動，以防那東西衝上來，劍纔出匣，便聽外面震天價一個大霹靂，山洞聲音，越震得人頭腦昏眩，接着便聽洞角那堆黑東西扒動，魏達不知那東西深淺，劍舞越疾，狂覺劍尖上掃碰着那東西一下，便聽一聲怪叫，黑暗中一團黑影，奪門而出，那東西剛才竄出洞去，便聽刀外一個女子聲音喝道，好孽畜，說罷，便見刀外一道青黃光華一閃，二人聽出是那道姑口音，俱真捏了一把汗，這時洞外雷聲大作，電光如金蛇亂閃，等了一會，不見動靜，曼娘首先掩到洞口，往洞外一看，不由大喜，忙喊曼娘道，敵人走了，曼娘也跟着出洞一看，外面大雨，早下將起來，那道青黃光華，已飛回東北方向原路去了，二人猜那道姑，必然住在附近山谷之中，越覺非離開此地不可，也不暇計及雨中山路，行走不便，仍然鼓着勇氣，尋路逃走，出去不遠，忽見面前有一團黑影，借着閃電的光一照，原來是母牛般大的一隻黑山熊，業已腰斷兩截，死在地上，才想起適才定是道姑發見金光，追蹤到此，看見巖旁小洞，起了疑心，恰遇見這隻黑熊

竄出，以爲那洞既小，又藏有野獸，不似有人居住，又因天暴雨大，無法尋踪，才拿這黑熊出氣，恨恨而去，若非黑熊解圍，吉凶真難預定呢，二人慶幸了幾句，仍往前走，山路滑足，不時有山頂流泉，沖足而過，容易越過了仙都峰西面，忽然風靜雨止，浮雲散盡，濃霧瀟瀟，一輪半圓明月，仍舊高懸碧空，清光大來，照得滿山林樹，清潤如洗，空山雨後，到處都有流泉，巖隙石縫中，水聲嘶嘶，與深草裡的虫鳴，響成一片，分外顯得夜色幽清，直走到天將向明，才翻越完了崇岡，走上平地，二人還是不稍留停，又趕了有三百餘里途程，日已中午，看見前面山坡下，面，有一座廟宇，二人昨晚被山雨淋得渾身通濕，所有衣服，滿圍着那部天書，不便取出更換，身上背着濕衣，疾行了幾百里的山路，又受了風吹日晒，雖然有功夫的人，身子結實，也覺着有點不大舒服，昨晚忽中，又將帶的乾糧，全都扔在鼎湖峰上，一夜半天，沒進飲食，覺着腹中飢渴，便想到廟中去借頓午齋，走到廟前一看，廟門上有一塊匾額，寫着白水觀三字，雖然牆粉剝落，氣勢甚爲雄偉，二人明知這廟孤立山麓曠野，前不挨村，後不挨店，門前冷落，行跡可疑，仗着全身本領，自己是江湖上有名之人，至多遇見同道，打個招呼，難不成還有什麼意外，便輕輕將廟上銅環，扣了兩下，待了一會，呀的一聲，廟內走出一個小童來，魏達說了來意，那小童量上下打量了二人兩眼，轉身就走，一會功夫，從殿內走出一個紅臉長鬚的道人，見了二人，施禮之後，便邀到雲房中去落坐，一面命道童，去準備茶水飯食，魏達見那道人，雖然行動矯捷，面容奇偉，到還看不出什麼異樣，坐定之後，魏達道了名姓，那道人笑道，施主原來便是蜀東大俠魏英雄嗎，這位女施主，想便是當年岷山三女之一的賽飛瓊熊曼娘了，真是幸會得很，魏達見道人知道自已來歷，頗爲驚異，便答道，愚夫婦近年業已隱姓埋名，還沒請教仙長法諱，怎生得知愚夫婦賤名，請道其詳，那道人道，二位施主，名爲江湖，何人不知，豈足爲奇，貧道昔年也與二位施主同道，專以除惡安良，資富濟貧爲事，三年前遇見家師坎離真人許元通點化，來此修造，俗家姓雷，名字不願提起，如今祇片恩師賜名去惡二字，教見二位施主，行色倉卒，

松履濕痕猶在，必是昨晚在山中遇雨，奔馳了一夜，想二位施主那有驚人本領，難道遠遠遇見什麼驚險不成，魏達夫妻，雖因雷去惡是峨眉門下，到底人心難測，不使說出真情，祇說山遇雨，忽然想起一件急事，須要赶到前途辦理等語。支吾過去，道人知二人不願實說，也就沒有住下深問。一會酒飯端來，二人飽餐了一頓，彼此都是江湖上朋友，不便以銀錢相酬，祇得道謝作別臨行之時，伊人對魏達道，尊夫人面色面透華蓋，但盼是連夜奔走勞乏所致才好，萬一前途遇見兇險，遠不必說，如果鄰近，不防仍回小觀暫避，休得客氣。魏達曼娘聞言，猶信將疑，因見這人情詞誠懇，祇得口中稱謝而去，走出約十來里路，曼娘覺着內急，便叫魏達守住路側，尋了一個僻靜之所，剛剛蹲下解完了手，忽聽路旁樹林內有人說話，連忙將身站起，無心中側耳一轉，原來是一男一女，女的道，你一定說天書終要得而復失，失而又得，被眼前是一雙狗男女，檢了便宜逃走，應在此刻得回，按你球象追尋，又一絲踪影也沒有，那男的笑道，好人，你怎麼什麼事都猴急，我的球視影，幾時看錯過來，清早我向你重到昨晚放光之處，不是明明看見那土洞裡的男女脚印麼，昨晚已兩次被你心急，錯過了機會，再要心急。天書就得不成了，你祇依我的話，如得不回天書，你從今再不理我可好，曼娘先聽那女的說話聲音，就覺耳熟，再聽他二人所說的話，不由嚇得胆斷心驚，連忙展氣提神，輕悄悄趕近近魏達身前說道，禍事到了，快走，魏達見曼娘滿面驚慌，不及，問，連忙施展輕身功夫，放出日行千里的脚程，隨着曼娘就跑，走出去還沒有一箭之地耳聽破空的聲音，面前一兩道青黃光華一閃，現出一個道姑，一道紅衣番僧攔住二人去路，道姑高聲喊道，大胆狗男女，竟敢檢我的便宜，盜取天書，快將天書獻出，饒你不死，欲知天書果落於何人之手，容下集再為奉告。

叢山飛俠傳第七集終

